



史記鈔 卷一之三

三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2824966 -1



叙史記鈔

孔弱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  
三昧處然少年沓拖者藉爲口實往往譽書  
不觀即貌稱好古者執卷當當類遊冶兒志  
得意敞已繼犬撒鷹低迷思寢矣惟蘇子美  
讀子房傳豪邁可喜杜祈公曰有如此下酒  
物一斗不足多也余束髮好史記杜詩私服  
鹿門寔有至鑒別具手眼洞入司馬腹中斷



身言金  
斷非它評可及嘗以丹鉛摹寫之垂衰老猶  
未忍釋去今見吳興閔士隆新刻硃評大較  
本於鹿門而芻采諸家之品題者參半其中  
尤覺精微簡潔神明煥然其亦有功於史學  
矣東坡初得史記自詫貧兒驟富王元美謂  
余言曩與李于鱗初爲刑曹郎相對讀書手  
抄史記成帙者二部每相對飲酒談笑唏噓  
俯仰率若與子長相周旋自是文章始有發

寤蓋前輩之用心讀史如此若使見閔士隆  
所鐫硃評其心目開張手足舞蹈又不知何  
如也三代以上漆文竹簡冗重艱難秦漢以  
還浸知手錄唐文皇遴選五品子翁入弘文  
館抄書雋對精評而誦讀因以該博自馮道  
母昭裔爲宰相一變而爲雕板布衣畢昇再  
變而爲活板閔氏三變而爲硃評書日富亦  
日精寶藏者異錦名香裏置高閣其它或以

傳耳目之玩供筐篚之交非特太史公負屈  
即鹿門諸名公丹鉛此書之初意俱付之煙  
雲過眼矣吳興硃評書錯出無問貧富好醜  
垂涎購之然不過一卷或數卷而止若史記  
卷帙既重而品隲尤真正如黃帝張樂洞庭  
之魚龍怒飛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非  
讀書破萬卷者豈能搔其痛癢一二哉余嘗  
題杜少陵集云免脫如飛神鶴見珠沈無底

老龍知少年却悔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詩  
亦此意也

泰昌十一月初七日陳繼儒題于山中頑僊  
廬



光緒二十四年秋九月梓湖館主人晴窗志林書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慕畫史記  
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  
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顙頰耳目  
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  
裂背喜而解頰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  
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  
憑而凄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



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所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

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翔翔倏忽變化若一夫劍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採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踈宕道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





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  
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  
爲文極力鑿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接  
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愛不相  
及抑可概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  
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  
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  
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揚子雲嘗謂顏

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  
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  
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  
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  
例中故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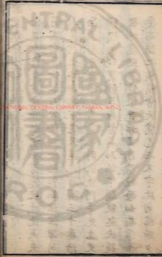
萬曆乙亥冬十月望日歸安茅坤書于白華

樓中



輯史記鈔小引

余自童時履笈受麟經業即習左史氏先大夫  
蜀憲公墓仕江石公餘課余鉛鬆縣津津譚司  
馬龍門上始軒轅下訖天漢凡百有三十篇浩  
森未易讀讀亦未易竟也則取鹿門茅先生史  
鈔授余曰是鈔莫難繁蕪而記中關鑿起伏提  
撮呼應聯絡條次井然品隲精核瞭如指掌余  
受而誦之稍稍會大意已而又字比句揣斯夕  
口判判不休讀其文慨然想慕其人烏海內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古之士僅亦有同好也乎第原板日久訛割翻  
亦無善本且無句讀音切未便初學而諸名家  
評品未備則音韻不諧大旨未了諸名家意見  
異同無從印證是波迷津者詎能棄寶筏而覓  
金針者庸得舍鶯鷓耶于是編摭諸名家評綴  
者無慮數種手披目閱卷互校警廣臚伏手腕  
幾脫而輯始成頗稱苦心專志不敢自謂司馬  
子長之功臣處門先生之羽翼而特以先君子  
之課余者以課後或不負疇昔提命之意云爾

西吳後學閔振業士陸父識

是輯也知免邱書燕說之謂亦無善與亥豕之  
訛爰校發青以公海內同好固非災木寧同覆  
蕪世無耳視目食者當自珍襲之矣



凡例

凡一篇本末大旨則舉而鐫之本題之下今移

置篇之前行

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要或結案鐫于其初文

之一切緊關處則長抹 間有抹

一二行者似太濃俱易以 原

不多見則易以 一 其或數十字以上則分

兩行註今移置于上

凡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異異書年書一切



喫緊字而則短抹

凡非史遷原文與褚先生輩所補者不錄間錄

一二段有情事相關者耳

凡不及錄全文而間有文旨雋永者亦爲摘錄  
凡據愚見所及或與太史公相出入處亦必錄  
之以質世之有識者

凡文之最佳處則圓圈次則長圈又次則點

按近代諸名家批點如楊升菴特句字與情事  
奇異者耳惟荆川鐫註處似得其解故不忍

遺特加一小圈于其上以別之今合新舊諸

名家評各修置手上

續凡例

一全部各有原題次第至篇末始列太史公自  
序中未便觀覽今錄置各篇之首

一史贊乃太史公精神骨力總結處鈔中逸選

三十條今併原題悉補入

一評品出自先生者不另揭凡唐荆川鄧定宇  
凌以棟鍾瑞先諸刻中所載者無慮十餘家

各書字以別之獨王文恪鄧文索二公書蓋  
一提案呼應悉照原本本鐫初其音註舊分裂句  
讀下者今併註旁而增入訓話稍繁者悉標  
于上仍低一字以別評品

一評林姓氏自晉唐至 國朝不啻百餘家止

採精警中繁者錄之稍涉漫衍者不敢繁錄  
一總評係諸名家讀史有得而各據意見雖雖  
黃衰刺互有異同然遊戲三昧無非最上一  
乘但中有論子長而延及孟堅諸史百家者

亦不敢繁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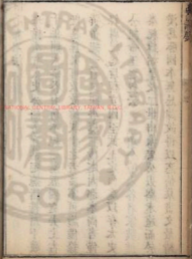
一鄧文索公輯評刪去陳荃獨攬新得篇中每  
每翻出窠臼大旨雖如一着眼間直如標指  
見月得已忘弓故採錄之較諸家稍加詳云  
一句讀舊不固斷今悉照凌本圈之底觀者易  
省

一圖點舊有○、○、三項今增入各名家數種  
恐滯入先生手筆特稍各異以別之。○、○、

附讀史記法

○班掾所評太史公已為百世定論然其上下數千年間大略各有所本紀三皇五帝處去上古既遠無文可攷故所載于篇者多不可讀僅錄黃帝紀一首其紀唐虞三代處大都本尚書僅錄周紀起后稷立國至武王定商處以存太史公紀帝王之概云

○秦紀錄始皇及二世由太史公去秦未遠而於漢為勝國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摹畫文最精



悍項羽本草莽不當列之帝王紀其所載次並本楚漢春秋及當時故老所口傳者情曲而詳大都如畫

○高祖紀按年而紀紀入秦滅項時文甚工卽帝位以後多疏濶矣

○惠帝以後所次事多散逸諱忌獨呂后稱制與孝文代來初并文帝遺詔可觀故撮錄之

○景帝紀子按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覽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

太史公蠶室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漢武帝紀並本封禪書而已竊謂武帝多雄材大略又太史所昭暗本末何漫至此惡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夫曾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卽如文景間亦每年僅錄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子竊謂太史公未定



之書也故皆不錄

○三代世表予間按歐陽公所論帝王世系多訛已爲確論

○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際月表

漢典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年表惠景

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漢典以來

將相功臣年表予各錄其論一篇所次當世得

失可鑒見矣

○八書惟平準封禪爲最河渠文之天官則本唐

都故其文諸星緯處頗明而律曆則以漢去古

未遠嗜人弟子及稗說梓慎耳石諸家所傳猶

有存者故多精微之旨予故各錄論一首至於

禮書則本荀卿樂書則本樂記況漢典未遑而

禮崩樂壞特甚大史公之論者殊鹵莽矣姑撮

錄引之首者以存其槩云大較漢一天下後唐

幾未復制度疏濶而太史公於當時南北軍兵

制及丞相太尉以下職官諸侯王刻符定封得

失一切紀綱文章之大者猶多遺佚殊爲可惜



世家諸世人大略並采世本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吳衛晉越趙魏及田敬仲內外多變故所載次燁然予故全錄別有齊世家襄公下及莊公並以淫嬖相篡弑而有前後情事可監故亦刪錄孔子雖聖德本不當列世家而次孔子本末處亦非知孔子者僅錄小論一首陳涉特草昧鋤耨之夫而亂天下耳以之并系世家繆矣然亂秦本末頗詳又齊悼惠蕭相國曹相國留侯陳丞相絳侯三王諸世文並可

觀大略太史公去高祖特數十年所及考鏡關國功臣時事甚詳故篇中點次如畫予並錄之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職國策者文特嫺嫻跌宕如傳刺客則聶政荊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舉畫絕佳而伯夷

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故又別  
爲變調也

○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  
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文匈奴大宛并鄯都以  
下文特指憚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王上並無  
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  
孟春朱家之任俠於倚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  
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歿與衛霍以內  
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

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  
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  
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  
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樂布之節俠袁  
盎畫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義石  
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  
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慨於心者言人  
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並中  
神理矣



○他如老莊管晏輩列傳。雖未盡其旨。或姑錄之。如樗里穰侯以下。不能盡錄者。間或按其簡端。有鐫注者。別為錄出。以便觀覽。

○讀太史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之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蜂蟬蟻蝶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

可識後段結案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案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匹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甚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道。逸琴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祿便多崖壑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什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叙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幾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關。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諸家總評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李清臣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李滄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



史記

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為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馬子才曰子長平生好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肖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觀之則其

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游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瀟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嗟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鞋如濃秋錦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葳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



史記  
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  
啗。啜。高。帝。之。媿。馬。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  
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  
悻。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  
蜀。跨。劍。閣。之。烏。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  
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魯。仿。徨。乎。汶。  
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  
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

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  
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  
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王。鑿。曰。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壻。子。  
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刺。子。尸。子。吁。之。屬。衛。青。  
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  
間。叙。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  
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又。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

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  
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  
精。顯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  
變。或自芻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  
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  
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  
手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擢曳。光  
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  
砂。子長之文。榮如老將用兵。縱馳不可羈。而  
自中於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  
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  
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  
絕技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  
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行而  
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



而雜儀秦鞅。雖諸傳以已損益。戰國者也。其  
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  
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  
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  
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陳繼儒曰。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  
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勸成一史。未就而  
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  
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

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  
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故於  
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  
家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  
覆而人之正史之中。抵其疎略。又及其是非  
頗謬於聖人。則枉却史記也。

鄧章漢曰。太史公作史記。正如海濤雲物。出沒

隱見乎國中而非都邑版圖之物也班固入  
之正史故譯文字疎宕奇逸自成一家人而  
知之矣然太史公百三十篇紀帝王傳人物  
而不及日者龜策游俠貨殖別立篇名此太  
史公慨嘆傷懷而不能自己者即此數題盡  
其疎宕奇逸之氣庶嘗論今人濫作詩文看  
其題目妍媸畢見夫亦感于此云

史記鈔批評姓氏

批評

茅坤 字順甫歸安人

恭評

唐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

宋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

蘇軾 字子瞻眉山

史記鈔

姓氏



蘇 轍 字子由眉山人

羅大經 字景裕廣德人

劉辰翁 字會孟處陵人

黃 震 字東發嘉興人

國朝

王 恂 字敬勉錢塘人

王 整 字齊之吳縣人

邵 實 字國賢無錫人

錢 福 字與謙華亭人

楊循吉 字君謙吳縣人

王 章 字敬佩江浦人

楊 慎 字用修新都人

田汝成 字叔禾錢塘人

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王慎中 字道思晉江人

王維禎 字允寧華州人

閔如霖 字師聖烏程人

凌約言

字季嘯烏程人

董份

字用均烏程人

高儀

字子象仁和人

汪道昆

字伯玉歙縣人

余有丁

字西仲歸德人

薛應旂

字仲常武進人

張之象

字玄超華亭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

凌稚隆

字以標烏程人

鄧以讚

字汝德新建人

楊守勤

字克之慈谿人

陳昌應

字元植江陵人

鍾人傑

字瑞先錢塘人

史記鈔目錄

本紀十二

卷之一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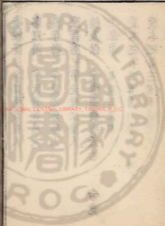
帝舜 顓頊以下附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卷之二

史記鈔



周本紀第四 周穆

秦本紀第五 秦穆

卷之三

始皇本紀第六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之四

項羽本紀第七

卷之五

漢高祖本紀第八

卷之六

呂后本紀第九

卷之七

孝文本紀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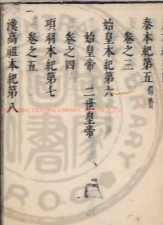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

孝武本紀第十二 孝武

十表 十表

卷之八

三代世表第一 三代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八書

卷之九

禮書第一

卷之十

樂書第二

卷之十一

律書第三

卷之十二

歷書第四



卷之十三

天官書第五

卷之十四

封禪書第六

卷之十五

河渠書第七

卷之十六

平準書第八

世家三十

卷之十七

吳太伯世家第一

卷之十八

齊太公世家第二 明錄

魯周公世家第三 錄黃

燕召公世家第四 錄黃

管蔡世家第五 錄黃

管 蔡 曹

陳杞世家第六 錄黃

2025 RELEASE UNDER THE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卷之

陳世家第九

卷之十九

衛康叔世家第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之二十

晉世家第九

楚世家第十

卷之二十一

趙世家第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卷之二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卷之二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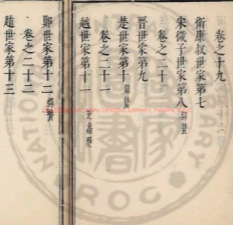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四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卷之十九

五



卷之二十五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韓贊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韓贊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韓贊

卷之二十六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之二十七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卷之二十八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卷之二十九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之三十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王陵原

卷之三十一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韓贊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韓贊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蘇廣

卷之三十二 蘇廣

三王世家第三十

齊王閔 燕王旦 廣陵王胥

列傳 七十

卷之三十三

伯夷列傳第一

卷之三十四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 晏嬰

卷之三十五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卷之三十六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卷之三十七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卷之三十八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卷之三十九

高君列傳第八

卷之四十

蘇秦列傳第九

卷之四十一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樛里其茂列傳第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卷之四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卷之四十三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卷之四十四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卷之四十五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侯生解

卷之四十六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卷之四十七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卷之四十八

樂毅列傳第二十

卷之四十九

廉頗閼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閼如 趙奢 趙括 趙

李牧

卷之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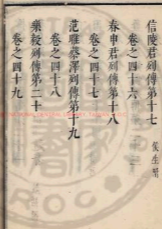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王噉解

卷之五十一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卷之五十二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卷之五十三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卷之五十四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荆軻

卷之五十五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卷之五十六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毅附

卷之五十七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敖附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毋贊

卷之五十八

藍布列傳第三十一

藍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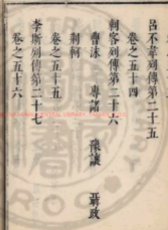
卷之五十九

淮陰列傳第三十二

王孫卿

卷之六十

三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陳豨

卷之六十一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田榮 田橫附

卷之六十二

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鄴商 夏庚嬰 灌嬰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韓信

卷之六十三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卷之六十四

傅靳成列傳第三十八

傅寬 靳歙 周緹 酈成

卷之六十五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之六十六

季布梁布列傳第四十



卷之六十七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韓公附

卷之六十八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之六十九

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慶石康石夏石奮用

衛籍

直不疑

周文

張敖

卷之七十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

倉公

卷之七十一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卷之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卷之七十三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卷之七十四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附

卷之七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

卷之七十六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說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卷之七十七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王父儼

魯

嚴安附

卷之七十八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

蒼梧王趙光

卷之七十九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卷之八十八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卷之八十一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卷之八十二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卷之八十三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衡山王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卷之八十四

汲鄭列傳第六十

卷之八十五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練五 江廷尉

卷之八十六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鄧都 竇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滅宣 杜周

卷之八十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唐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卷之八十八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郭解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卷之八十九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

王先生 東郭先生 西門豹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

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卷之九十一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終

史記鈔卷之一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

此卷明無事書  
四全諸子錄以  
皇初神農氏世  
神明諸侯不有  
帝法 七言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

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卷之九十一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終

史記鈔卷之一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

此卷明無事言  
四全諸子後以  
皇帝神農氏世  
神明諸侯不有  
治法 七言

四種有獸子  
八寶靈龜

純陽天地圖式  
萬物之主

在明之古三寸  
刻易所繪印以  
觀其天文也  
之也  
大物實成或文  
亦則是一體  
之也  
致字羅乃圖  
凡與之器如  
今之曰皇地  
百七

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

為營衛，宮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爰生之說，存亾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剋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



大志記亦非  
史公特書曰時

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  
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  
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  
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馴雅薦紳先生難言之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余嘗西至空峒北邁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  
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文擇其  
言尤雅者故著為大紀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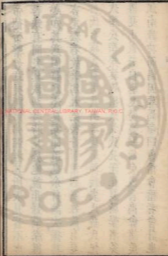
此或借趙用時  
讀乃知故不係  
出是國也。此序

君子曰子謂不  
知多德之君子  
曰若或或氏大  
氏氏物望氏十  
氏氏若陸氏羅  
吉氏云云太史  
公作夏本紀贊  
夏本紀以周禮

史記鈔附卷之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  
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  
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  
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  
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  
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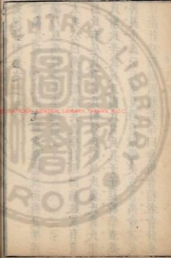




史記鈔附卷之一

羅英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相德盛阿衡武丁得  
謚乃稱高宗帝辛湛溺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太史公曰余以頌大契之事自成湯以來宋於書  
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  
氏空桐氏雅氏北殷氏日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  
善而色尚白

伊尹與成湯同起成湯本杞而披湯至太戊且  
七世矣而伊之子陸乃爲相豈得乎豈然絕吾  
此可見穴運下述亦象世未有不楚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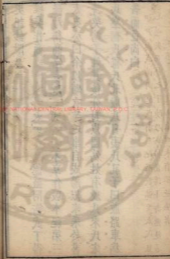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二

維棄作履盛德西伯。一上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  
亂既喪鄧錫陵遲至報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  
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  
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  
遷之而弃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  
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

論評欽定之  
書後宮是尚文  
學於儀本遺書  
物於金之一節  
後下因名曰棄  
則文勢覺峭有  
力 九知

賦體古事遺法  
爲文律有尚賦  
法 文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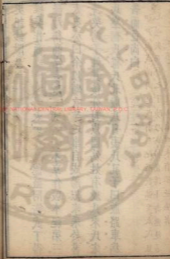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二

維棄作履盛德西伯。一上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  
亂既喪鄧錫陵遲至報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  
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  
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  
遷之而弃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  
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

論評載處之  
事便客是而文  
學於儀本遺書  
物於金之一節  
後下因名曰棄  
則文勢覺峭有  
力 九如

載諸古事遺蹟  
爲文律有尚似  
法 文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忙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菽美及爲  
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  
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  
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  
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典在陶唐虞夏之際皆  
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  
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  
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  
后稷之業遂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

者有養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  
保歸焉周道之典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  
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  
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隘立毀隘卒子公非立公  
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  
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慕之薰育戎  
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  
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

之善則太伯虞  
仲李歷皆也則  
備曰太姜生少  
子李歷者蓋子  
也取太伯伯姑  
伯謂叔下以官  
皆婦人一句此  
之正起

攻戰以吾地與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  
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  
遂去曲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曲人舉國扶老  
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窮困聞古公仁亦  
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  
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

季歷以傳昌乃二人匹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  
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  
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  
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  
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  
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益往歸  
之太顛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  
之崇侯虎讒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  
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闔天

文王之書十四  
也直讀七未也  
張宜五之以所  
編詳七亦直道  
也九美

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驅戎之文馬。有熊九  
駟。他奇惟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  
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  
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  
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  
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  
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  
往爲。孰敢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

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  
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  
是何能爲。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  
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  
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政法度。制正朔矣。  
人皆之所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與  
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  
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  
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  
徒司空諸節齊衆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  
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  
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  
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  
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颺云是時  
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  
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  
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  
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莘  
莘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  
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

前此已獲折獄  
此乃獲疑前  
夫不其獲重如  
此而後又獲本  
一得此後想又  
或復得詳詳一  
一得此及則計  
遂如此 一書  
書也 前此  
人知此事  
代雄鳴則宜  
書也

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  
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  
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黎微纘彭濮人稱  
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  
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  
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執于商國今予發維共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  
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龍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  
克奔以彼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予爾身有  
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  
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  
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  
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

自陳師紂將  
克殷也





武王伐紂為天  
下受命也紂已  
亡民又新以受  
命而德之而歸  
何特而首于下  
紂或言王門之  
武王使人榜而  
守之禍不止也  
故守事有夫又  
分殺諸逆軍也  
故有此說 四考

武王伐紂為天  
下受命也紂已  
亡民又新以受  
命而德之而歸  
何特而首于下  
紂或言王門之  
武王使人榜而  
守之禍不止也  
故守事有夫又  
分殺諸逆軍也  
故有此說 四考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  
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  
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  
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  
臣告誨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  
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  
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已  
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  
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

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  
罕旗以先驅武王翁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抱  
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天皆  
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  
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  
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  
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  
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

以下凡六國命  
字書說

以下凡十國命  
字書說

以下凡十國命  
字書說

自殷九牧歸至  
而後去是謂家  
也

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符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

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末生於今六十年糜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寶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



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  
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維伊  
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維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  
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  
復用也

武王已克殷  
惟以下明

大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繚其實不然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  
豐鎬至夫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  
葬我畢畢在鎬東南社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

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廵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  
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  
祭祀

子南其封也  
之疆故後言  
周子南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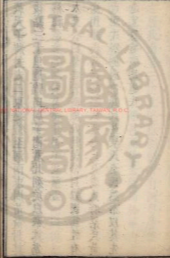
史記鈔附卷之二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稷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  
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  
徐氏邾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  
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  
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史記鈔  
附卷之二

秦本紀第五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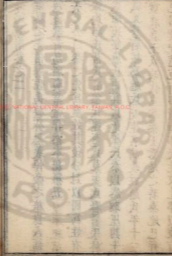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三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劍維偃干革尊號稱  
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  
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  
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  
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  
歲莊襄王歿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  
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

始皇二世紀始  
見本文公署功  
用略  
秦本紀同和  
以項城爲宗  
此姓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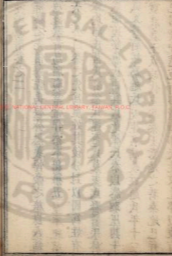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三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劍維偃干革尊號稱  
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  
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  
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  
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  
歲莊襄王歿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  
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

始皇二世紀始  
見本文公署方  
用號  
秦本紀同和  
以項城為宗  
此姓趙氏



漢書地理志六  
王一及下北魏  
出此處

以徒使編年書  
書此禮也

古書不古也  
無人可辨  
書馬至漢書  
下書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  
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綰庶公等為將  
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  
蒙驁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  
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綰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  
氏鳴有說歲大饑四年拔鳴有說三月軍罷秦實  
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  
來蔽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

軍擊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  
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  
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追東郡其君角  
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  
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  
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成屯  
番軍吏皆斬成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成卒屯雷  
蒲鵠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



將軍等二書  
毒氣上聲

大定毒之氣如  
毒

更動者此語  
於上則為  
其語即今之  
語也

毒者四月  
毒不以時也

不此紀毒故述  
太后而述及于  
皇孫太孫則始

封為長信侯子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夾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巴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嬖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新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

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嫖毒免相斷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其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漢高祖黃金四萬斤志強卑弱

蘇利子李利其如特

漢高祖黃金四萬斤志強卑弱

漢高祖黃金四萬斤志強卑弱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潞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擊烏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有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

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相齕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檉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相齕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歿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

年相齒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相齒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相齒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歿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

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瘃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瘃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





蓋發卒詣王將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還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

大國天下  
無大發通也

次六國  
當與通定  
便而自立  
是  
王約文必

遷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典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幸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典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

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竊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

始皇之惡極矣  
然其制法  
可化也。得皇帝  
之法。實分今即  
又與制法。則又  
上之本意。不亦  
爲其大公哉  
少文

法世稱其上皇

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者。皇矣。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母謚。中古有號。成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



齊人樂子之  
徒始始終上  
法之理始上  
東周

卷之九

無竊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  
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  
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  
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  
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殺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  
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  
赦丞相縮等言諸侯初破燕齊割地遠不爲置王  
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  
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

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遂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  
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

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

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未其寧息豈不難哉  
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  
名民曰黔首大誦殺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  
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



本紀

封禪書

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  
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  
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  
在渭南秦每破諸侯為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  
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  
巡隴西北地出雍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巴  
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  
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

封泰山碑  
文刻石書

秦始皇時李斯  
所造碑山碑三  
向始下一節是  
本紀第三書法  
碑刻書第一句  
一節三句一節  
是天子明道亦  
碑書法之實

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  
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整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  
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  
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  
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  
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  
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願承勿革皇帝躬  
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

本紀

卷三

秦始皇

九

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賈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窟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

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損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賤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

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

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緹泗水。使千人

得此說實是也  
虛傳事也俱也  
無印 或見



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  
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  
神博士對曰閭之克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  
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鬻其山上自南  
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  
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罍  
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  
帝東游巡登之罍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  
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

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  
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  
燁勿達莫不賓服烹滅疆秦振救黔首周定四極  
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  
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  
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建于海隅  
遂登之罍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  
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勿暢振動  
四極禽滅六王開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

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  
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  
化。逋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  
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罽。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  
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  
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竊。武士擊殺盜。圍  
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  
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  
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諭功勞。賞及牛馬。  
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  
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  
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又  
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咸之藥。始皇巡北  
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  
錄圖書曰。凶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

晉書卷之八  
十卷其編  
安西書傳  
淮南之人  
處山陸其  
種其說四  
卷

後世遊學其  
本城

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  
通凶人贊塔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  
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  
取高闕陶山北假中蔡亭障呂逐戎人徙謫實之  
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  
不直者蔡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  
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  
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

西漢宣入助半  
情中 皇德

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讎人人自安樂無  
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  
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  
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  
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  
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  
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因非愚儒所知且





新之實錄如列

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  
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  
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  
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僞虛  
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  
故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  
議今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謫如此

新之實錄如列

論法為紀例  
論法為紀例  
論法為紀例  
論法為紀例  
論法為紀例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  
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  
十日不燒燬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  
道道九原抵雲陽擊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  
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  
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

阿道也以其  
去處隱匿  
其機大意強欲  
刑弊已極是時  
欲法筆力助有  
氣之靈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  
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闕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  
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闕道絕漢抵營室  
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  
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  
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村  
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  
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

雲陽皆復不事十歲虛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  
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  
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  
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  
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  
毋令人知然後不灰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  
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  
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  
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灰



謂名譽、欲實  
轉而益以氣志  
意法加之轉自  
句上而會法如  
之審吏以轉釋  
以不約古之案

今此之有方  
位不詳其西  
傳以不約釋  
謂或于法解

本卷此道教古  
已盡

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問過而日駑。」

下備伏設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滅。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會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凶去，始皇聞凶，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



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誅言以亂整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蒙恬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成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覓服盡取石。

祖也。祖人  
君是謂始皇

有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涓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來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流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

遷徙是謂會九  
次年出遊後事  
也

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諸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狄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殲。

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迫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賚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或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爲寄報。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

綱目書卷之  
大漢書卷之  
寄誠之謂也  
子不得母  
受非天受之





卷三

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  
不傾從臣諷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  
乘渡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  
數歲不得費多恐謫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  
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  
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  
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  
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  
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

如世見始皇之  
戰唐世

始皇引水東  
射對傳中故  
此略

榮成山弗見至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成羣臣莫敢言成事上  
病益甚乃爲聖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  
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  
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  
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  
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奉事如  
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奉事獨子胡亥趙高  
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成趙高故嘗殺胡亥書

劉向新書  
文德工積五六  
曾惠與錄

先以文器凡十  
書見書律制七  
之也也復和瑞  
勝凡六書見物  
宜持驗之極也  
有歌

始聖器能極其  
精巧以固不壞  
小費山新鑄萬  
遠大史公取事  
如日擊其固以  
制其器亦極其  
奇者復見耳  
中神道

是言以謂家  
中神道

看細

及欲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  
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  
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  
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  
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輶車具乃  
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  
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  
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  
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梓宮觀百官

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  
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  
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  
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歿  
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  
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年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  
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

大紀

卷三

五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缺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卽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

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各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畫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

此世世相傳  
建政府言官本

六切三女之  
少謂忠等說  
謂之官三節  
謂中節外節

本紀

天下累世名賢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  
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  
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  
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  
遠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王收舉餘民賤者  
賚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  
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  
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於杜公子將闕

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  
闕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闕曰闕廷之  
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  
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闕乃仰  
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  
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  
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  
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

本紀

卷三

秦始皇本紀

三





才

其作者復土鄆山鄆山事大畢令釋阿房宮弗就  
 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  
 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  
 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詔郡縣轉輸粟菽  
 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用法益刻漢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  
 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  
 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  
 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調者使東方

又據前代史  
 宗

本史分叙章  
 起其用漢法  
 刻與使有深  
 在

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使使者至上問對  
 曰章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  
 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儼爲齊王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  
 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  
 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令發近縣不及矣鄆山徒多  
 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  
 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陶  
 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

以下並評陳涉  
 劉項中故編叙  
 古以見其概

自古種臣心杜  
天下之口而後  
可以因寵

至阿房宮所改  
變矣

此處稍是所詳  
則致無更妙  
文章

滅魏答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成章邯乃北渡河擊  
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  
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  
卽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  
天子稱朕固不聞諫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  
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查賊益多而關中卒發  
東擊盜者母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  
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囚甚衆  
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

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墁啜土形  
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禹擊龍門通大夏決河亭  
水放之海身自持築雷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  
此矣凡所為費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費為天  
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  
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



諱前不傳子欽  
不為即五傳欽  
子與歸辭

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  
卽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  
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  
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  
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  
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  
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  
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

以下叙歸略而  
情如畫

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  
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羣臣  
不聽乃先設險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  
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  
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  
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  
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  
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

史記 卷三 秦本紀 三



二世之案馬說

趙馬之說二世  
經子製之說馬  
說事之妙當如  
說文格

為其世類說者  
之案

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淫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  
夷宮欲祠淫流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  
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  
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  
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  
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  
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

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處設卒甚謹安得賊敢  
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人行射郎宦者大驚或  
走或格格者輒歾歾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  
射上惶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關有  
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  
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  
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  
恣誅殺無道天下其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  
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





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

報時此

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閻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狗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芣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



以下所有明之  
後作各情事

一為釋尾

以下所述皆生  
三論

此是第三篇以  
論子嬰為王  
後論之者  
言其於子嬰  
較而行

會說三論其言  
極古與光泰相  
上下但二益大  
意如一不喜變  
說此詞亦有重  
聲處其音重五  
獨行水及前定  
耳大格

字論大得為然  
情之理不在

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  
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  
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  
秦項羽為西楚霸王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  
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  
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  
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

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  
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  
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  
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澠  
琴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會無藩籬之艱於是  
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  
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  
庸王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古今有後當者  
不恰然口操中  
如與者則有不  
可謂非法 文家  
政若第一 爲書

曾大傳既六事  
在無觀克新其  
輔已重志于其  
惜矣又云三五  
感而休身不修  
安乃者之通乎  
大悟云未及剛  
空者或在此

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名爲凶，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敵，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忠不得意於海內，養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王惑而終身不悟，凶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捫口而



本紀 卷三 秦本紀 三

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繫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

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

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

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

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此是第一篇以  
論的足爲上北  
自春秋論說事  
後亦等說古秦  
事之實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逐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擊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鑕。鍊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  
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具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

五非字作漢卿  
甚奇偉

三論家論後齊  
揚之朝九尺神  
之朝九地江河  
之勢浩氣金石  
之骨健靈草高  
萬竹文章

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  
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鉏耨棘矜。非銖於句戟長鎚也。適戍之衆。非抗於  
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  
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蘇海區通事以  
發末三句甚難  
始有方 文定

以是第二篇以  
論二世為主此  
自始望說末此  
篇大解解其  
不徒二句意  
文定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  
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  
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  
下是以諸侯力攻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  
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

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  
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  
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  
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  
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  
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  
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

本紀 卷三 秦始皇本紀 三



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譽譽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幣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

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

太史公制實論  
余以已見在秦  
雖萬世因所取  
於中理之言在  
書文也



按雲口此已  
下是漢明帝  
訪事國許實見  
賢中論卷四之  
得夫後人因取  
其說附此末

魏孫王才夫  
星者代王制  
其事言處誠  
貽誤後代

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  
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  
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  
之臣必無響應之助夫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  
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賢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  
免於戮殺者正領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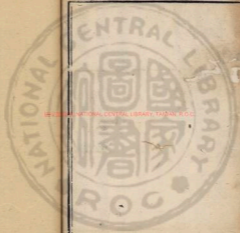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  
仁不代毋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  
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

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投圖  
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  
胡亥極愚鄒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  
為賢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  
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高鳴不威不  
伐惡不篤不虛凶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夫得嗣冠玉冠佩華  
緩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怙忽  
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成之後賓婚未  
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  
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  
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  
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  
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  
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  
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鄰春秋不名吾讀秦紀  
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成  
生之義備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北, 中華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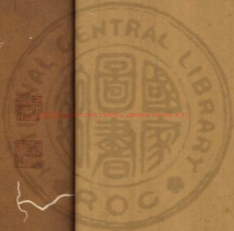


31.1 31.1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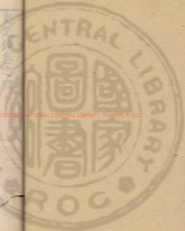
卷四之九





3770942 v.2





史記卷之四

秦本紀卷之四

趙諸侯立之計與者慎及下之件項羽本紀第

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  
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  
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宋長微處子  
項軍

不結年月一漢  
欽定四庫全書  
國朝中後入內  
八事補註為序

兵不備：又見  
石印：書：則作  
漢書

史記鈔卷之四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  
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  
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  
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  
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其碑不立也  
自南

吾既聞心疑以  
是以馬字為信  
句以味  
不惟如前長道  
正以習其人而  
信之其意遠  
西天而為馬  
言以物及也  
卷之四 上卷  
序於前則不致  
行以  
以後夫不獲乎

此書年表家  
如書

論曰  
之也

才

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  
有標陽逮乃請斬獄探曹咎書抵標陽獄探司馬  
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  
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  
梁嘗為王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  
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  
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  
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

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  
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  
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囚在澤中梁曰桓楚  
囚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  
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  
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  
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惴伏莫敢起梁  
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





本紀

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  
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  
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  
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  
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  
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  
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  
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

古平上有廣陵  
八二字以列了  
東陽男子也  
同錄

此言平不自下  
言乃能作此度  
此言事所以從  
也表之疑其此  
言也

仲孫於甲也  
魯國則有  
門將此則子  
叔陳若者言  
成後之理雖  
人亦知之漢中  
諸事學不識者  
中上章

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要  
謝不能遂強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  
欲立嬰便為王嬰筆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  
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  
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凶  
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  
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我倚名族凶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

本紀

卷四

項梁

三



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  
 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  
 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  
 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  
 敗軍降景駒走彭城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  
 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  
 樊君與戰餘樊君走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  
 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  
 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

項王乃約與  
 會戰時不知  
 陳王事也  
 秦嘉死時還  
 立景駒以結  
 秦計雖非項  
 梁謀事之極  
 也  
 二十六地第一  
 去史八卷秦  
 陳王戶所是  
 以上卷也

定矣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特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  
 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以秦  
 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  
 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  
 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  
 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趙王假  
與田榮  
弟田間  
故齊將  
居趙不  
敢歸田  
榮立田  
儋子市  
爲齊王  
項梁已  
破東阿  
下軍遂  
追秦軍  
數使使  
趣齊兵  
欲與俱  
西田榮  
曰楚殺  
田假趙  
殺田間  
乃發兵  
項梁曰  
田假爲  
與國之  
王竊來  
從我不  
忍殺之  
趙亦不  
殺田間  
田間以  
市於齊  
齊遂不  
肯發兵  
助楚項  
梁使沛  
公及項  
羽別攻  
城陽屠  
之西破  
秦

區上卷下有情  
七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竊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間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

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疾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耶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歿沛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項羽本紀



沛公羽則不  
應稱保名當云  
去臣若乃足  
上章

法國委羽姓  
名也

若河之軍一  
身是衛文侯又  
好史記是也

計動必與密不  
於本其法如萬  
陳以書王發望  
口語何謂如也  
最善之不保萬  
陸鳥之也

沛公羽之子  
劉陽之子  
也上將故言  
將軍

美留安陽本本  
馬六英注注  
項羽擊情之說  
不謂將軍事則

本紀

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累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

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過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



則攻秦也  
事雖遠而  
成未也  
則于攻秦  
成

宋義之言  
則秦國之  
耳而下今  
止將則言  
之言則之  
述者

扶蘇  
第十  
如

不

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滅勝  
則兵罷我承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  
秦矣故不如先圖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  
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  
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  
身逐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又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  
食羊救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  
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彊攻新

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  
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墻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  
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印其帳中斬宋義頭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  
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使  
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  
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以等處有一略  
二項二味

對其時精神  
五也

其動之政時  
項羽與項羽  
王曾五

項羽與項羽  
我公更公更請  
忠之七

上下無不守  
其時

凡子門有  
關曰馬門  
自古大行在  
虎跳生靈也如

時役會檢守則  
一府惟以莫敢  
起而致不莫者  
使會以莫敢  
收格以莫敢  
治以莫敢任  
已破秦軍守

本紀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各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  
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  
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  
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楚時楚兵冠諸侯  
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  
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

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  
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  
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竟其軍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  
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職能勝高必疾妒  
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邯郢北阮馬服攻

本紀

卷四

八



陰行而實其  
四明等處甚  
八舍下四更  
就下而到當時  
會極完固可  
見也 考厥

漢書卷之  
始此其末

以刑之族決不  
及以定天下處

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歿。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選兵與諸侯爲從。約共

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汗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軍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



魏武集年可年  
事力之多少可  
以言不盡其也  
下集

羽之在漢若此  
曹漢王也

項王之敗秦也  
曹漢也天其神  
力使乎漢敗也  
可以測之矣

鴻門事有先見  
如實各見詳叙  
三事

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更卒  
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  
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  
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  
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  
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  
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  
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  
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

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  
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  
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  
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  
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  
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

公紀  
卷之四  
項羽



以下存改情事  
如掃畫分國  
亦不列為神女  
如日觀之

沛公之附屬言  
其始不及此言  
本集即

敬問各處使臣  
士之下如日見  
之

項伯項羽之  
下如好

本集

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成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

張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見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

本集

卷五

項伯

十



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  
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  
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破河北臣破河南然不  
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  
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  
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  
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

項王為人不足  
於此可見項  
增所以欲  
增所以不救  
之

項王大法  
書未可也

金評  
佳如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  
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  
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  
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  
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  
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

本  
卷  
項



項王與沛公  
始定項羽

項羽西面  
項羽東面  
項羽南面  
項羽北面

項羽與沛公

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頓頭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項王拔劍而踞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秦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卮酒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

項羽與沛公  
始定項羽  
項羽西面  
項羽東面  
項羽南面  
項羽北面

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



乃令張良番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卽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郢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

又一說原第...  
一丁...

五至土河...  
五馬...  
臨耳...

與沛公...  
一一相及

王卽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卽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始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物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

史記 卷四 項羽 十四





謂彼不仁  
者自取  
咎也

以下序次諸將  
功無其多行如  
此而野民以此  
會得成事也

注四故字從  
說

五謂此即又整  
齊也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  
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竟說者項王使人致  
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  
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  
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  
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  
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  
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  
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  
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  
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  
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取丘  
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  
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將司馬印定河內。載有功。故立印爲殷王。王河內。  
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  
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  
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  
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  
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  
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  
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  
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敖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

遷都分王諸將  
大等如齊漢楚  
諸將皆皆皆  
竟之風 和夏

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  
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載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  
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奔將印去。不  
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  
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  
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  
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

以後叔孫有司  
事或重見修齊  
前以不可兼用  
之言

此以叔子魯三  
田而三田卒不  
相害然亦以亂  
自相誤也則亦  
固不難矣

有紀

沙柳縣。延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衛  
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  
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  
因逐韓廣之遠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  
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  
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以之膠東。就國。  
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蒙自立為齊王。而西擊  
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合。反

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  
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魏地。而王其羣臣。諸  
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  
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  
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  
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  
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  
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



于秦韓處在  
及秦以國使  
與秦本以

是時田榮上  
實則之北也  
田榮如逐就  
與用兵之

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

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王

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數千人行項

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

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

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隄田榮降卒條虜其老

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

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

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

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

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

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

入殺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

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搆多殺漢

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

提宮有五  
相一戰  
相一戰

取漢王一案  
之真

匪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  
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  
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  
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  
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  
以驅奈何弃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  
窘食其後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  
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  
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  
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  
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  
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  
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  
劉榮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



補

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魯  
榮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  
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  
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項王使  
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  
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  
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  
歿。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  
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

此項王漢王已

項王事以背  
項王事以背  
項王事以背

項王之功自取  
項王之功自取  
項王之功自取

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  
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  
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  
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榮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  
之王，雖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  
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  
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  
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漢王之出榮陽，南走

本記

卷四

項羽

二十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  
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  
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  
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  
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  
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  
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  
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  
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

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  
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  
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  
而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  
翁則幸分我一格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  
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  
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  
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



連用三不敬字  
說明成語  
開微尚之也

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項  
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  
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  
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  
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  
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

此紀多月朝字  
法

詳見前四節  
制故詳其文  
舍人元年十三  
國語說於故院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  
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  
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  
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  
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  
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  
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  
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  
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亞大七十四節  
不敵遂明以就  
推散子軍能成  
奇制彭生坑委  
奪二十萬何乳  
石種

後以備思信不  
此賢 惠惠

亞中何當其時  
九八成時何  
等情中 奇異

本報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  
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故  
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  
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  
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  
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竊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大  
司馬咎者故新獄探長史欣亦故樑陽獄吏兩人  
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  
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  
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  
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  
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  
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  
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  
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  
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以楚之時也不



本報 卷五 頁七

此一策通定是  
漢書卷之七

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  
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威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  
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堽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  
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  
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  
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淮陽以  
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

項下一既情境

諸將神謀且  
氣貫於心與事  
無發諸之使人  
成於大官

漢書卷之七

此項下王不  
以信等為難楚  
此項下王不  
與信等為難

青如色馬口

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  
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  
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  
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  
皆會垓下諸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  
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  
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  
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

八記 卷四 項王



項王何等如李  
廣

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愴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歌罷闔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晝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  
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  
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  
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  
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  
吾起兵至今  
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  
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  
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

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  
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  
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

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  
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  
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  
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  
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  
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  
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





卷之七

古史考

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鼓十百人，復聚其騎，囚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

西之即西

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西之即西

在九也記  
其教又功  
其也

既立史公字  
其教不一者  
其也

以禮生明  
其教之教  
其也

禮儀雖極  
其教

一傳力已  
其教

其教

其也

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  
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  
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歿楚  
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  
守禮義為主歟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歿魯最後下故  
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  
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  
平阜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  
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  
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  
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  
雖不終迨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  
年卒亡其國身歿東城尚不覺痛而不自責過矣

太史公曰

項羽

其也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乃引天凶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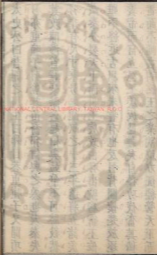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五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  
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本紀漢書項羽紀內相得大威一八八下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  
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  
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  
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  
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按高祖書高祖  
建國之也及叙  
其始事劉媪則  
意及得神則則  
海公及上漢則  
高祖王及高祖  
身位則上則  
太公之則高祖  
在在八林  
太公之則高祖  
事此高祖



乃引天凶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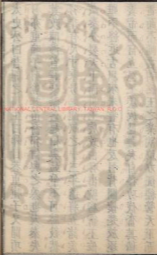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五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  
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本紀漢書項羽紀內相得大威一八八下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  
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  
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  
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  
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按高祖書高祖  
建國之也及叙  
其始事劉媪則  
意及得神則則  
海公及上漢則  
高祖王及高祖  
身位則上則  
太公之川高祖  
在在八林  
太公之川高祖  
在在八林





本紀

王孫武負錢  
一八故大曰武  
自王孫武到之  
又言武酒家  
則高子其情  
反觀其不知此  
物與否云云  
實五  
賦賦者即賦  
書下而注  
文也  
校訂或可取  
代詩其自是  
附一注  
王是功書  
王是王賦  
禮記為之  
自古英雄如此

觀此文字佈  
伏前定其明  
敘事情之法  
其于此天  
有呂女二句  
別後取相呂  
年為元處方  
有力而保且  
有滋味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  
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酒  
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雷  
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族竟此兩家常折券奔責高  
祖常繇咸陽縱觀親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  
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  
為主吏王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貫不

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  
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  
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誦  
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  
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  
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  
奇此女與贅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妻許與  
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  
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

本紀

卷五 高祖紀

二



漢及之印

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詣  
飲呂后因備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賢人令  
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賢者乃此男也相魯  
元亦皆賢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賢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  
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賢不  
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嘗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  
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嘗常冠所謂劉氏冠乃

高祖一宮是也  
成八宮其其日  
符六千餘年

故如也

此說則此時中  
法又自一其地  
等 五

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丞徙郡山徒多道亾自度  
此至皆亾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  
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逃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  
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  
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  
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  
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先叙明者先之  
不知其處所言  
主雖明是不見  
就明者其處有  
孫傳 七

此言心獨喜行  
自能及言為極  
心喜於言語說  
者曰是笑之說  
之言汗十年春  
明之字既明者  
每從世有仙機  
之說  
約不望而明  
叙事較事機屬  
有法 申五

本

乃以姬為不誠欲答之姬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  
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  
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  
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以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  
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  
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  
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  
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  
以應陳涉沛令怨欲以沛應涉採主吏蕭何曹參

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  
召諸叢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  
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  
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  
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  
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

項將軍會沛守  
劉季殺沛令皆  
各起兵之始

本

卷五

高祖紀

四



高祖起兵時現  
情即此高公不  
同 事敗

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  
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  
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  
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  
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於是劉季殺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  
祭蚩尤於沛庭而覺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  
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  
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

曰昆宮生此狀  
物起事在沛郡  
至一一有盛德  
而沛公雖在十  
則有言或不佳  
之實

卷之九

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咸而還燕  
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  
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敗於薛奄至咸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  
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  
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  
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  
爲戾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  
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

病還之沛沛公怒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  
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番乃往從之欲請兵以  
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  
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濳西  
不利還收兵聚甯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  
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  
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  
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成因立楚

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  
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  
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  
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  
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  
秦軍有驛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  
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  
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行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五十五  
三

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傑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王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

史記 卷五 高祖 七



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  
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  
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  
申徒武滿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鄭  
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  
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那  
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  
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郟食其爲廣野君鄭商爲將

將陳留兵與偕攻關封關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  
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  
使使者斬以徇南攻頓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輟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  
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  
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騎戰擊東破之略南陽  
郡南陽守騎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  
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滯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氣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疆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

以宛守爲殿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龔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鉞與昔降析郟遣魏人齊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鄉生陸賈往說秦將皆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

諸所過毋得掠。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將父老彙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今關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





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微關中兵以  
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  
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沛公已定。關中大怒。  
使蔣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  
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  
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

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擊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  
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  
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  
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  
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肖。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  
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  
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  
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

以沛公具曰為  
義帝葬之張  
本

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軍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耳侯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

便是一天下焉

漢東家出

此王漢陰漢皇

文

此而最者何此

則見其重有

事

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銜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

水巴

卷五

高祖

十三



明之史者

明之制敵者

明之制敵者

明之史者

明之史者

詳公因張良之  
說成統將是以  
不無東意而引  
逐北擊再之與  
劉越東方爭衡  
詳公因得兩信  
之計以定二秦  
大擊定長管之  
事既深已詳詳  
奇

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越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今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

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

東向中樞定情  
王信本深也

漢之徵人心處

張耳與國高強  
不亡而且厚運  
之

項羽失者以專  
兵謀

夫中必如安  
故始置世漢  
爭如軍  
夫中是兵博而  
漢其新合氣不  
一故故

魏

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  
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  
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  
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  
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  
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滎  
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處故漢王。聞  
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  
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  
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  
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  
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  
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旣已  
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  
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  
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

史記

卷五

高祖

十四





殺士卒。唯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嘗是時。諸侯見楚濫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入楚。呂后。兄周呂。虞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謂者。隨何之九江王布。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

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典圖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鄒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

定魏下趙之反  
故書在漢之得  
其歌

漢之得者成

卷之四

乃令張耳與韓信遠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  
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榮陽南滎陽道  
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  
滎陽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  
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  
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  
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  
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

以八漢之一  
其法云書方以  
區之鹿鹿

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  
城東視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  
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  
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  
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救兵欲復東袁生說  
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  
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漢壁令滎陽成皋間且  
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  
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

水記 卷之四



魯戰者數人項  
羽喜為漢將軍  
敗也固宜

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  
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  
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  
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  
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  
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王門北渡河馳  
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  
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

存表于本編

漢之河東

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  
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  
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  
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郢西遂復下  
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鄒  
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  
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鄒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  
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龍且齊王廣壽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殺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刎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亦深漢軍以恃之也

漢之河為甚

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危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甲綬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殺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濫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子。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王。殺已降。爲政不平。王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

傷背是古於年  
羽足極其易  
母今更東海于  
漢書有方以  
及八關其得  
飲曰曰父老安  
心且俱得國之  
說也 卷五  
高祖始得清關  
爭之乃關中人  
心所以不爲者  
以其無也的以  
三事之說也  
十五

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還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象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真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



皆伏諸署又走  
一隊也

又漢之博書也

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  
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  
引而西歸用番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  
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  
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壁而  
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  
地圍壽春漢王敗回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  
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  
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一初一說書  
一字所通及通  
用之勢也其在  
日暮也  
五字少通字  
則此字宜即  
是此二字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  
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  
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  
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  
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  
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璽魯項羽殺賊還至定

凡事守者三德  
可以日教民  
以律  
如神謀謀亦  
可觀治自百  
趨有味 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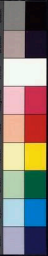
德宜糾使人神  
觀治改過教  
德宜二百本  
九則

聖曰養其善之  
夫此皆此其王  
之此則皆其理  
引之善治則  
之教皆以山河  
聖德之固如  
夫其可也納焉  
職工治功之日  
善無一言及  
後其子思我

陶馳人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  
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  
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  
微細誅蔡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  
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  
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固家甲午乃即皇  
帝位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  
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

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  
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  
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鍾  
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  
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  
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  
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





高祖欲其

攻賊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固家撫百姓給餽餼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

曰是日見侯高之法也

古之君子每下知于文聖乎全之言過矣

古之君子每下知于文聖乎全之言過矣

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賈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賈走利賈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賈為陳公不隨項羽以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賈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

水紀

卷五

高祖

三

猶太公說三說  
 事則事分說與  
 則齊說則齊去  
 之齊則齊去  
 自知則齊去  
 自知則齊去  
 自知則齊去

春地陰謂百  
 陰于天下說  
 云謂二百萬  
 兵得十二萬  
 如之

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邾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宄質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固，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戮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

本紀 卷五 高祖



王信太原人。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墜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徃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

蕭何治未央宮  
壯麗為盛高祖  
觀之二驚

宮闕壯甚恐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畱代王劉仲棄國囚自歸徃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齊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

治法如起者後  
無故 唯此

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  
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  
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  
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昔來朝長  
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  
皆來送葬故櫟陽囚更命膠邑曰新豐八月趙相  
國陳稀反代地上曰稀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  
所急也故封稀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  
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故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  
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稀將皆故賈人也  
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稀將稀將多降  
者

二書如爲知人  
情 事 焉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稀等未畢稀將侯敞將萬  
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敖渡河擊聊城漢使將  
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

奉道救世以又  
神聖初多以此  
子國之 史傳

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稀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亮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以下取得厥凱  
詳論

大風三子氣  
中由兵十古  
王去德高春  
五

蘇歌如明  
自馬聲詩  
和之法我  
相約有是  
高祖大故  
有是

將馬古  
下與沛父  
能不忘王  
高才既

之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







魏文帝曰吾  
欲劉沛兄弟  
斬于北庭見

本卷諸官事  
劉沛兄弟  
有仲叔博之字  
吾如欲劉觀

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伏三日沛父  
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  
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慈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  
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  
侯劉濤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  
之迫得斬布都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稀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  
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

絕無後子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  
忌五家放代地吏民為陳稀趙利所劫掠者皆赦  
之陳稀降將言稀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稀所與  
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縮縮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縮  
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縮赦燕  
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  
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  
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高祖好為戲語  
秦穆公為可惡  
一神  
於十成諸事  
高祖者子孫  
得三書法者  
得即與同十五  
得大得三書  
為氏諸說者  
陽即諸書一  
為之奈何與  
張也然漢之  
所以為漢者一  
皆漢之天子降

以守為制守德  
德世人心斯其  
名壯功均於物  
後而收其高  
各則已明經計  
論之或莫敢爭  
以中陽之後行  
聽之陳本按之  
物而不發今新  
是者持以事而  
器切其計也  
七日  
十日不發其詞  
八日危民請成  
謂之 危民

蓋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俟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人或聞之語郅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崩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



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  
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  
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  
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  
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  
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其王次  
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  
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敵。小人以野。故殷人承

殷以著奇法。得  
天之統。故有天  
下。也。奇法  
野。少。禮。分。也。  
聖。多。威。儀。也。  
事。見。神。也。禮。  
作。善。也。奇。法。  
法。無。明。也。七

之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敵。小人以條。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  
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敵矣。秦政不改。反酷  
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敵易變。使人不倦。得天  
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養長陵。

安詳之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恐此  
也。自漢興。是後。德。極。布。及。同。時。謀。持。謀。亦。始。盡。  
於是。四。顧。家。乘。有。傷。心。者。失。語。難。狀。而。意。然。自  
是。亦。道。病。矣。哉。者。其。悔。心。之。前。乎。會。五。



史記鈔卷之六

惠之早薨諸呂不台宗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  
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呂后稱制八年四月以姁將劉氏諸王及王后  
呂弁呂氏女兩娶以及中實者處思成如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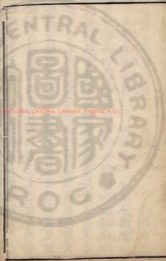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  
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  
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  
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需守希見

不台與台情  
之德也

嗣字疑是嗣字  
呂后為之疑可  
謂可

呂太后魯元  
執事十從後  
九年

此節呂后紀中事  
編錄之



史記鈔卷之六

惠之早賚諸呂不台宗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  
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呂后稱制八年四月以姁姁劉氏甥王及王后  
呂升呂氏女兩娶以及中實者處恩威如妻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  
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  
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  
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需守希見

不台與台情  
之德也

嗣字疑是嗣字  
呂后為之疑可  
謂可

呂及孝惠魯元  
執事十疑也  
九字

此謂呂氏亂事  
禍始也 之京



高祖太子呂  
孫也。此後  
孫也。此後  
有說。上書

漢書卷八  
一說。上書

史記五十四  
本  
一說。上書  
本  
一說。上書  
本  
一說。上書

本史於周  
此三字已  
或不謂  
以據

上蓋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  
臣爭之。及雷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  
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  
為將。長兄周呂侯。或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  
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  
甲辰崩。長乘宮太子。彘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  
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  
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  
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

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  
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  
子趙王。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  
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  
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  
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  
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  
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



馬八子百又...  
行通...  
不...  
隨之...  
相之...  
之...  
我...  
而...  
心...  
亦...  
仁...  
月...  
名...

引馬...  
論...  
我...  
性...  
此...  
王...  
地...

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奮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成於是適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逮居數日適召孝惠帝視人逮孝惠見問適知其戚夫人適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

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適酌兩卮酹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適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惟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酹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適食穀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適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適置酒齊邸樂飲罷歸

本紀 卷六 呂太后



子房為呂后書  
請得四時以養  
太子而具子為  
呂后書請得道  
呂后南徒書以  
見劉可敬  
書分使下諸侯  
以此而平天下  
此種情亦相見  
漢之是可惜耳  
使下諸侯書以  
漢之是可惜耳

平勃不以此時  
漢行漢前功以  
漢劉氏之處不  
後安之何也

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  
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謂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  
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  
解乎丞相曰何罷辟疆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  
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  
得脫禍矣丞相適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適哀呂  
氏權由此起適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

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  
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  
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  
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  
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  
喋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  
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





後子德六子德  
呂氏之前而曰  
高功

丞相陳平之官  
而為侍官  
發復諸官則在  
先封而以乃字  
封之故王請以  
封有元而而以  
風平轉之官始  
據學處 牛然

陳平為若丞相  
而為侍官如則  
王請以一故  
與故高平封始  
五一故則則  
四德

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  
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  
歸。還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  
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  
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適追尊酈  
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廢  
諸呂。適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  
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假為魯王。魯王  
父宜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

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  
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敖為南宮侯。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  
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  
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  
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  
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  
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  
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

本紀 卷六 呂太后

五



鍾爲臨光侯呂他爲僉侯呂更始爲贊其侯呂悉  
爲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爲孝惠皇  
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  
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  
戚非眞皇后子適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未壯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適幽  
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能見太后曰凡有天  
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  
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

治今皇帝病久不已適失惑僭亂不能繼嗣奉宗  
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  
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  
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  
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  
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  
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  
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  
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



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  
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讓之於太后誣以  
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  
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憤乃歌曰諸  
呂用事今劉氏危迫脅王庶今強授我妃我妃既  
妬今誣我以惡讓女亂國今上會不寤我無忠臣  
今何故弃國自決中壘今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  
今寧養自財爲王而餓歟今誰者憐之呂氏絕理

今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歿以民禮葬之長安民  
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  
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  
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  
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  
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  
崩後劉將軍爲害適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

此書不載就  
使引更呂呂高  
自述之徒

人心所歸如  
呂后殺其子孫  
而王蒙軍使  
家無子長實所  
而月亦或十  
國史應書者之  
可也呂呂高  
或 京東

漢書列傳

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爲歌詩  
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  
爲王用婦人弄宗廟禮廢其嗣宜平侯張敖卒以  
子偃爲魯王敖賜諡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  
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  
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  
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  
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

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  
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  
掖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  
通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  
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榮  
爲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  
戶七月中高后病甚通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  
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  
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

高后以呂氏  
已得

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  
兵衛宮。慎毋遂。妻母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  
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  
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  
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  
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  
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  
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適  
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

此言母也王  
家亦載之其  
子便是此風  
可思 文

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  
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適反。舉兵欲  
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  
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適遣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  
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  
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  
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因恃大臣諸侯



陽之心事  
各始末  
極其玲瓏

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相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國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

十鈞一瓊三說

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

本字子所物語



呂氏先帝內戚  
呂氏與大臣

將兵置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秋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郎寄時輿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當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

水攻馬濟事如  
陳平以此說甲  
情所屬

產計事郎中令買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趨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驛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驛兒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禮爲劉氏左





恐其從中誘  
制為亂也

欲於也發明

漢宮中為漢  
可制于外  
千平十餘人本  
以陳產而四街

帝是太後詔言  
殺之也 再行  
本一宮中書一  
是教育是神道

此五年當當  
台時為漢文  
有此

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  
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  
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適召朱虛侯佐  
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  
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適入未  
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  
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適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  
子率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備時遂

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逐產  
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  
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  
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  
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  
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皆殺呂頌使人  
誅燕王呂遁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  
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



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  
及采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  
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爲後  
及諸王以疆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  
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  
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  
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  
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鉤惡人

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  
家又惡適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  
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  
便適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  
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  
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  
王殷讓羣臣因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  
吾無功請得除宮適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  
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一為劉惔  
二為呂蒙  
三為呂蒙  
四為呂蒙  
五為呂蒙  
六為呂蒙  
七為呂蒙  
八為呂蒙  
九為呂蒙  
十為呂蒙

者。捨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日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捨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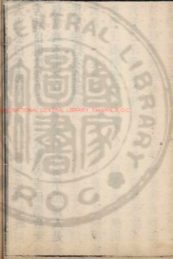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鈔卷之七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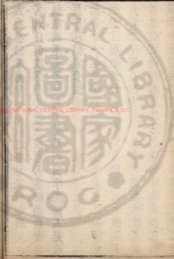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稀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史記鈔卷之七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稀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臣，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唫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朱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天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盟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

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慶庚，余爲天王。夏

史公以諸侯  
更事也夫  
亦在變文  
古何夏故者

此後四州皆于  
死人心時時之  
何也

言代之禍始于  
變文以變之身  
爲下時則

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

上。天子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宗正劉郢、宋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項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是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

通下宜字計字  
大段爲宜代王  
通讀其是之矣  
本意

舊用二數字此  
用即日夕又用  
一數字是應變  
神速 本意

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八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平侯典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

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竊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卽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邊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遺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榮

學宜諸國事時  
臣事甚密經不  
及觀其何也



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  
相陳平與大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  
首先搗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詔入  
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  
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軍嬰邑各三千戶  
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平侯劉興居  
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  
斤。

孝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

太史公評郭  
文治遠則厚  
其吏治則執  
其政以政考  
化本古體也

經臨欲測非  
也之注說無  
臨非時注之  
夫事全與太  
古編非則實  
道之實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  
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  
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絳衣所幸慎  
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  
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  
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  
然上召賽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  
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  
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



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學士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或或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歿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

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長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

十六日以前  
各月也此書  
漢書古訓語  
中與文書皆  
以類比而行

漢文帝以七月  
已亥朔乙巳祭  
禮上日拜高堂  
人之軍容于正  
形運者所以  
萬事亦必不忌  
以天下後其謹  
此始文書之制  
命也雖本合十  
國見本皇天  
命則可見制皆  
自是志中本

五月作通一  
日或名四制  
言此也或使  
言制會諸使  
廟中大會如  
祭新廟則吉

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  
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佗不  
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  
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得為將屯將  
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  
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窆復土屬將軍武乙巳  
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  
廟丁未變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  
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  
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  
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  
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  
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  
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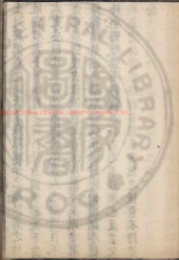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我南有諸書  
舊集註於本  
史記紀事其  
者以歸言其  
疑及次音通  
次書應其則  
去後聖學亦  
陳一碑所試  
致下太史公  
望聖賢忠言  
乃元氣所附  
先王太史書  
法在學及史  
公年書也

史記鈔附卷之七

諸侯驕恣吳晉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序景本紀第十一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文景本紀每年使錄所下明詔以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誅特除見可將相名臣



傳紀中不敢許次如秦紀于焉謂太史公未定  
之書也



史記鈔附卷之七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  
改正朔易服色作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曰余從筮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  
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  
有司存焉

武書見沙處  
治者事好  
事欲得內  
風神仙方士  
持其一耳  
此土不能  
成乃使  
重其事以  
神其心也  
當德謂其  
其詳以封  
禪作武書  
此已論矣  
其詳以封  
禪作武書  
此已論矣  
其詳以封  
禪作武書  
此已論矣

史記鈔附卷之七  
武書紀五本封禪書  
武書確中大約又太  
史公所撰本末何從  
至此恐是孔子所  
撰春秋



其大不易一字  
何其險之甚而  
其意尤可憐

紀以前不可考  
則以未編可考  
二句為一編之  
綱目係二字開  
紀孔子成春秋  
紀元年正時口  
月以端可考而  
詳也其紀為意  
每年月以不可  
詳也後世則言  
述者不可詳而  
述者不可詳也

而當時大夫備有欵書之者直腐刑以僕太  
史公多或心遂毀其書而不亦耶

### 史記鈔卷之八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譜牒舊聞本于茲  
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  
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  
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  
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  
也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  
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



年表 卷八

其大不易一字  
何其堅之甚而  
其意也

紀以前不可考  
則以未編可考  
二句為一編之  
綱目係二字開  
紀孔子成春秋  
紀元年正時口  
月以端可考而  
詳也其紀為意  
每年月以不可  
詳也後也則言  
述者不可詳而  
述者不可詳也

而當時大夫備有執事之者直腐刑以僕太  
史公多或心遂毀其書而不亦耶

### 史記鈔卷之八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譜牒舊聞本于茲  
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  
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  
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  
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  
也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  
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帝以史述其  
歷譜歷四年家  
家者其不同所  
天子所以不次  
其年者惟九則  
其紀之 月時

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謀。尚書集。世紀黃帝  
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歐陽永叔嘗稱。世系之難。蓋詳述陽王。紂二十  
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從黃  
帝至武王。七十世。世世皆有。此周禮之經。天



史記鈔卷之八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  
譜謀經略。五霸更盛衰。欲暗周世相先後之意。作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古雅字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嗚呼。師孽見之矣。紂爲象著而箕子希。周  
道缺。詩人本之。雅。虛。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

孔子作春秋而  
太史公得自之  
以系十二諸侯  
本此卷書之述



舜于盛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  
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  
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執賊臣篡子  
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  
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  
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  
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  
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

人事淡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  
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  
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  
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  
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奉  
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  
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  
則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

不數其行身處  
後山其字略也  
趙不實也



言也凡字春  
秋與今春  
或學之人此  
文之正心也  
董其昌秋  
萬壽萬壽

往摺掩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  
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  
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諶獨記世  
蓋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  
和說孔子表見春秋因誦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  
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史記鈔卷之八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  
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子嬰親本太公昭相與五帝三王紀善無經緯  
而而秦紀獨詳的說之及譜大明本也知古史  
最用室而秦昭成而秦紀獨詳不廢故去史本  
之非獨本六國而於秦之本於秦本可謂易

太史公請秦記至天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  
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  
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虛於郊祀君

六國乃魏趙楚  
楚齊魯燕秦  
齊故以諸侯地  
楚故以諸侯地

讀史錄

年表

卷八

年表

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東晉書曰  
六國之法  
為之也  
上

魏志卷

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相晉文。中國侯伯。伴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議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寶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

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就。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



耳實不阻  
如也

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  
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  
議卑而易行也學者幸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  
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  
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  
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典墳  
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鈔卷之八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  
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  
表第四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  
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  
表第四

太史公請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  
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  
家五年之間覽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  
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典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

此篇文字是錄  
從信明時

此表字不備下  
不勝其深生

此表字不備下  
不勝其深生

此表字不備下  
不勝其深生



國號全在王氏  
以奉二帝於流  
特不與耳

當不為君以無  
奉用中皆盡十  
餘世於後若而  
後一統可謂是  
難得萬年為  
故古者乃得是  
萬年之壽也  
亦之則後世

極而演為大聖  
受天命而興故  
其難易相殊其  
氣不明者其故  
使博者自得此  
亦以深妙

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  
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  
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  
繆獻季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  
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  
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  
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  
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  
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極其所

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  
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  
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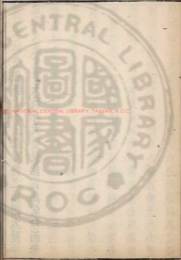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八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制。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勸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制。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爾雅二字是呼  
葛根曰 王

書沈潜内野擊  
如學高五代史  
歐陽公評歷代  
方論可與之至  
神其十歲統制  
也

大氣若陽大野  
謂于長文字連  
五六句二十三  
字作一向下者  
或于句爲見之  
也

保訓百字言  
于射射之語  
也

周風制有生及  
王父姬之象

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統。  
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  
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  
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  
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  
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  
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澆泗。薄會稽。爲梁  
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  
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

宮觀僻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  
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  
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  
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  
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  
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  
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  
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  
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子。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

何遜謂之  
相也  
已而兵于白  
漢諸侯王  
則其如也  
河漢心  
皆謂之不  
其如也  
於中

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  
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各山  
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  
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  
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固犬牙相踞  
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  
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  
侯講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  
以仁義為本

史記鈔卷之八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總其  
昭穆或殺身殉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兩淮之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  
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  
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  
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  
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誓封所以失之者曰

欲使信於  
誓言如  
漢之能耳





上建以下略

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各都散區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墮命區國耗矣閭亦少密

今古二字動第  
全屬詩林

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縱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史記鈔卷之八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晉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入國至奉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奉惠訖奉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

漢曰長沙王  
萬世萬王之  
以非制故特  
其  
備曰長沙君侯  
及後論叙是侯  
王之不可不志  
也



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  
功之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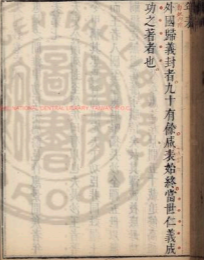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八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蠻夷。武功爰列。作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述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  
推辭伯叔之士至得封拜海內戶口北去太  
史公蓋不之及蓋遺思重禍之故與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圍越。擯伐東臨。  
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伴  
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  
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道服單于。秦

史記鈔卷之八



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史記鈔卷之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翁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史記鈔卷之八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雖見漢典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典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

謂詳載封建處

相位

置立丞相太尉三公

將位

命將典師

御史大夫位

丞相



史記鈔卷之九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太史公於禮樂之古原不十分見遺故決前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之古而作樂書其詞較明遠多揣摩射擊而成

文然其深者亦儘微渺矣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尙矣人道經緯

聖法不具禮義  
雖詳太史公身  
固自非 又論



史記鈔卷之九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太史公於禮樂之古原不十分見遺故決前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之古而作樂書其詞較明遠多揣摩射擊而成

文然其深者亦儘微渺矣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尙矣人道經緯

聖法不具禮義  
雖詳太史公身  
固自負 又云



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違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衛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醢醢，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魏晉書卷之

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

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





嘉慶皇帝御製  
孝經大義長  
而嘆古世之德  
言評此語自  
見

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  
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  
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  
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  
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  
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載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  
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  
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  
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表蓋語中是後官者養

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  
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  
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與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  
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  
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  
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大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  
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  
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六十八  
人禮之說

孝經大義長  
而嘆古世之德  
言評此語自  
見



禮由人起以下  
禮自時之貴而  
成尤于漢制禮  
集不相及矣

禮者有制

禮者有制之不可  
已也

君子本以直為  
性故六

度量則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  
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  
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  
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苳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  
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踞房牀第几席  
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  
辨也所謂辨者饗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  
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苳  
所以養鼻也前者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

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  
信也寢兕持虎鮫鞞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  
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就知夫士  
出處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就知夫輕費用之所以  
養財也就知夫恭儉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就知夫  
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  
處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  
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  
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



自此以下至明  
固不行是當于  
論上論亦不足  
論下論亦不足  
論上論亦不足  
論下論亦不足

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  
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  
以捐社稷也。故堅華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  
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  
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鼓華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  
石。宛之鉅鐵。施鎖如蟻。蓋輕利剽速。卒如驟風。然  
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或為莊躡。起楚分而為四。參  
是豈無堅華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註以禮讓乎何  
有

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郢林。緣之以方  
城。然而秦師至。郢郢舉。若振稿。是豈無固塞險阻  
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  
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  
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  
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  
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溝  
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  
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



自生之本也  
下生之本也  
禮論 卷四

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  
民知舉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舉人不尤其上知  
舉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  
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  
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  
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  
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亾則無安人故禮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  
辨尊賤尊賤治得之本也郊嗚乎天子社至于諸  
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  
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  
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  
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  
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  
大羹鬯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  
黍稷而飯稻粱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饗本而親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禮記之文

用也。祭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飲一也。大路之素幃也。郊之麻絕。喪服之先徹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屬。朱絃而通。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

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而墜。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

言雖執將不出  
於隆殺之間  
月情

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賚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

中庸情文也  
言其性守正  
不違道行如  
聖言宮闈也  
坊必也下居  
子之行非人  
居則事也也

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九水史公所述禮樂書及帝王紀諸世家引用  
經文亦多與此同則知此定志有本文目的



國立中央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	1/Color	2/Color	3/Color
Blue	Blue	Blue	Blue
Cyan	Cyan	Cyan	Cya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Yellow	Yellow	Yellow	Yellow
Red	Red	Red	Red
Magenta	Magenta	Magenta	Magenta
White	White	White	White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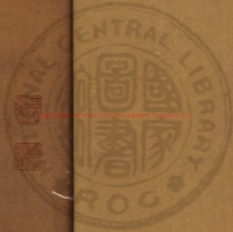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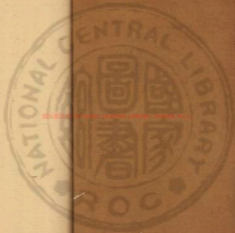
2022.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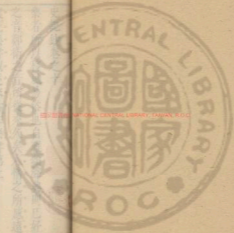
卷十之十六





此書之有...  
 之有...  
 飲此...  
 太史公曰余每讀史書至於君臣相勸...  
 而較能不良...  
 理已...

3374947 1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十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典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源時古樂也。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未矣。故太史公作樂書時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為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禾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

中書補遺之首  
此書則有在雅  
或  
論樂即以成歌  
七言者其意深妙  
之言





物樂者明聲者  
有物事律以自  
忘之故曰以故  
國為樂。五十  
五和四成謂者  
必有物之是此  
也。凡此  
之言。凡均

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弃禮。佚能思初。安能  
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勸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  
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  
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  
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  
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  
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  
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對酌飽滿。以飾厥性。故  
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嗷嗷之聲。興而士奮。郊衛

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  
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  
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  
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  
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河沈佚。遂往不返。卒於  
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  
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  
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亾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  
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

雖和而遠其妙  
凡思之於下以  
也。凡此



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  
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騾耳而后行遠乎二世  
然之高祖過洧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  
令沛得以四時歌儻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  
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  
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講習  
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  
上辛祠太一其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

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  
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  
又嘗得神馬濯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  
曰太一貢今天馬下露赤汗兮沫流赭聘容與兮  
躡萬里兮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

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  
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  
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  
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

此句以說之  
見新樂之非  
古之公孫氏  
說以此十句  
爲之除宮  
大略也

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  
誹謗聖制。當族。以下詳注樂記之文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  
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  
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  
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  
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  
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  
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

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  
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  
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  
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  
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  
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竄外。不可須臾離  
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竄內。故樂音者。君子之  
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  
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

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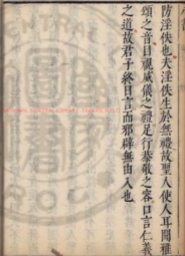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十一

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天地之化，繫於五合。故古之志，大德律，律物繫以古軍兵，而六度同律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聖人之政，治有良非特當時，鳴人華于西，百而已也。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

律律書也，其書也，古書律也，以律則凡為軍皆謂律，律法也，律律如古山圖律，律律也，古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如古言其之，用古言其之，及古編其古法，古言其知詳焉，可謂知律律之，律律也，律律也。



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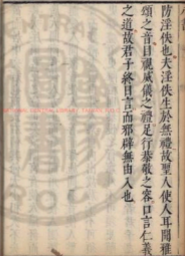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十一

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天地之化，繫於五合。故古之志，大德律，律物贊。以古軍兵，而六度，向律之，以附律書，強明六律。之學，聖人之教，治有良，非特當時，鳴人，華子，而。言而已也。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

律律書也。其書也。古書律。出四律則凡。兵軍皆謂定。聲法四聲律。如五山圖律。故律書也。太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如言兵之言。用而書兵之。故及言編兵之法。其書也。如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三制律之。也。史記。



上中下中國  
言或亦泥泥  
說持論正  
兵書六九  
論水津合局  
戰勝事蹟  
事後多變  
官制軍山  
同心做  
魏魯士  
劉洪

可不謂下者  
字新皇  
秋三十八  
一與下  
文法  
事

四律字

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釐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遼興遼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

代之誥。誓然身竈。君尊富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推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蒼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說。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股林。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桂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成。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耳。得



臣等謹啟  
意

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憑嶠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寇，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其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戚職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

謂事雖時  
漢文共知  
意

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



律曆之虛律也  
賦文類

論十一律虛者  
在尚者不立  
律曆之虛律也  
者謂心求之  
是也

律曆之虛律也  
者謂心求之  
是也

律曆之虛律也  
者謂心求之  
是也

未嘗至市井游放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道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變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境也言陽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

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曰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昌也言地雖凍能





此法單作陽星  
作陽星本妙在  
各律中五運星  
中各五與地合  
也

泰者大也  
言泰之言萬  
物始生也  
始生也

庚申中也言  
萬物生甲也  
顯也

法者及也  
言物之言萬  
物始生也  
言不顯明也

目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其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

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顯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軋軋



丁陽道者  
中元天也  
從中言也

景風者  
景風也  
景風也  
景風也

故者  
故者也  
故者也  
故者也

庚陽也  
庚陽也  
庚陽也  
庚陽也

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  
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  
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  
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  
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  
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初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賓  
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  
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

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  
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灰也  
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  
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流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  
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灰氣林林然其於十二  
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  
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  
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  
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



南也言陽  
氣與陰氣大  
生於道也

射也言萬  
物皆歸於陰  
氣也言陰氣  
能攝納於己

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成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闔闔風居西方。闔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王毒。登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

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入

卷十一

律

七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微

無射長四寸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三羽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

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

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

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二百九十



即三才類一之  
法而通於分韻  
鳴如也 上音

此即五音理也  
是古律書文也  
目也

神者不可測也  
之言 目也

二成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  
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  
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五一而九  
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  
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竈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  
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

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  
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  
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  
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  
妙必効情核其準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  
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  
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  
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賽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



卷之十二

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古建律運歷造曰度  
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史記鈔卷之十二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  
容翫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  
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蠶百草  
奮興秣鳩先澤物遁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  
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  
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  
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

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卷之十二

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古建律運歷造曰度  
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史記鈔卷之十二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  
容翺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  
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蠶百草  
奮興秣鳩先澤物遁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  
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  
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  
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

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翺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未不賈。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荐至。莫盡其

氣。顛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



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禹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禮禘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鄉行。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

之日淺。未暇遷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具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富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

漢書卷之六  
紀文帝十四  
下代事  
紀文帝十四  
紀文帝十四  
紀文帝十四  
紀文帝十四  
紀文帝十四

仙傳者  
仙傳者  
仙傳者  
仙傳者  
仙傳者  
仙傳者  
仙傳者  
仙傳者

天九之始  
十一月甲子  
十一月甲子  
十一月甲子  
十一月甲子  
十一月甲子  
十一月甲子  
十一月甲子

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  
事齊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卽位  
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閭運算轉歷  
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宮號封泰山  
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  
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成  
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  
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絀續日分  
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

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  
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  
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  
七年爲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  
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天文有五宮  
官者星宮也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天文有五宮  
官者星宮也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史記鈔卷之十三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  
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太史公八書中當以天官書為最揚仲卷以為  
廿五二家之道子竊謂古者太史掌天官而史  
談以末世其官故于星術及服雲禱占並有任  
信惜也於漢高祖大業及武帝百餘年間災異  
處不見於漢書以下無室  
文后遂鑿福刑執諱忘邪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  
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  
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



天文有五宮  
官者星宮也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天文有五宮  
官者星宮也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星宮有五宮

史記鈔卷之十三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  
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太史公八書中當以天官書為最揚仲卷以為  
廿五二家之道子篇縮古若太史掌天官而史  
談以未世其官故于星術及服雲諸占並有經  
籍惜也抄漢高祖大業及武帝百餘年間災異  
處不見其書蓋以下莽室  
文后遂鑿刑執諱忘邪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  
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  
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



此星一  
形如而文更  
古學歸不  
日動處而使其  
神妙乎 七

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殿南斗魁。杵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殿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

斗魁中。貴人之半。魁下六星。兩兩相北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乘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圍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半。其半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惟衝衝太微。三光之廷。臣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莖法中。鑿門。門左右。掖門。門

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薄。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衝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爲關梁。與鬼祠事。中白者。爲贊。火守。南北。河。兵起。殺不登。故德成。衝。觀成。滿。傷。

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烏注。主木草。七星。頸爲  
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厨。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  
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  
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  
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  
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  
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  
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磨。磨曰髦頭。胡  
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  
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譏亂臣在側。昴畢間  
爲天街。其陰。陰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  
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  
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觜爲虎首。主葆旅事。  
其南有四星曰天廂。廂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  
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  
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  
盜賊。下有四星曰孤。直狼。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

秋分之時見  
五星在之  
見于下

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罪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葢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凶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北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

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賈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凶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



舊唐書天竺書  
載星宿月所處  
而區其志也

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早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通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

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略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駢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祥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闡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鶻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沿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音昭昭自

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燕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聞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曜而陰出巨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

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黯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播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

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凸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仄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憂惑曰南方火王夏日丙丁禮失罰出憂惑憂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災惑憂惑爲勃亂殘賊疾喪儀兵反道二

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凸地九月太半凸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富小久而至富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至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



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建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王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

福薄。其一各曰地度。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羸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王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

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焯。與金合爲鏗。爲春。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侯。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積。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凶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凶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春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爲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以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

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闕。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春。早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效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窳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

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墓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

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迺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曆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迺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



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  
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  
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  
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  
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  
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數兵起始出大後小兵  
將出小後大兵將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  
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應侯王  
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

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  
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赤角有戰白角有密黑國角憂有木事青國小角  
憂有木事黃國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  
復有徵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喪其下國有軍

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徵出出三日而復盛入  
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入用之卒雖聚將  
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

宜於道野合  
事之者其利  
最速也凡口  
行以爲客

其色大團黃渾可爲好事其國大赤兵盛不戰太  
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  
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合其下之國可  
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  
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  
雷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曰過參天疾  
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修金木  
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圍合相毀野有  
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翹暮食出小弱夜半

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  
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  
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  
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  
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西  
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  
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支  
色白五芒出番爲月蝕曉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  
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





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  
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踰廟太  
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蓋上公其他各辰星太正  
管星觀星宮星門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  
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西曆五月廿五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  
主冬日壬癸刑失者謂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  
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  
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

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  
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  
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  
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  
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  
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  
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  
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  
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



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  
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  
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  
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  
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  
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常寒反溫當溫反寒當  
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凶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  
不去將歿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凶地  
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  
勝免過太白間可拔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  
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鼓萬人戰主人吏歿  
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  
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安周星  
細爽能星鈞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  
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  
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

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交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躔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

三河翼軫荆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車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戾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



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因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

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鬪間驚恣陽星多暴獄太

陽大旱寒也前月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

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

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

地俄若凶憂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澶國

九星八月見  
月，每星，  
地，每星，

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  
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  
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  
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滅也甲乙  
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  
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  
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變其  
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  
六丈大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  
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  
類太白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  
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

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  
下有亂亂者凶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  
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

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星象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早



其天經也。一謂其本曰水。一謂其末曰火。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  
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  
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  
父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父  
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主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筭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籠  
枉矢類大流星地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日北之十餘日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其大者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  
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  
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  
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

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

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抵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巨天。其半半天。其翼者。類闕旗。故鈞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關其直。王朔所儀。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闕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圍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振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  
卷之七

逢。倍。化。言。誠。然。

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積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邪雲邪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濕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可之天開驟發地動坼縫山崩及徙川塞谿砥水滄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閭泉枯橐宮廟邱第人民所次誑俗車服觀民飲食

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



正月庚辰其  
終一日有風  
青白則一歲  
之中五穀皆  
熟矣正當也

八聲占

斷占

八聲占

正風占

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舖爲黍舖至下舖爲菽下舖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項小敗熟五斗米項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

則有兵徵早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雜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要決畧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凡數處  
歷山與孔子  
子六經之書而  
雜論乎或六經  
也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屬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因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禮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

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於宋。子韋鄭則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資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徵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彙寡。大并小。秦楚吳



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祲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舉唐肆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王十二州。半東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參。或占於烏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

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夷。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金。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踈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客。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舊異記無可

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滅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拔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

彗星之類

彗星之類  
一高要縣志卷五  
上下七章

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凶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于河飛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其舉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朝占歲則魏鮮故其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論三五野火史  
金河洞五家三  
代九卷通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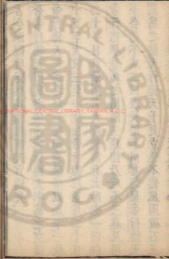
五紀解五家次  
心二十歲小變  
五百歲大變期  
三五時變四三  
卷五星為四時  
解時者 卷中

三陰三陽也  
言其有卷星  
由三時三占  
之此卷有奇  
異救令也

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  
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  
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  
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  
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備詐者凶太上修德其次  
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禮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  
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  
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  
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

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  
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  
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戴謂有太陽也一曰白  
帝行德畢昂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  
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  
關為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  
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鈔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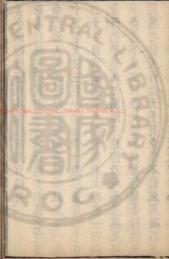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

封禪書第六  
平叔河第四事  
類如前  
諸封禪者乃見  
本史公平年  
七年  
此書以命字編  
字封禪字為編  
號又建禪字  
五十七三為長字  
皆在在在





史記鈔卷之十四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

封禪書第六  
平叔河第四事  
類如前也  
諸封禪者乃見  
本史公平年  
七年  
此書以命作禪  
字與此字為禪  
變又建禪是字  
五十七云為天子  
皆禪在也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此對神象本

厥職遠者于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墮  
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選瑞歲二月東巡  
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紫望秩于山川遂觀東  
后東后者諸侯也合嘗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五玉三帛二牲一夙贊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  
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  
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

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  
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  
不可作夏社後入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  
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  
陟贊至成至成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  
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  
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  
乙慢神而震厥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  
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





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

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犴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地。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有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九年。

与法善相  
事

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下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隨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載

以年八月奉命  
初一陽事 五時

此禮拜禮是兩  
儀也 山 五儀

儀禮氏至國或  
五十二君皆受

命封禪者也  
四時

云云山在秦  
父東

此禮拜禮是兩  
儀也 山 五儀

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管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借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登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



漢以不可得  
之物

前漢書卷七

意者所以悅前  
者有難說也

清人說於一得  
直以視以前者  
上式之言

此則謂先帝所  
功不見其長而  
過不洽於其而  
自不絕於其也  
不徒之論得此  
作者

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  
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  
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  
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  
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  
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  
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  
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  
生而逢蒿藜莠茂鵠聚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

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  
三置晉國之君乎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  
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  
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  
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  
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  
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  
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  
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



以上歷代地理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或或或或或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  
晉狸晉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  
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  
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  
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  
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  
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  
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  
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亾而禹沒于泗水彭

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  
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  
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  
德水以冬十月為年晉邑上黑度以六為名晉上  
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驪山  
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  
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東惡傷



居子虛也  
未嘗也

人許于地也  
之謂也也也也  
之謂也也也也  
之謂也也也也  
之謂也也也也  
之謂也也也也  
之謂也也也也  
之謂也也也也

山之土石艸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  
車道。自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  
得封也。從陰道下禱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  
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  
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  
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  
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

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總莫知起  
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  
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  
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魯陽祭之必於  
澤中閭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  
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  
罍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  
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  
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瑯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



此水神山家本

叙三山亦有異

無文備法有智

焉可說不明情

誠而誠事自異

此山始於秦

之三山始於

漢市

此水神山家本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情此述說之似

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蓋珪幣雜異焉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淪者終始五德之運及

秦帝而齊人秦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母忌正伯

僑克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

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

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

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

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

中去人不遠慮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

諸僂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

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

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

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

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

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

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

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

神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  
還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  
始皇所立石書勿以童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  
秦三年而二世獄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囚  
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  
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  
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  
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  
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拜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典軼衰名山大川或在  
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  
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  
序也於是自殷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  
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  
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  
豷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  
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冢  
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

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禱賽如東方  
名山川而牲牛犢羊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  
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  
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滿  
產長水澧潯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  
川祠而無諸加沂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崕山之屬  
爲小山川亦皆歲時賽泮淵祠禮不必同而雍有  
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  
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

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  
邽有天神澧瀉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毫有三社  
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  
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  
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  
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  
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  
駟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馬籠轡車一駟木馬車  
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





敬奉始終典禮  
此一律子表之  
意欲天 卷五

以鳥牲比虎王  
制有八下而盛  
未論日不敬路  
卷七 周禮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泰以冬十月為歲  
晉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  
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  
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祖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  
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遇則祠去則已郡  
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  
祝官有秘祝即有菡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  
祖之微時常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  
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

蚩尤燬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  
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晉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  
籍而遂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  
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  
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  
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官制時考  
中堂上殿先  
祀之功德也  
東殿曰七先  
次古炊嘗之  
特五佳法  
二神名  
謂古五之先  
有堂者殿屋  
主地廟街之  
辨

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是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農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郅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祀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

如此聖宮殿民  
可而用及後山  
增嘗不可



聖始儀馬之  
錄其也  
言二水安時  
各即五聖三  
教

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馮車各一乘，馮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禘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

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紳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季，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



晉書卷之五  
五帝廟

五帝廟  
五帝廟

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瀟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齊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剡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

以漢文帝此  
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瀟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齊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剡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

文帝此  
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瀟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齊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剡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

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溢通酒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皆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



魏法次得多事

在魏代句

在魏鬼神之祀

是第十百餘

九事

博採也言魏

多事於事也

明年為元光  
六年

武帝封神事神

武帝至建武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而後春上祀

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

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

措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

招賢良趙綽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

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徵何得趙綽

等姦利事召案綽臧綽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

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

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

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視神君者長陵女子以

子處見神於先後寔若寔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

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

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皆李少君

亦以祠寵殺道邠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間其能使

物及不處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

八卷 卷之四 封禪



上古一書五經  
法言一書五經  
本史亦相對論  
神異傳  
漢武以封  
禪高不可測

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來。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泰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

八書  
卷十四  
封禪



此三政事  
明而齊信天子  
今同二月仲  
則地神志

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  
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  
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  
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  
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傘用  
傘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  
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  
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  
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角

史記書後一  
數星顯云星之  
爲書說之七人  
數而一角則麟  
天何從馬星求  
之或牛而求見  
所以說則者與  
牛也

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  
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  
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芻邑天子以他縣償  
之常山王有舉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  
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其明  
年齊人少翁者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

德光神名表  
卷八 姓名

神君神君  
之神令之身  
言也

德光神名表

卷八 姓名

德光神名表

卷八 姓名

德光神名表

卷八 姓名

德光神名表

賞賜甚多以容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  
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  
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  
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詐不知言曰此牛  
腹中有奇後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  
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  
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

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  
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  
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  
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  
天子後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  
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賦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容也有司與大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留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開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雕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逸絕遂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太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遺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垂成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

封禪書下

大之說者次方  
之說者易也  
五言  
子洋也言不  
細詳也

惟河其北也  
為五年打生國  
晉武王平青  
本更如馬河也  
以和九轉之方  
再成靈丹香官  
靈丹靈丹位特  
日家有靈丹者  
臨城曾史顯以

不勝丹砂不可  
靈丹靈丹人平  
新以神仙故事  
中引以為丹砂  
和九轉神丹也  
靈丹靈丹靈丹  
神成之也今人  
見靈丹者有金  
不食為丹者不  
不如味之好靈  
謂靈丹成靈丹  
神而此非也  
靈丹靈丹如  
靈丹靈丹如  
靈丹靈丹如  
靈丹靈丹如  
靈丹靈丹如

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  
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  
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灰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  
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  
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容  
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

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  
使驗小方圖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  
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  
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  
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  
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  
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



王季之奇切異  
也 周時  
大主武吉  
實王在北方

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  
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  
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  
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  
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  
齊之間莫不搔視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僂矣其夏

狀則也 漢書  
表漢

神靈狀記作  
至靈壽九  
日六九早朝  
定時宜候  
神靈狀記作  
字 文宣

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厓后土營旁見地如  
鈎狀捨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縷無款識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  
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禹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至中山懸壘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  
歲豐庶未報禹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晉秦帝與  
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



說文行五十四  
別處 七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醢  
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  
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鵝鼎及鼈不吳不鶯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  
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焉  
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  
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  
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  
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  
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  
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  
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  
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  
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  
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  
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



說安可嘆只覺  
聖卷小說區

七卷

謂封守之中神  
靈靈於帝居居  
七十七 內封

謂有神靈  
神之人乃靈  
理而識物也  
即見其靈事  
在好神仙則  
黃帝且戰五  
仙之人及其  
是則曰靈物  
及神者以小人  
稱之建之是  
事則曰靈二  
也 四卷  
謂大知理也公  
將以識靈之  
不知乃謂有  
靈不封 七卷

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歿上曰申公何人  
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  
有此牋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禹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  
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  
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  
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人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晉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  
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惠百姓非其道者

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  
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臚葬雍故鴻冢是  
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  
門者谷口也黃帝采晉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  
上者七十餘人能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髯龍髯扶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  
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



視去妻子如脫羸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醢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酸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條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泊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表紫及繡五

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饗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秩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



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  
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  
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  
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詳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  
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織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  
城上天子親幸織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  
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  
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

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  
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僊臣李延年以好音見  
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  
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  
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  
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  
炭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  
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方士之說唯以  
黃帝乘龍上天  
為神武身遊行  
親上黃帝宮而  
祭之方士尚何  
辨而說者漢世  
其說為尊在取  
此甚益夫 皇漢  
天子射牛可  
射殺也

帝家喬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家  
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  
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  
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經莫知其儀禮而  
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  
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歿之名也秦皇帝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  
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  
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  
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  
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  
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  
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緹  
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  
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



此又載入卷中

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王遂東巡海上行禮祠  
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  
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  
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  
上卽見大跡求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  
人也宿留海上干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  
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

明曰下臨列墓  
西漢字亦見之  
本

本書中之子

殊不經雖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  
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  
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  
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  
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禱太山下趾東  
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乘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禱  
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  
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



山又曰太山  
武吉對泰山  
中山壽子侯  
九封壽子侯  
則天其德壽  
之元神仙不  
得也 同均  
東行水水許  
也 觀前表子  
水也 三 聖  
今 漢 建 元 碑  
之

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  
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統  
統焉懼不任維德非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  
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  
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  
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  
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  
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  
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即太山下天子  
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  
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歿上乃遂去並  
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  
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  
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  
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



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緄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遺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

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晉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織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

內中以極五言  
房內之字圖也

得會乃 卷

內中天子爲寒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  
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  
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  
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逕之春至鳴澤從西  
河歸其明年冬上逕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濶之  
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  
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申至奉高脩封  
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敵上欲治明堂奉高効未曉其制度濟南人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  
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  
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  
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  
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秘祠其  
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

此天縱入欽仙

甲子朔甲子祭月  
大司馬祭太廟  
大司馬祭太廟  
大司馬祭太廟

此士晉以書命  
作社何其難望  
亦

五升為百行  
是之時也故事  
曰漢行曆于之  
也制可畏其  
李

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禪上帝明堂母脩封禪  
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  
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  
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栢梁裁十二月甲午  
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  
屬冀至殊延焉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  
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即勇之乃曰越  
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  
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園其北治大池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  
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  
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  
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



迎駕六言新  
一七

皇神又係敬  
廟之敬祠則  
新書後城 皇

今天子以下主  
易於臨攝或  
封禪求神之  
而後之曰其  
後可謂及盛  
其祠之祀之也

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  
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為其明  
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粢具芬芳不備乃令祠  
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馬代駒焉獨  
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  
木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  
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  
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歎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  
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尊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  
禪焉其後令帶來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  
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間石間者在太山下陞  
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  
五年復至太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  
因<sup>○</sup>后<sup>○</sup>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  
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



臨武帝一生時

若下是使臣

朱敬士後唐有

陶文云是書效

太子初見家而

德之靈人如

文與三千古而

若使如林言字

如一句起萬一

句守

高之是使臣封

神方士何官其

其外之數文也

其者且內之靈

也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祖領之至如八神諸明  
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與祠  
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  
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  
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  
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  
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  
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入壽官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  
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許獻酬之禮則  
有司存

封禪之文不經見詩的平存極再見于泰始又  
再傳于漢武壽公素始皇將移心生故因之以  
吉神則喻功德天月心始皇移心生故因之以  
泰皇東游海王積德存社之人不飲亦未嘗設  
祠祀泰淮祀樹名山川亦川蓋為列神也漢武  
功五林好詩祀李公君華祭之而少翁樂大公  
將印勇之屬五為其數而後武至處且不怡矣



此書物言夏禹  
治水之源流此  
書春秋治書之  
則當正以如歷  
代水利之由  
也

史記鈔卷之十五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潰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首河梁并以天下名川文辭怪得可嗜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

水行載舟泥行蹈塗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

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泲至于大邳於是





此書物言夏禹  
治水之源流此  
書春秋後著之  
則當正以如歷  
代水利之由  
也

史記鈔卷之十五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潰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首河梁并以天下名川文辭怪得可嗜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

水行載舟泥行蹈塗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

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是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  
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  
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  
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  
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  
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  
江成郛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

魯國魯水  
故曰水五  
中作謂用功  
中道而事未  
竟也

發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  
以億萬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之毋令東伐  
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鄠  
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  
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  
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武林風之如野  
言  
餘言  
不  
言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濟金陵。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狐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典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餼。餼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餼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置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東之可漕者  
不  
言

未若地行中  
渠之漕而水  
此之不足者  
七

河  
不  
言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閼中之地。得殺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適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凶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



事情多如此  
固於此之入焉  
明約且有可

此漢文之狀此  
明正卷可據論  
事狀

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爰牧其中耳。今  
溉田之度。可得殺二百萬石以上。殺從渭上。與關  
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  
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  
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乎越人。令少府以爲楸。入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  
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  
殺。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  
木竹箭之僥。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瑁爲  
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  
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  
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可令試。十  
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  
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  
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



魏齊魏子不  
十餘歲上  
今水前其  
勢

三枝是春打氣  
是年十喜王之  
作

水運通河  
野言清神  
極身神  
言不問封  
理行而出  
如問外有  
水

河決堤下  
聖故言

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  
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  
禪廼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  
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  
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河令羣臣從  
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  
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捷天子既臨河  
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

盱盱兮閭殫爲河殫爲河今地不得寧功無已時  
今吾山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魚沸鬱今柏冬日延  
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  
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  
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  
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遼兮浚流難率長  
委兮流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類林竹兮健石雷宣房  
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禮記卷

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  
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  
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  
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  
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  
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  
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  
濟澤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

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百薪塞宣房悲  
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按書中歷叙河溫河決河徒皆書也既曰灌田  
通濟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  
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史記鈔卷之十六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  
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夫太公之文當以平準為最漢武亦文景之流  
杜陵始書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專  
寫極工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  
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  
民無藏蓋於是為泰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  
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業以

此是極其變記

史記

亦足誌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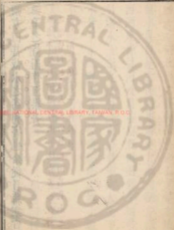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史記鈔卷之十六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  
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天太公之文當以平準為最漢武亦文景之流  
杜殿始書故典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專  
寫極工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  
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  
民無藏蓋於是為泰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  
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畜積餘業以

此是極其變記

史記

亦足誌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此則極其變也





一制則必不  
由重奪分家高  
有行特社堂全  
使物益其私  
之害

後漢多事以實  
為此其高祖事  
商賈之得而後  
乃以高帝子中  
高祖以此其久  
之害

漢制上善  
制一如胡漢

亦有之文字而  
有與此不此則  
是而因以爲  
遠處必必與  
此一節語意  
事而官室與焉  
且當得句及以  
主武事官室之  
得由此日細之  
志明也

制言漢武之制  
則必此言其害  
漢以爲制原

積市物物踊騰羅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  
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  
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之于孫亦不得任官爲吏量吏祿度官用  
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自天子以  
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  
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至孝文時黃金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  
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  
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旬  
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  
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  
長奉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  
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蓋造苑馬  
以廣用而官室列觀與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  
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只謂本邑無事  
不備而重費  
徒增其費  
亦之妙費更宜  
大者

此下四馬字外  
事四事而皆以  
費計得成而家  
止驗也

取河東地軍  
元朝二年  
其情必有弊  
其者皆其事也  
何等則其有法  
國書也至于用  
六  
書試不文也  
後世書於其後  
則其之謀也十  
其法不夫才疏  
則其工也  
神則其本特軍  
及四事也中  
其大約不出此  
五詳其詳詳入  
其細者有甚焉  
盡之則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  
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  
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  
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繼耻辱焉當  
此之時綱離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  
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  
奢修室廡輿服借于上無限廢物盛而衰因其變  
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

淮之間蕭然頽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羅焉彭吳  
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  
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  
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贖  
入物者補宜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  
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  
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五千連四戰萬  
八十萬餘人二  
十萬餘人六十  
萬人又連四戰  
黃金二十餘萬  
者五十萬金百  
餘餘萬以如男  
計以數十不可  
戰數之則古以  
若其勇武臨財  
之定也 四錄  
東正國志序  
東正國志序

南地。蔡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備置。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犍。焚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戢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賑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

陳亮

得勝也

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晉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處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蹏無所食。議令民得買。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或功建而獲事

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  
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  
小者郎史吏道祿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  
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諱窮治之獄用  
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  
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

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  
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  
仍再出擊胡獲畜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  
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  
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  
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  
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  
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

沙利二十餘萬  
武帝行幸  
河東

河東與河渠中  
所飲於神機  
陸各異也  
三言皆有數萬  
人而以多壁云  
云臨之則不  
殺在獄有法



此一段注論正  
見國家稅費本

如本末時貴賤  
高下遠末一既  
區上代則可舉  
區管三項  
區管長結律  
區管人  
與五者七區  
特書之區既  
物于元十以  
特書四區三

縣官方品官有  
區對不該則家  
之息故更代建  
舉以則用兩律  
得區管計二既  
上下又區結本  
則也

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勿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指懸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當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

給縣官數歲餼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踰財役貧博殺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仰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



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三曰復小，捕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太史公真以龍  
則二事相成故  
其神保之執如  
此者是

此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是言言物

孔叔水學明其  
廣說官論士孔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  
處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  
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  
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  
累千金。故鄣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  
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  
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

會供一律相風  
卷一

北使成陽所百  
角之屬十者者  
其則假令改爲  
大義則其利甚  
此與飲之自神  
說以五其以心  
甲庚會之  
者其之  
飲以飲馬之  
者元以四代

有也

書也

得保也以書  
得也  
謂各自度其  
謂物之多也

軍驃騎大出擊胡得晉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  
金漢軍馬馱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  
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  
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  
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半益浮食奇民  
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

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  
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  
家富者爲吏吏道益確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  
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簡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  
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販商賈  
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昔算輟車賈人  
繆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買居邑  
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叙其事大詳漢  
書如傳則史  
傳以清相史  
公年志蓋不取  
高次主傳故附  
此叙其有政者  
皆始字亦皆理  
謂可說 元年

入十六一叙見  
當於乎上書者  
皆其詳也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  
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  
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買人  
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  
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  
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  
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戚式有少弟弟壯式  
脫身出分獨取畜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

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  
家豈有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  
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寬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  
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減節於邊  
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





人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  
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  
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收歲餘會軍戡出渾  
邪王等降縣官費家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  
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  
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  
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  
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  
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掌

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  
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僞而牧羊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  
奇拜爲蕪氏令試之蕪氏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  
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  
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  
爲大農丞堯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卽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

可此卜式書  
二神村之心者  
遂神使子制方  
九

始於青龍書  
編書在封泥封  
後官自不爲書  
或可也式



此一從家臣制  
吏典利未利  
成廣而吏民  
無不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故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應皆鑄金錢矣犯者  
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  
循行郡國舉兼弁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  
張湯方隆譽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  
王溫舒等用愷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  
始出矣而大農頗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  
循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鑄錢令者以黃  
質之印射不此  
鑄官之是也等  
卜以官以其法  
鑄官而等之也

鑄多其巧惟  
以於鑄也  
亦以以去銅  
其其也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  
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徹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令  
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成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詬詛取容矣天子旣下繆錢  
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  
繆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自



編成而民不  
歸以新制銀  
之罪 月餘

上林苑監官  
各均輸諸官  
推制之令

及謂及使民  
難之劉德為  
交也戶多指  
年正是七

上何孫上舉行  
錢獄其除香器  
之事下何主下  
水物上林財物  
處而與此定官  
坐等事 月餘

欲取其制則  
子其費下往舉  
種 是令味

與漢用船  
與漢用船

既富生得七年  
專時銀兩子  
九年

金精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  
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成。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  
側錢賤。民巧濫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  
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及者。乃分遣御  
史。廷尉正監。分曹往。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

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畧數百頃。小縣百餘頃。  
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  
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  
多。置水術。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  
衆。乃令水術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  
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  
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



唐得道也  
事以中國故  
九國雖海者  
為林道到也  
官戰得之則  
欲入戰得情  
野也  
如運安亦物成  
而舉也必舉先  
得情之意  
得字下從情  
字下從四六

禁水鏡

仲統徵信  
達之各

度河東  
之字以下  
無

諸官而水衝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  
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聚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  
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命曰林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  
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

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還郡國東  
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  
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  
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勅邊兵而歸  
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徹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  
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  
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此即民間此  
兩管糧本平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  
贖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  
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  
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  
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  
庫工官兵器以贖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  
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犍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

夫始於時才建  
不官代夏後子  
是子何音釋之  
今大儒又于此  
宜為諸侯是應  
十是實財宜之  
明於朝事之管  
律與平上石此  
大生君之要此  
之也以此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此書也

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  
者往歿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  
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  
父子歿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  
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  
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  
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卜式以鹽稅事  
每算事而上不  
復收稅使而以  
輸平準置於天  
下之貨物使商  
賈無所爭大利  
而封賞大費官  
取之大農也  
自外

鹽稅也惟取  
用之不絕在  
常計賦也  
不盡了鹽稅法  
以鹽法取客天  
下二字不制其  
真之故也 鹽律

說書子孫輸  
物不忌惜其  
在表之書也  
子孫之制有二  
先時規合于山  
是賦制其分皆  
今轉輸于官在  
賦制序制一官  
治事諸事賦書  
賦二書者官官  
物情四上制書  
高書制三區高  
物情備足賦輸  
不情欲書二句  
平準五平物情  
備備名于今官  
賦天下制 官書

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  
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  
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  
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  
縣。爲以管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  
乘都尉。領大農。盡代僮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

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做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賚時商。買  
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  
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  
北至朔方。東到太山。遼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實



錢至平準極矣  
故于此得見其  
通乎民心如此  
所以深致其惠  
也

平準者先敘漢  
事而後述其  
自古以來錢貨  
詞于武帝故事  
之變體也

此段第一篇中  
意之要而物欲  
則未一語及焉  
此段語之要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  
牟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大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牟賜爵左庶長黃  
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  
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牟令吏坐市列肆販物  
求利亨弘牟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  
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  
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  
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  
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  
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就就所以爲  
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  
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不足本朝而以  
秦為古者此其  
言誤矣

名擬為字以  
制于民也

如以富者不從  
則官而故者雖  
以民計法而則  
則上計中計則  
則下計中計則

其天四為之性  
不字之意是于  
古亦可謂由而  
有體天可謂

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  
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  
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  
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  
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  
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  
等黃金以鑿各為上幣銅錢議曰半兩重如其文  
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  
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

業海內之士方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自史公始有此文後以商賈有此篇以據論代  
叙事則即以叙事代議論  
漢武帝五十年間用兵車而財用耗國財用不  
別法融冰四海而為商生民無所措手足遂至  
末年平準之買海內蕭然戶口減半傷者始終  
相國之變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鳴呼古也  
東漢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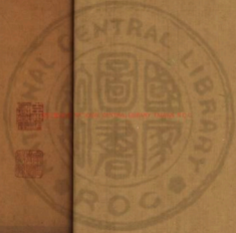
PL 3-3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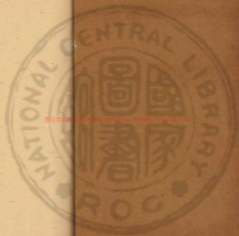




史記鈔

卷十七之三十一





INFORMAL ONLINE LIBRARY TIPS: 201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史記卷之十七  
 太伯是周文王與古之王時開虛欲  
 像實服禮是夫差是齊子齊王太伯詔親越吳國  
 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  
 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  
 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  
 服以避季歷季歷卒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大



史記鈔卷之十七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與古公王跡闔廬執僚寶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夾信誣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內多有可觀廣大略詳見他日專錄二傳中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

登齊歷政有儀

法然不馬基工

大約事在大伯

季子觀本論暫

可見 史記

取事十八 歷官

國以歷故始創

是史公劉注疏

之意狀語也

書在太中註

則吳文可以

表漢子不疑

隱也



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家立為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  
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  
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  
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疆鳩夷立疆鳩夷  
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  
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

吳有壽夢始於  
史公雖云吳太  
伯之孫然以吳  
公名乃入國前  
但述世系可  
也

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  
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  
代號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  
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  
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  
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  
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  
楚之亾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  
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



平定樂也事之  
次以及國聞之  
且如漢

季子魯英九十  
除子能其性則  
十歲下以成德  
其心學于魯行  
不以魯爲其志  
引其德是不以  
名善其德其時  
以魯之者至天  
陰謀之以天下  
得者而不受而

平定樂也事之  
次以及國聞之  
且如漢

以下去季札使  
聘時謂之事而  
錄於下時者以  
季札其公子也  
未有禮樂之  
成故而未敢  
在樂者不  
也故  
衛且叔武公

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  
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  
條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  
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  
諸樊元年諸樊已除睿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  
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

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  
命投第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  
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  
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  
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  
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  
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猶未也然物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手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燕北沈氏學  
清說止民猶  
不謂

宗國明威故  
莫惡德有先  
不遠風故不

其風細弱攝  
于八國之間  
無法處持又  
之威故時先

決。五帝歌  
野故後法前  
天如之靈其  
詩風純雅物  
亦真四聲物  
而不切故曰  
大風

一也上節舍先  
風節 文章

孔子九十五月

志剛見國之未

既然而不言歌

為見王之道民

也 節物

宜 聖聖高法固

宜 文章

誠教十四句連

明而守

不在言法不  
賦得也  
則書也

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

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凶乎歌齊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

量也歌曲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善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漢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

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郤以下無譏焉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怒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侷

曲而不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

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墜廣而不宜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屈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

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

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愆德聖

士 卷十七 賦

齊飲清樂有辨  
十二招此賦聲  
將有附中之辭  
五言

西家  
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

先師始出文子  
是則非注

言曹國二姓  
物異于三家

遂瑗、史狗、史頤、公子荆、公叔豎、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猶，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

本建此條第一  
奇則時也 王嘗

吳無道始於高  
敵國

四會曰伐曰誅  
曰攻曰敗皆其  
法 上各  
綱一說也而此  
心為字是古其  
曰會伐亦得也  
故會王馬靈

此節不可無不  
為聖者之知也  
德性之修也  
公孫法 上各  
走之故也  
為札不宣謀國  
四說亦不如此

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  
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  
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  
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  
而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  
之宋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  
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  
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  
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昧卒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  
凡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  
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  
二年公子充伐楚敗而亡王舟充懼襲楚復得王  
舟而還五年楚之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充客之  
公子充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第四人  
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充父先立即不傳季  
子充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  
充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





平王九年  
心未有一息之  
誠其也而  
可知是化一  
正所以已也

平王九年  
魯齊大邑  
亦有詳詳  
散傳

魯齊大邑  
亦有詳詳  
散傳

廿  
非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充伐楚拔居巢鍾離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  
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  
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  
弄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充曰胥之父兄  
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  
堯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堯堯喜乃密伍子  
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  
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

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滂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  
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遷於是吳公子  
充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  
討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  
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  
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  
我何充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充伏甲士於  
窟室而誦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充  
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充



吳自餘則  
下凡事如  
而不止  
象由凡八  
也子子  
執制元

此言  
此言

古今  
此言

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七骨於炙魚之中  
以進食手七骨刺王僚殺交於劍遂殺王僚公子  
究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  
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  
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衰敗事生以待天命非  
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天僚棄復位  
而待吳公子鳩庸蓋餘二人將兵遇闔於楚者聞  
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闔事楚誅

伯州犂其孫伯嚭匹奔吳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  
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匹將二公  
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  
伐楚取六與講五年伐楚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  
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  
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  
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  
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  
悉典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





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繁欲戰，闔廬弗許。夫繁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昌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亾，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觀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越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繁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繁亾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

持善孔子是夫  
同即  
泰伯世家始末  
志心而無後  
於處不如句既  
皆有神

闔廬者而即闔  
也上闔于下之  
下而字建下闔  
而志是即

聞之，乃引兵歸攻夫繁。夫繁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繁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構李。越使處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

增補左傳定例  
不若見其見  
不如明論

第十卷  
五十八

季子既與子春  
知何國與子  
有季之商其之  
合季子莫不如  
之而無一書  
其夫在知古之  
無其九子春  
心問問如大  
是故之知也  
季子既與子春  
知何國與子  
有季之商其之  
合季子莫不如  
之而無一書  
其夫在知古之  
無其九子春  
心問問如大  
是故之知也

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  
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  
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  
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  
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  
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  
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

如有過之強。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  
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  
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  
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  
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  
重味。衣不重采。帶炭間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滅。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  
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



則左傳其法略  
則之甚

宋之此卷

石田不可辨  
者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子齊者名與  
之固不為其

子于其國非則  
之固也

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弱

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

北伐齊越王句踐幸其眾以朝吳厚獻道之吳王

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

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緬越勿遷商

之以典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

鮑氏遂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錢之劍

以成將成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扶吾眼置

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吳

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

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棠

阜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

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

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

王夫差夫差恐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

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

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

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

卷十七

太史公傳於此  
雖有餘說

太伯以圖授王  
專遠之所望民  
可知文武之賢  
而不加及伯之  
德所以成之者  
遠矣故曰太伯  
其可謂至德也

語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因囚太子內  
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散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  
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越滅陳二十年越王句  
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  
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而東予百  
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  
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越王滅吳誅太宰  
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  
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  
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高者言也與音與春秋首陽公世家言太伯列  
國者伯夷齊也  
禮樂而稱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封也而  
然無一救乎故不欲以其自陶鑄也



商朝是微也  
三商之世則  
于中後未微  
也保國聲也  
謂之則于  
此後之是也  
呼徐身是也

史記鈔卷之十八

申呂肖矣尚艾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  
公繆權于幽蕃蒼黃髮爰馨營丘不背柯盟相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亾嘉  
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始為除却處兵家者言也非是○存管  
仲始求及桓公之于丘公子申立虞有生也○  
存管仲之數康亦可觀○說  
我之我神公以下少神理氣

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緇無知  
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



商朝是微也  
三商之世則  
于中微矣微  
也保國聲也  
謂之微也于  
此微之是微  
呼微身是也

史記鈔卷之十八

申呂肖矣尚艾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  
公繆權于幽蕃蒼黃髮爰馨營丘不背柯盟相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邑嘉  
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始為除却處兵家者言也非是○存營  
仲始求及桓公之于丘公于申立虞有生也○  
存崔行也○襄公亦可觀○說  
微之微神公以下少神理矣

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緇無知  
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





襄公以通者以

運言也

立得此段段工  
以得此段不致  
字句用此是直  
指而得神妙故  
以知文各自  
法

卷之四為歌  
也

第五傳中書  
人名

夫得此段巧而  
不致其味也  
如直而實天不  
其

世家

列女傳

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  
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  
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  
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  
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  
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  
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  
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  
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之問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  
月襄公游姑芬遂獵沛丘見筮從者曰彭生公怒  
射之筮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  
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  
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  
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劍乃信之待宮  
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  
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  
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

世家

卷十八

齊

二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無知以是殺也

因無能遂殺各  
女何故謂公乃  
善傳之乃下法  
國宜即本見禮  
詳 七字

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害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潘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儀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

先惠子得書仲  
之原固公事書  
說一而謂自殺  
亦在史公則也  
公 五字

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儀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誓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



此與公坐周  
情以以下相利  
是也

請囚相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  
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  
治齊卽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  
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相公從之  
乃許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  
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  
相公相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相公旣得管仲與  
鮑叔盟朋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  
鹽之利以贖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

此與公坐周  
情以以下相利  
是也

郟子奔呂初相公以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五年  
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相公許與  
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相公於壇上  
曰反魯之侵地相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  
就臣位相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  
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侯夫天下之接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囚地  
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相  
公於甄而相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

料之敵不  
以禮報其德有  
傷武心違乎  
之武  
此下對事皆屬  
若未也 考

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為工  
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  
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  
公送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  
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  
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  
相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  
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魯述也

大帥周主諸國  
楚河諸國在魯  
楚威馬十句楚  
之武 考  
此下對事皆屬  
若未也 考

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  
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  
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  
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  
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  
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

大路伐周  
襄王

以來問楚王曰。賁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  
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  
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  
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  
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  
去。過陳。陳袁濇塗許。齊令出東方。覺狄。齊伐陳。是  
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  
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  
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

葵丘會盟  
襄王

侯於葵丘。益有駟。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  
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  
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  
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強。晉  
初與會。獻公威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  
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齊爲中  
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  
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

葵丘會盟  
襄王

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平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伐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代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

管仲生也。監  
人各一  
周勃少。周宮  
去。此篇不可缺  
耳。文皆

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歿。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迺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



西國宮也

次五公子等生  
不來如直

孫公之始也

世家

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  
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季公昭葛麻生昭公潘密姬  
生懿公商人宋率子生公子雍相公與管仲屬季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其姬因宦  
者豎刁以厚獻於相公亦有寵相公許之立無詭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相公卒易  
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  
太子昭奔宋相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相公  
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相公尸在牀上六

宋襄公方八年  
公子齊五年公  
即魯襄公也  
伐之許人請也

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  
辛巳夜斂殯相公十有餘子娶其後立者五人無  
詭立三月歲無讖次季公文昭公文懿公文惠公  
季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  
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  
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  
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季公  
宋以相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  
月乃葬齊相公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

前已詳載此處  
楚昭公可自河  
水見於昭公

世家

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  
弟濬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濬是為昭公  
昭公相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  
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  
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殺十二年秦穆公  
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  
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相公成爭  
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  
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

按上既曰某  
五其公失朝此  
後曰其世曰某  
昭公如許是文  
公不與朝者  
明也

二語二明大  
古傳 七

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相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  
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微爭獲  
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  
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驟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  
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  
乃恐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弃竹中而  
凶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  
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相公子也其母衛女  
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

世家

卷十八

九





左傳紀事本末  
御克討之

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備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晉因卻克晉使卻克

御克討之  
御克討之  
御克討之

御克討之  
御克討之  
御克討之

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鞌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人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顛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挂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侮後





世家

晉平齊後紀  
東行也

此與國公孫  
政相討逐以  
高氏大姓也  
德之詞也

為太子下幼也  
治極其極以  
國子

史記卷之九

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亾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荀叔子令齊東甌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筆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圍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

環立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勾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公自如風塵  
然不詳其故  
舉以自衛

公使欒盈問人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  
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妖  
棠公成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  
謀襲齊而不得問莊公嘗答宦者賈舉賈舉復侍  
爲崔杼問公以報惡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罍  
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  
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執柱而激  
宦者賈舉逸公從宦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

左傳中傳始神  
非特有說外因  
如微者皆其詞  
張國宣之言  
是意不入宣陳  
之實語云然于  
不宣三十有見  
月時

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  
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  
臣爭趣有活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  
墜遂執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成則成  
之爲社稷凶則凶之若爲已成已凶非其私暱誰  
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  
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  
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  
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



崔慶之罷太子  
封侯成始卒以  
再大史書其行  
故注公見此章  
始者三至今書  
注大史書其以  
家說古天子之  
時也

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  
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  
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  
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  
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弼  
其母成取東部女生明東部女使其前夫子無咎  
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  
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  
不可成懼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

成疆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  
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癸攻崔氏殺成疆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  
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橫三年十月慶封  
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  
慶舍用政已有內卻田文子謂相子曰亂將作田  
鮑高崇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  
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  
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



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潤達多，匪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相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積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相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此下通如前  
按此、以上  
宜與前段  
而注之則  
尚屬、如也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相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亾豈非召公之烈耶

燕世家  
子所通於上國者少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詩



世紀世次而已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管叔名附蔡叔亦度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  
故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  
管蔡世家第五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  
少天下旣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  
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此曹叔世家  
載之以其下  
明其世系  
而吳世家亦  
三百八也

曹叔世家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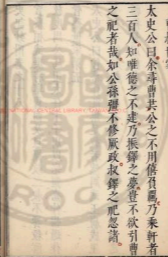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倍負。乃乘軒者  
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  
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王後不絕。舜禹是謠。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  
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  
杞世家第六。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  
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  
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  
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  
興。

田常得政於齊  
卒為陳氏建國  
則周太史公始  
論二人者之門  
古信矣 元年



史記鈔 卷十八 陳杞 十七





陳杞小國兩世家不是親覺

史記鈔卷之十九

牧股餘民叔封始邑申以高亂酒材是告及朔之  
生衛傾不寧南于惡廟贖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  
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囚嘉彼康誥作衛世家  
第七

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而歸于劉媪而殺之  
而于壽及子伋爭死處可嗚呼轉入於宣公  
文公處令人  
流涕太息矣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  
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股餘民封紂子武



字季而以兩  
世之及使人一  
請即丁或克克  
公季台



陳杞小國兩世家不是親覺



史記鈔卷之十九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高亂酒材是告及朔之  
生衛傾不寧南于惡廟贖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  
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囚嘉彼康誥作衛世家

第七

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而歸于邾邾而殺之  
而于壽及子伋爭死處可嗚呼轉入於公黨公  
文公處令人  
流澤太息矣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  
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

字季而以商紂  
之及使人一  
請即丁或克克  
公季台 天年



三傳各以殷語  
和六言見商法  
文實

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  
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  
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  
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  
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典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  
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  
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  
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  
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

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  
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  
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  
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  
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廋  
伯立廋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  
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  
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  
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



杜詩與李杜  
謝武公之德  
實史記亦有  
凡代立之說  
其不勝九  
太史公作史  
毛詩五傳  
出是以前會  
此四時

九真如李青  
以語古錄此  
非不語古而  
以語李青之  
此史實通而  
此史實

釐侯卒太子其伯餘立為君其伯弟和有寵於釐  
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其伯於墓上  
其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歿謚曰共  
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  
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  
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  
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  
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番歿陳女女弟亦幸  
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歿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

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  
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  
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相  
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繼之州吁出奔十  
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  
十六年州吁收聚衛囚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  
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  
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鄭石碯



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歿。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

父命則不可違  
不曰從語每不  
從亂命每壽以  
壽此死其情足  
謂而恨之死者  
後或再得  
壽則中生而子  
壽人德之夫可  
也

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母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



世家

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囚。囚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癸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于懿公赤立。懿公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呼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頹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亂。乃率諸侯伐翟。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

惠公不立有案

此史公歸公  
則爲有案

自宣公十八年  
至文公初事錄  
在詳盡 五

世家

卷十九 衛

晉文公  
太子伋  
太子伋  
太子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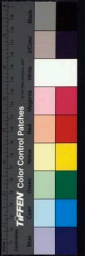
衛君多亂文公  
衛君多亂文公  
衛君多亂文公

卷之七

後伋子又死而代伋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  
母第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  
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  
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  
立輕賦平舉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  
年晉公子重耳遇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  
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  
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  
大夫欲詐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成公出奔

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子宋討前過無禮及不  
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  
文公會晉使人鶴衛成成公私於周主鶴令薄  
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  
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  
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昭歌狄其君懿  
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遷立穆公三年楚莊  
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  
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

世家  
卷之九



何事也

公戚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  
 公令師曹教官姜莛琴姜不善曹笱之姜以幸惡  
 曹於公公亦笱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而去射鴻於圃二子從之  
 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  
 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笱  
 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  
 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  
 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

齊襄公初  
 七年

春秋公孫  
 二年而公孫  
 衛孫姜如此  
 林

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  
 十二年齊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齊喜攻  
 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  
 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  
 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齊喜而復入衛  
 獻公獻公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  
 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尼蘧伯玉史鮪曰衛  
 多君子其困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  
 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





世家

公六年楚雷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姜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

不言所以有惡  
謝文為國難

即有命于靈公  
何馬不主也若  
靈公之惡而嗣也  
高禮也選其  
時命非其地如  
其欲其諸則  
即之計行也靈  
公丁子札與而  
不見物于孔子

蒯聵與其徒戲陽遊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郕僕罪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怒太子出奔謂郕曰我將立若為後郕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郕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曰亾人太子蒯聵之子亂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輶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

世家

卷之九

九

八

何哉此之賢乎  
即之語望也  
仲尼論語以  
而此正名君子  
以爲必正即其  
何如如之

春秋有國之  
之制以中書  
其制如此中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四門門四及門

人衰經歸簡子送崩贖衛人聞之發兵擊崩贖崩  
贖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  
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  
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  
後魯迎仲尼仲尼及魯十二年初孔圍文子取太  
子崩贖之姊生慄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  
卒良夫通於慄母太子在宿慄母使良夫於太子  
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  
三歲母所與與之盟許以慄母爲妻閏月良夫與

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  
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榮竊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慄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  
微從之伯姬劫慄於廂盟之遂劫以登臺榮竊  
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  
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  
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蹻  
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  
孫敢聞門曰母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



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  
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必奪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孺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  
免結纓而來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  
也其成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爲莊公莊公蒯  
聩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卽位欲  
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  
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

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  
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班師爲  
衛君齊伐衛虜班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君起  
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  
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亾亾在外四年復入出  
公後元年賞從亾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  
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  
非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盟衛  
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廙弑之代立是爲懷



衛世家前紀封  
成侯為君命由  
侯為侯命由  
高公使叔昭既  
孫曰侯更既孫  
曰君即此五句  
成字大缺其之  
矣

慎公

公慎公十一年公子顏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  
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  
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連立成侯十一  
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監曰侯二十九年  
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  
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  
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  
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  
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

為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  
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  
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成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  
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成亾何其悲也或  
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說中世無故天  
之報善如此  
則世中舍不飲  
惠之書



史記鈔附卷之十九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  
滅，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爰  
誅，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亾嘉微子問太師作宋  
世家第八。

太史公作宋世  
宋西晉執三仁  
所以宗孔子歟  
賢者不明言之  
文事  
言君子身宋事  
於此之義乃傷  
中國國體其亦  
多而毀之也且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滅，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  
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  
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廢



以其能遠也  
日本兵則也  
李斯  
按義公孫孫孫  
國曰夫不果則  
制之如其弊于  
已也而卒不用  
其言莫莫莫人  
其史多其理理  
何歟 李長

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鈔卷之二十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也作晉世家第九

晉平大剛而文遠水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也  
秦甚明而獻公威於驪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  
君不使者知澤矣文公未年得演瀾而以滔天  
下重景侯中村之上然回遺棄又各隨抽故得  
與秦楚共維中擊侍公百伯未載  
而在瀾遠分於六師以亡北夫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

此得大者事本  
在八傳四為故  
文者可觀覽其  
也  
明在傳得此則  
直故見家之通  
故亦見法管中  
提亦紀元見事  
力 李長



以其能遠也  
日本兵則也  
李斯  
按義公孫孫孫  
國曰夫不果則  
制也如其弊于  
已七四年不用  
其言莫莫莫人  
其史多其理理  
何歎 李斯

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鈔卷之二十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也作晉世家第九

晉齊大剛而文遠水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也  
奈甚明而獻公成於驪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  
君不使者知澤矣文公未年得演瀾而以滔天  
下重景侯中村之上然回遺棄又各隨抽故得  
與秦楚共維中擊侍公百伯未載  
而在瀾遠分於六師以亡北夫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

此得大者事本  
在八傳四為故  
文皆可觀覽其  
也  
明在傳得此則  
直故見家之通  
故亦見法管中  
提亦紀元見事  
力 李斯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  
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相  
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  
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唐叔子變是為晉族晉族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  
之子服人是為成族成族子福是為厲族厲族之  
子宜曰是為靖族靖族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

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遂惑暴  
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  
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  
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  
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  
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  
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豎成之者也名自  
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唐名反道此後晉其能毋亂

意欲成其  
康也

此後但述周史  
其始推斷一事  
大奇





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栢叔靖侯庶孫欒實相栢叔栢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木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

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栢叔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栢叔栢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諫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栢叔卒子緡代栢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爲君是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欒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胤是爲哀

晉書卷之三

庚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隱廷隱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荀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

曲沃則晉

晉有兩儲君  
古先以別法

前詳武公伐

晉之事於此  
後詳武公一節

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匹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

先使秦夫人驪  
注說書若女子

自齊獻公作二  
軍五以之會使  
用左傳文  
晉獻于大夫魏  
驪說前于以  
軍為說也始

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因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歿。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遣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

此後極重子

事為二也則重  
觀世宗於八欲  
則是以可明

也險難之所  
以為聖明比  
聖明所以得

謂明太子  
守則後之漢  
軍守則後之漢

言車行軍中

言太子統帥  
是也言也

謂子也不言  
之子以授上  
子全以心全  
為其共軍也

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遜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實天開之矣天子  
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眾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  
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  
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幸

師專行謀也晉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  
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幸師不威將  
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  
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  
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  
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  
衣之備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  
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



此附說與左氏  
趙盾無辜之說  
人亦難辨所不  
有則亦計成快  
足言 志者  
婦人之巧何能  
出此天之所賜  
晉國也 卷五  
此伏應 卷四  
動在

再說先祭也  
亦有此之說  
魏也  
魏始中法臣  
其高之辨法也  
以釋獻公之心  
有以釋  
謂之魏國三年  
言其時或魏時  
以說獻公  
再說不可無  
如左氏所說  
實也 卷五  
自左氏自以  
魏也其也

晉亂而魏常助晉伐我。又匿晉公子，果為亂。弗  
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虞假道，遂伐魏，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  
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  
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廢妾之  
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舉太子  
而陰令人謂恐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  
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幣於君。  
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昨於獻公。

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  
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欲饗  
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  
墳與犬，犬咸與。小臣小臣咸，驪姬泣曰：太子何忍  
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  
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  
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  
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  
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



再君七及俱備  
八朝 也元  
謂且起清情  
六始必有眉乃  
是為文律一記  
當一史體而耳  
之時書以在左  
書以在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晉世家  
二公子  
其故不知明

魏水林三

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卽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時重耳夾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雋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

夷吾以告公公怒士雋謝曰遷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

晉獻公用荀息  
之謀而嫁  
不問荀之身誰  
而以荀為兒  
荀之亡也對荀  
荀之亡也  
荀之亡也  
荀之亡也

荀之亡也  
荀之亡也

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齊士  
其記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  
虞之親能親於相，莊之族乎？相，莊之族何罪？盡滅  
之，虞之與，誰辱之？與，齒，辱，匹，則齒寒，虞公不聽。遂  
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  
周，還，冀，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勝  
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冀所遺，虞屈產之乘馬，  
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二十三  
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

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  
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懼，晉君百歲後，可  
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  
亦擊晉於蕞，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  
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  
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  
後未至，遂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蓋驕，不務德，  
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  
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





魯惠子歸君於

而王喜得師

諫牙也之背

土行之命是

謂此魯惠王

九生者見魯

魯不齊若分

為此不為之

為也

獻公得師以

頃三也而魯是

乃以有師之衣

魯之也以此其

謂此魯惠子

于成此魯惠之

謂之史乃野是

不為其言其如

耳使惠雖以此

惠若是不在

魯也

魯也

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

曰何以為駘對曰使成者復生生者不慙謂之駘

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

獻公卒里克邢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謂荀息曰三怨將起泰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

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秦夾獻公

未葬也荀息將成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

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

于濕荀息成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

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及破驪戎獲驪

嬀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

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

父成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

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

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

計非之秦輔翟國之成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

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遣里克

世家 卷二十一





夷吾晉內太  
公孫赤  
孫赤，子重  
耳，與夷吾俱二

君為夷吾耳  
孫赤中之以耳  
孫赤，子重  
耳，與夷吾俱二

書曰：誠得立，請運封于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邴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臣在，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

畏里克為愛，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邴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秦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戴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不廷不廢

為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  
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誑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  
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兒邲鄭使秦聞里克誅乃  
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算尚實為不從若重賂與  
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  
報晉厚賂三千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邲鄭費我  
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鄭之黨七與大夫邲鄭  
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  
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耐二年周使召公過禮

晉惠公惠公禮倍召公議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  
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苗流行國家代有救  
苗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  
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  
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  
之號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  
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

晉君事地約及  
國代之有救  
苗恤鄰國之  
道也與之邲  
鄭子豹曰伐  
之繆公曰其  
君是惡其民  
何罪卒與粟  
自雍屬絳五  
年秦饑請糴  
於晉晉君謀  
之慶鄭曰以  
秦得立已而  
倍其地約晉  
饑而秦貸我  
今秦饑請糴  
與之何疑而  
謀之號射曰  
往年天以晉  
賜秦秦弗知  
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  
晉其可以逆  
天平遂伐之  
惠公用號射  
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  
秦秦大怒亦  
發兵伐



五經工訣

前已言此處出

如馬在左同

之 王

費解為字而  
能之于此

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秦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轅秦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公姊

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夫君臣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

則謂何功竟  
則謂成 王

太子子圍生也  
趙國與秦陰謀  
入晉耳  
晉人字春鳥  
臣之或者不  
時曰是

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  
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圍質秦  
初惠公亾在梁彘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  
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圍女爲妾  
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家  
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  
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圍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  
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起病大夫  
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亾歸秦女曰子一

神子時人  
平相

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圍子之心子亾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亾歸晉十四年九月  
惠公卒太子圍立是爲懷公子圍之亾秦怨之乃  
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圍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  
圍中諸從重耳亾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  
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殺之  
反君也何以殺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  
送內重耳使人告樂郤之靈爲內應殺懷公於高

此重耳事重耳  
故世年滿者  
多同此法  
此代及惠公事  
也  
事已詳注重耳  
不可無附左明  
峻然亦重耳事  
事之實

梁人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  
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  
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  
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  
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  
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譖之恐不辭獻公  
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  
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  
其母固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十其餘不

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  
耳生伯鯨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  
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  
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  
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  
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  
吾奔狄非以爲可用典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  
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  
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



後之以滅口

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拍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戡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

既此則重耳法  
者五

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懼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驍膽曹大夫廢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



重耳之禮  
或謂或不禮  
文公是也  
為禮是也  
以禮是也

禮之

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其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秘遺  
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  
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  
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答犯曰宋小國新困  
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  
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  
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  
侯匹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  
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威

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亾  
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  
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  
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  
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  
王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  
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  
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  
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

是方也而遂飲  
新立車耳言子  
退七十七年



言者公子當如  
以甚矣以馬止  
馬之往也故非  
之言

重耳二處在秦  
不得已七集始  
以人而往仁義  
交結說而乃行  
非禮以他人愛  
晉而或之遺風  
無之言

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  
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  
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  
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  
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于乃拘小禮忌大醜乎  
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  
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  
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

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  
大夫樂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  
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  
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  
入也唯惠公之故齊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  
耳出逃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  
附焉文公元年秦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  
周旋天下道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  
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重耳反國則  
則之無歸位說  
以此功宜多介  
子推雖無憂勞  
者河洛成其性  
晉者遠之事也  
以據

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士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

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子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



自晉滅古至晉  
臨各州及傳文  
齊燕情也

已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  
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  
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  
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  
公修政施惠百姓嘗從亾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  
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  
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亾未  
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

魏晉書年五  
仲即五言依  
禮記樂記或  
子司空考子  
及介子推也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  
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  
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推曰尤而  
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  
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  
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  
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

李則大義也  
象假之以求伯  
檢惠亦其也  
於假之以此而  
二十餘萬從矣  
也

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  
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  
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  
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公賤臣壹叔  
曰君三行賞實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  
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  
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  
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  
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

趙衰曰末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  
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  
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四  
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  
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  
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  
佐之命趙衰爲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成事皆晉也  
宋公孫固如  
於其甚於數  
必有說焉可  
必也同也

晉齊伐衛，楚  
二路相攻，齊  
楚救衛，子貢  
下之，則齊欲  
不滅申也。

晉齊伐衛，楚  
二路相攻，齊  
楚救衛，子貢  
下之，則齊欲  
不滅申也。

晉齊伐衛，楚  
二路相攻，齊  
楚救衛，子貢  
下之，則齊欲  
不滅申也。

晉齊伐衛，楚  
二路相攻，齊  
楚救衛，子貢  
下之，則齊欲  
不滅申也。

十

御戎。魏軍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  
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  
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  
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  
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宋以報德。楚圍  
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

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澍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  
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  
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代之。是輕王。王曰。  
晉侯凶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  
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  
必有功。願以聞。執讓。愚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  
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

世家

卷二十

三



晉文公以諸侯  
逐王子虎逐師  
逐而楚不止遂  
逐而殺于王  
使晉道而盟正  
晉亦與戰陳之  
功其後世文之  
其時不得已不  
戰所以全師  
而無殺子虎後  
也子虎

臣史事也  
謂  
王曰父義  
以義和義謂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亾之我  
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  
舍可信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  
將奉將與晉侯次城濮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  
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衛雍作王宮于踐  
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

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  
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裝弓矢  
千拒虜一占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  
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  
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  
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  
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  
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  
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



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會與晉戰，讓青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庚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賈，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僂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僂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圍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穀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公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



文選好也左  
傳作五

評史表紀

楚高郵縣志

以出既成或飲  
之  
秦晉世婚國不  
可相伐也秦又  
聘于晉于康故  
謂水根其流不  
可擊者善水也  
舊之志也此於  
不引長公于信  
述之是故以善  
根根水謂可善  
武也

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臣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議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及其眾心，此可擊。」樂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

河，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殽，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後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世家 卷二十一 晉 三





晉書卷之五

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國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欒，辰羸嬰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欒於陳。趙盾廢賈季，以

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林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

晉書卷之五  
在耳在言子  
之丁

內執國不此公  
子由定說成據



孟明視西戎  
孫子  
有舟可平

湯漢字其  
以心北正商  
諸法因缺主  
覺之在商善  
然趙宣子為  
之哀諫若之  
覺則不聞之  
以從秦而誓  
不知其大而  
其小也子  
味為保國  
為得之校  
明也

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襄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祁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許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癸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

四年靈公壯侈厚飲以彫繒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厲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請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嬴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闔門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求昧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淮南子曰趙宣  
孟孫氏人於趙  
桑之下而天下  
稱仁焉

事於不君為不  
知有君雖與會  
若于有令也

趙之舉又史書  
公之立非趙也  
也趙雖得女主  
後周定有之有  
德其意為而行  
大事以為自的  
不我言也不然  
則守也為守款  
則守也

左氏引孔子云  
云好非天子之  
言也若成君若  
之政使使使使  
其說見經中以  
是知大非天子  
之言也  
謂趙之不以  
謀合也知也謂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不昧明知之恐盾  
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  
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  
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  
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  
盾不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  
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候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  
以去盾遂奔宋出晉境乙丑盾見弟將軍趙穿襲  
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賢得民和靈公

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  
史曰子為正卿而亾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  
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  
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  
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  
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  
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



晉止之使不書  
景公孫也  
可與

五月紀

先從非計之誤  
晉法非謂而敵  
其後軍夫

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潁會諸侯于扈陳良楚  
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  
是。年。成。公。卒。于。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  
微。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微。舒。三。年。  
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  
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樂。書。先。穀。韓。厥。華。朔。佐  
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內。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  
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

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  
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曰  
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成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  
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  
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  
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  
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  
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  
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

以歸保法使公  
殺國亦自有致  
且用純陽健勢  
主宜

左精能公殺亦  
各殺有款 主宜

左精能公殺亦  
子

公與後之足神  
公與後之足神  
公與後之足神  
公與後之足神

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  
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  
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  
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  
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  
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  
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  
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  
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疆爲質於晉晉兵

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  
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築書韓厥以兵車八  
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  
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  
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  
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  
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  
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  
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



趙括之度  
言之成人也如  
是也

趙括之度  
後

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垂朝趙穿荀躒  
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瑩自楚歸十三年晉成公朝  
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  
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  
怒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遣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  
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  
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  
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盾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

二說謂趙括  
即申即生也  
伯宗好直言而  
不容於晉武子  
好直言而不求  
于齊小人與而  
君子獨也

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  
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  
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  
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護伯  
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  
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  
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  
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強  
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

趙烈婦傳列多  
內要而生也

有先言即止  
也

兵敗於鄆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其  
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殺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  
怒讓子反子反歿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  
以令天下束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  
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  
樂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  
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  
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

公及以和生  
季家

郤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  
實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  
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  
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  
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  
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  
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  
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  
一旦殺三郤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



此說則叔于  
後述  
文也悼公嘗之  
今君子之謂  
而優武也也  
提中 凡良

悼公之葬  
以人

今與在凡不同  
禮與葬國以復  
始也 文事

禮視禮教有故  
若以禮當既以  
則君子死者  
也

聽游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三子頓首曰  
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御閏月乙卯厲公游區驪  
氏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  
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  
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  
公囚六日死癸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  
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  
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  
不得立蓋為栢叔栢叔最愛栢叔生惠伯談談生

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  
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  
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  
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  
寡人於是選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  
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  
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僕舉解狐解狐僕之仇  
復問舉其于祁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  
不隱仇內舉不隱于方會諸侯悼公弟楊于亂行

春秋左傳卷之  
仁義齊家之政  
史公時紀之

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粟。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櫟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同治。困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曼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

魯襄公。初。登晉樂運。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樂運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樂運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運。運敗。走曲沃。曲沃攻運。運或逐滅樂氏宗。運者樂書孫也。其人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運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賧。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

見其世家諸立  
此段人書傳  
四十七



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  
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  
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  
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盪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  
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  
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  
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  
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  
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

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  
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  
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  
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耶鄆大夫  
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  
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偃韓不信魏侈與范中  
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  
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  
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

一五哀公也  
史公尚欲其  
之得官而知  
故西川故字  
漢奇地變化  
其具儀

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  
從卒長矣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  
公弟鶯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  
卒子出公篡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  
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  
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滅故知伯乃立昭  
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  
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歿故知  
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圍

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  
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  
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  
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  
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  
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  
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  
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順立孝公  
九年魏武侯初立襄垣郡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



人壽元共壽  
 趙武侯人壽中  
 自壽保壽  
 此類  
 壽中七十餘歲  
 得國一在神也  
 為有功賞此也  
 受爵在也此也  
 此言神公以僕  
 曰吳器焉不謂  
 公公稱原九原  
 氏也此也  
 水也此有故  
 也

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  
 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公居外十九年  
 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怨介子推。況驕主乎。靈  
 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廢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  
 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  
 不易哉。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厥之季世弼子暲之周用熊  
 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歎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拜於秦嘉  
 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童  
 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  
 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  
 慎與弄疾以亂立娶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楚莊王令宋才觀而堂王以饋魯夫特以江漢  
之間無餘斷故得集食中原而與秦齊相敵耳



史記鈔卷之二十一

少康之子實質南海文身斷髮鼈鱉與處既守封  
禹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勾踐夷蠻能  
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

一  
越王奉承以甲的強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  
事多捷說其體不也道而范厥事于段三卷名  
候時運利者安也始功成而身退  
大約子居若流托赤初以自過耳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  
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



楚莊王令宋才觀而堂王以饋魯夫特以江漢  
之間無餘斷故得集食中原而與秦齊相敵耳



史記鈔卷之二十一

少康之子實負南海文身斷髮鼈鱉與處既守封  
禹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勾踐夷蠻能  
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

一  
越王奉承以甲的強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  
事多捷說其體不也道而范蠡事子段三魯名  
候時運利者安也始功成而身退  
大約子存若流托赤初以自過耳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  
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



越不過上國  
越不強於世

越與吳相逐  
國始相逐  
吳與越相逐  
此說其國且  
止皆死大畏下  
若先諸君也  
可謂休大成也  
解其端 七言

持將不遠其  
兵國遠政其  
無之人主有  
在國之功效  
人與之也  
或謂其物人  
王宜分用以  
法地越地與  
或于七行或  
求和于其也  
小利之謂也  
等善其國也  
以實隨之

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  
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  
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太  
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  
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且歎  
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  
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  
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  
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

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  
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  
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  
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遷之不許  
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  
行頓首曰君王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  
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  
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成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誣  
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  
器令種間獻吳太宰誣誣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  
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辜盡入其寶器不  
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  
戰必有當也種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  
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  
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  
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

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  
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玉霜由此視之何  
遽不爲福乎吳旣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僕  
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  
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  
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  
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  
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  
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

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  
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  
股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鶯鳥之擊  
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  
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  
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  
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  
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

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  
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固以歸讓子胥子胥  
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  
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  
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  
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譏子胥曰伍員親忠而  
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強  
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

子胥事不實及  
吳世家已詳此  
以可存 七言



此段文字字字  
句句見蘇詩  
大有水色

與逢同共謀議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  
其托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  
使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  
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  
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  
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  
吳任詬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謀  
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  
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

此段之評以  
後之習我  
為身法四習  
以一見之  
習水者難

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  
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  
子吳告愆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  
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  
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  
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歿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  
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  
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  
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舉於會稽夫差不敢逆

吳王命使使  
吳王之使吳  
可謂明矣  
有明心者  
觀吳王困于姑  
蘇之上而求  
請命于勾踐  
以爲不可  
之歸而求  
亦置置其  
皆保其  
此二人者  
之仁義不  
之以爲  
也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澹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

吳王曰：吾蓋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水東方百里。當是嘗，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



內其二是遺子  
其以愛其志也  
吳夫宿嘗言是  
已言其故自使  
之易也也然吳  
太子孫是已也  
甲利其心東其  
義也孫是二十  
年而後代是是  
已

說與書以去子  
除始足楚郭信  
吳王言本此說  
孫是似非明為  
春說古 文中

說說說此知夫  
除始以始國王  
耳 文中

說說見也

謂子孫嘗言  
其後其說也

此此文未解  
文自明王將似  
報 文中

二建五戰說  
謂言不三言  
代是

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  
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廙與立。王廙與卒。子王不  
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  
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  
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  
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  
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

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  
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  
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  
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境。則方城之外。不  
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郟宋胡之地。夏路以左。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  
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



國王以晉兵  
而不行秦兵  
通猶人而亦  
見其也而自  
不見其破故  
行也

再說之關也  
在江高長沙  
之北也

楚與一不豫所  
也

以書見也

今日之臨海  
也

不此之爲而頓亦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

圖晉楚也晉楚不圖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胤長沙楚之衆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閔



明高宗皇帝  
傳 文五

范蠡則不贊  
情而功名則  
之然世罕  
公作史記

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  
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  
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  
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  
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  
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爲  
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  
辱於會稽所以不歎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  
從會稽之詠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

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  
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  
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  
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  
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  
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  
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  
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

今之路通定  
國

序朱公居陶以  
下十年未稱與  
陶歿時猶如  
是語富

此事善才之文  
亦可與之居使  
齊為世道沖二  
節位極百餘

叔朱公遺其男  
與莊生所長男  
門語皆時似機  
事以解

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  
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  
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  
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然吾聞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  
置襦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  
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  
有罪大人不遺乃遺少弟是吾不肯欲自殺其母  
為言曰今遺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亾長

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遺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  
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  
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  
負郭披蓑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  
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  
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  
楚國齊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  
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  
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

漢學論上平定  
而神以言論  
之言人即以此  
第之意接下以  
紀事探幽則前  
次文應以世

金吾子士  
在旁

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  
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  
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  
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  
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  
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  
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  
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  
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

無可奈何

慎慎

初爲事弟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  
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  
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  
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  
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  
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  
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  
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朱公長男竟持其第齎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



弟不使然其愛  
弟猶之也

入深谷關林而  
無得財者律不  
許申建者律論  
願而能制心者  
律行者也是以  
陶家公居第十  
金而歸名天下  
陶子後世

陶者引漢書  
傳之意

大禹傳心後志  
力陶者身是也  
不爲者身是也  
古見本化世中  
故贊揚如此

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驪良逐殺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客前日吾所爲欲遺少子因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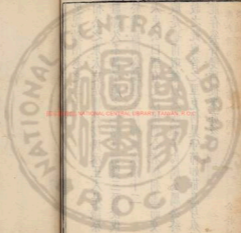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歿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齊介晉鄭之間而兩國甚難亦太史公於此亦

各情可覽

此字是法也  
子產事賢不  
謂法者其意者  
以失不守節之  
故稱若此則當  
守節守身以  
難則以死也矣  
子產有政





SEVEN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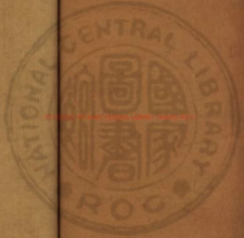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ROC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T.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AINAN P.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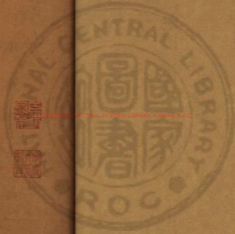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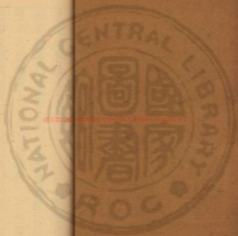
史記鈔

卷二十二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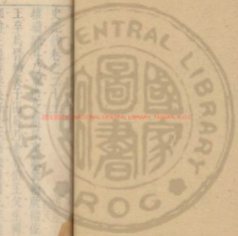




333070 - c



史記卷之二十一  
 王卒為晉將  
 探錄王遷辟洋長將及斥其款計別亂作地出  
 第十三  
 山...  
 道...  
 道...





史記鈔卷之二十二

維驥驥耳。乃章造父。趙風事獻衰。績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王父生縛。餓成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

第十三

趙世家水趙乘所山始及河山中乾與簡子所  
山與如志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以御林  
胡樓頓所中山以而通雲中大原於以窺秦可  
謂其武矣惜也。不幸中祖至於而立公子子王  
其地遂去沙  
王宮悲夫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行爲帝太戊御。其後世



叔時與謀  
之

孟生趙衰  
孟生趙衰

趙衰與謀王虎  
西王母此列于  
第百一

東一作

叔時與謀  
之

董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  
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  
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阜狼阜狼生衛父衛  
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  
桃林盜驪驂驪驂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  
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  
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  
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  
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

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  
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  
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取而趙夙為將  
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  
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  
晉獻公賜趙夙取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  
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  
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  
亂凶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



世家

卷之五

趙

二

此盾為宣孟及  
其前在晉時本  
有子重耳始生  
有也同法二子  
陳南弟是遂晉  
後生者 丙仲

趙衰誓乃其妻  
亦誓其子為又  
誓其子則子重  
耳之曰若子有  
殺趙盾子遂不  
信也 先年

為說國以晉多  
難而欲立事雖  
非重公之命不  
可及其有為此  
之舉已而謂太  
子毋將謂趙盾  
為社之祭太子  
夫其物得立焉  
如其不則有相  
得志乎而謂曰  
趙衰之誓其面  
未法其以自之  
為事論若之為  
論而入陳諫焉  
先年  
夫公之快盾而  
欲殺之其志不  
自遂焉太子起

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  
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凡  
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  
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  
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  
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  
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  
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  
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

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  
之恐其宗與大夫叢誅之適遂立太子是為靈公  
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  
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  
食熊蹯而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  
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俄人反  
扞拔盾盾以得入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  
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  
為正卿凶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



也三不討賊焉

武而九位國政

平賊其岳而解

武于解而大夫

之上可于我者

居實之所以洋

口而為也

大夫其春也

大夫其春也

大夫其春也

大夫其春也

大夫其春也

大夫其春也

五傳其春也  
事以心學也  
子孫始此則  
子成公而後  
趙之建也

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

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宥。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產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處。程嬰曰。朔之婦有

因結成時已行  
這武無惡處之  
說又事出在端  
不聞算官未如  
才公何極。一  
則時時記在何  
處程嬰何計以  
出之也  
開語直

文字明快便無  
後讀直覺其此  
之可喜。一  
小兒被口程

和而讀得事  
時口讀或必有  
其人事情事或  
或有情會。一  
後及其法乃及  
在一句或作筆  
則有力  
始則程嬰之將  
事既則其後之  
山中又見其母  
且上言中言公  
則者二所以易  
其言也也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處耳居無何  
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  
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  
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處孰難  
程嬰曰處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  
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處乃二人  
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  
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  
處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  
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平天平趙氏孤兒何罪請活  
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歿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  
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  
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  
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者皆羸姓也。中衍人而鳥曠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請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

又志可憐  
十年身治史考  
以此知情難  
定實至則榮高  
德乃 之章

五壯者子有以  
一段子事乃見  
請至州受時也  
區高諸事俱生  
之 之章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成我。我不能成。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成。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



晉二公遜及五  
子再謂可以  
此者也 九中

是如如海  
叔如如海  
乃不為河  
紅相行可

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樂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會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強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成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譚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

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

晉二公遜及五  
子再謂可以  
此者也 九中

第一作指

七次公我

事同性其而吾  
是而如之先  
之而如之先  
之而如之先  
之而如之先

世家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道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戴之秦滅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王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麗來我又射之

中麗麗死帝其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凶麻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箴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諸吾有所見子嚙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說簡

世家

卷三十三

八

及國有故

楚之宮不之為  
奇惟此情傳

又嘗

山無錫而為子  
不志子孫沈溺  
殺難行

朝服謂令時  
原七

子屏人當道者曰王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王君射熊  
與麋皆成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  
大難至君首之帝令王君滅二卿夫黨與麋皆其  
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  
王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  
兒在帝側帝賜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勝之  
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王君之子也翟  
犬者代之先也王君之子且必有代及王君之後

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  
廷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  
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  
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  
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  
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  
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  
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  
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

此與楚共王理  
聖子宮內藏符

八



此種心志實  
王始註

廿二

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  
曰秦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  
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  
子謂耶耶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  
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  
之晉陽乃告耶耶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  
立遂殺午趙鞅涉賓以耶耶反晉君使籍秦圍耶  
耶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宥助秦而謀作亂董安

則此得謂故以  
以代人二字係  
之史實明物

以其要較于  
篇之也

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  
代之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亂者歟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  
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  
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  
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  
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

世家

卷五十二

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在八風定子路  
在訂則有註  
大章

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  
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  
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  
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郟鄩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  
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  
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舉簡子曰：大夫無  
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  
唯唯，不聞周舍之邪。邪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  
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

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郟鄩。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  
陽虎送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  
十一年，簡子執郟鄩，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  
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郟鄩栢人，  
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伴  
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  
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  
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



說文與左傳同  
從婁子從節子  
從及又文節子  
亦其誤叶韻  
高叶  
制竹對下高

說文與左傳同  
從婁子從節子  
從及又文節子  
亦其誤叶韻  
高叶  
制竹對下高

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成  
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訥然亦慍知伯  
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  
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  
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趙圍矣襄子降麥食使楚隆  
同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  
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  
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  
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

之所成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  
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歿故封  
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  
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  
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成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  
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  
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  
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  
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



周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八及曰既

禮記子合其子  
而三見之子  
亦其其子  
亦其其子  
亦其其子

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  
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  
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  
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  
有仇王亦黑龍而烏喙營廣髡大膚大冒修  
下而馮左衽界來奄有河宗至于休澗諸貉南伐  
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  
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

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  
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其分其地於  
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  
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懼唯共不敢失人  
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  
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  
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歿乃取  
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



獻子賢于不賢  
味獻子有德于  
我乎此多矣

世系第八志

宰神有功德注  
有德者為味注  
上卷

處與政同處  
無與行說

所自曰孝於前

無與法

公仲止殺者曰

而進三子有言

是為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栢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栢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滅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藉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手。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

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大晉紀略卷之  
魏齊書紀之  
謝世已

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蔡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成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

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蒲。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墜魏

自此以上如曰晉大夫韓宣惠  
晉攻齊韓宣惠  
魏之後曰晉成  
於韓六月曰晉  
公室如韓宣惠  
曰趙名晉地宜  
晉攻四韓魏魏  
晉相去為韓魏  
曰魏趙攻之也  
晉以韓中則魏  
治公韓魏兩世  
晉不為晉也  
魏  
魏秦攻韓魏魏  
自心傳秦何以

此家以水灌城  
未聞其水灌軍  
此是如韓宣惠  
沙也

博覽

敗我濟。取皮牟。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  
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  
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高孽十九  
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祿因  
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  
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  
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  
公子繆與太子肅侯爭立。繆敗。以奔韓。肅侯元年。  
奪晉君端氏。魏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

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歿。四年。朝天子。六年。  
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剗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  
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  
孝公卒。商君歿。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  
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  
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  
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真  
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魏河  
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歿于桑。

世家

卷之三十三

十六



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于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開師三人左右司過二人及聽政先問先王齊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月致其禮三年城部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存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

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前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笑笑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鼓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

陰謀之計其  
亦有分級上  
惡其時人及  
知已言其處  
也



世家

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遂躡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滌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往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凶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

以下文節為君  
使法無王公儲  
心終不可改  
九德

德有威德則物  
集時則和澤厚  
文章

中國所沈各有  
好惡各有是非  
而國與為詳文  
執持物 是之

故者無九凡  
八皆有刑師  
制事得者能  
也道理也凡  
八皆有時功  
業者為道理  
也事無也其  
世固不見諸  
世無王之志  
也

論道如射管而  
是妙品 是也

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王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庠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百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

世家

卷五十二

八

制服則非其言  
制服其言或作  
而文制作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圖成。事智者觀。未形。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

兄弟字之疑的  
樂作之五

止至也。私謂  
成也。

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賚。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賚戚者。各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

謂之書句。意此  
說月卦

八行半法 子書  
或可以問言大  
司說文

雖之謂利其  
之於始後既  
之則名不其  
之物則  
其始之謂言  
以再言相宜  
其言

除其教雖別性  
不三行而也  
會法也 謂也  
子儒學大宜上  
之則其法誠  
言建臣者曰時  
以此代中少師  
既始皆喻也  
其權心不獨而  
能去其日胡服

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恭聰明狗智  
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  
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  
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而佛學者雜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  
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  
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  
以候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

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旣越之  
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  
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  
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  
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  
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  
不能同窳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  
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  
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山以東胡也歐  
亞中九地其  
變亦不啻如昨  
馬氏者一舉而  
而秦漢受其武  
武大至王則而  
相地建波引  
弓之圖行以長  
驅秦中亦可如  
也

是并機何以可  
者取也也其  
以臨者王也  
與周是秦文字  
多也

本五心所其言  
後漢于云胡武  
靈王曰帝德勤  
而胡胡則之  
國其胡胡也  
胡武其朝上  
胡武其朝上  
胡武其朝上  
胡武其朝上  
胡武其朝上

胡寇

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樓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徵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懼之而怒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

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暴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戚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



卷之十三  
三

此不善其地  
在之國及實  
之四時  
之天

二奇字作奇時  
之奇則字奇  
怪服亦有奇時  
之行 七言  
言飾庫山計  
也 不備長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  
便固不必古聖人之典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  
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  
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  
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  
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  
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  
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

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  
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  
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  
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  
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  
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  
丘華陽鳴之塞王軍取鄆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  
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  
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





史記公孫孫  
歐武靈王  
此之所以然

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  
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崩，見  
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  
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  
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  
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  
為使者，人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  
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

二徵諸論各有  
強說之說論似  
主父但曰法中  
後是耳 定實

亂亡之國注  
中此論

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  
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  
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  
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  
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  
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疆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  
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  
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  
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

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矣。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恐府，毋爲渴梯，肥義曰：不可。昔者王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死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怠，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而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

知世受命之

知世受命之

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父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季父執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會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墻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

世家 卷二十二 趙世家 三十一

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  
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  
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王父令王聽朝，而  
自從，窺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  
反北而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  
王章於代，計未決，而縱王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  
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王父令召王。  
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  
圍，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

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  
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赴王父。王父聞之，成兌因  
圍王父宮。公子章歎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  
王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王父。令宮中人後  
出者，夷宮中人，悉出。王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擇  
爵飲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歎沙丘宮。王父定歎，乃

發秦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王父。  
王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  
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歎

御書十九王  
之時有訂文

成兌

力是則也注不

自有味然

周上文林止之

鳴說仁誨叙國

本此子其後又  
於其重而論之  
不一則也  
以主父之賢乃  
以公孫龍故太  
史公深惜之  
李氏

二非字矣

二非字此節  
非字不謂云  
相應 文

西宮字以

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龍未決故亂起以至  
父子俱成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成惠文王立  
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滅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  
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  
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  
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主成  
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  
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  
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

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  
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  
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  
殺豐燕民不疾疫家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  
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  
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  
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  
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  
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

世家

卷五十二

五



論說說之也  
按今為秦國  
秦攻六子解  
也趙伐齊以  
成學和朝足  
以說秦國也

大相等乃注  
文上習以時  
論說其五六  
段說之

言秦攻今國  
謀為與五  
國共成趙上  
六朝也  
齊王以月經  
趙王之先  
言秦攻今時  
秦之攻也中  
按猶行也

恐天下亟反也故微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  
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楚又伐而中山凶今齊又伐而韓必  
凶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凶韓秦獨擅之收二  
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  
秦多說士之計曰韓凶三川魏凶晉國市朝未變  
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涉丘鉅鹿欽三百  
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  
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

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  
非王有巴喻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  
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  
非王有已王又伐齊從盟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  
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  
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  
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殲王之患西兵以禁  
盟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至分先命  
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使而今乃抵舉臣恐天下

世家  
卷之二十一  
七



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縱。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秦殺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秦丘

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魏不能取。十月。廉頗將攻魏。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平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齊曰得國是

七二

三周為正

欽此  
一曰王可此語  
多便

此段故事如  
可其時者老  
不始八日  
斷絕了長安  
為皆去歲  
於字說高

則足完諸款

老婦復

為說不勝而寫

得然如見光

妙

不以少子不足

以愛則則使求

情用

入得此為是  
得此則也  
兩

老婦守身  
得之

燕

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圓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圍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肖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問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乎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

史記

卷五十二

五

有使臣到王此乃用也

志詞固快其美觀亦好

且便得快

此則更急可讀是則不詳

編載從容的况西取成功亦大雖說千是說萬千字是上斷還自待心成者少少而功倍其

此則更急可讀是則不詳

編載從容的况西取成功亦大雖說千是說萬千字是上斷還自待心成者少少而功倍其

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

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子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





襲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  
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備襲之衣者殘也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  
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  
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  
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  
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  
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

蘇合

禮不可改事  
凡此

五等宮也兒  
禮

君臣曰林鴻以  
宜我與河國母  
之天誓乎

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  
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  
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  
得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  
牛田之水通糧盤食上乘倍戰者襲上國之地其  
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  
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  
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  
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



東山白鶴書王  
此兩行字四倍  
代原額不倍字  
或為移定之形

齊時三十一

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  
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  
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  
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  
亭垂涕不見。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  
不能死。固不義一矣。人之秦。不聽王令。不義二矣。  
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  
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  
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沈之。王悔不聽趙

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  
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  
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  
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  
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  
太子成。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祺出。十一年。城元  
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成。收其地。十二年。邯鄲  
屠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成。十五年。以尉文封相  
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



史記卷八十七  
燕世家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史記卷八十七  
燕世家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成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鄆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

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沙門歸秦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亾人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



是時魏已併魏  
魏河以東字魏  
是也魏之師以  
此表

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郟中  
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  
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  
因遣之。城韓、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  
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移攻齊。  
取儼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  
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儼。魏與趙、鄴。九年，趙攻  
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  
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

魏多明於此  
之保魏之下  
魏之臣已見  
其

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  
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  
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北至平陰，臺屋、塘垣、大半、墜地，坼東西百三十  
步。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  
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  
馬尚釋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  
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亾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  
鄲爲秦。

正三歲以見大  
天下傳之信可  
論子而仲其戶  
之樂法遠之德  
行正以念其德  
處成深矣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  
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讓  
故誅其長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  
之凶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  
滅趙以為郡

太史公論趙中家傳及王遷者以遷信讓誅將  
趙宗以遷嘉謂之由太史公此于其秋但以此  
要者趙始一統可也

史記鈔卷之二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  
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  
罷之卒以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  
魏世家第十四

傳者及公之霸者魏或位者傳公之霸者魏傳  
及文侯則魏之子也魏公之印事卜夏及  
段干木取魏與或起學何心其事業無聞已  
未道得一公子無忘然卒自傳言可  
聞不謂信國政而物聞以十德夫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

故事特簡中者  
法經史出何人  
定是古于之



正三歲以見大  
天下傳之信可  
論子而仲其戶  
之樂法遠之德  
行正以念其德  
安成深矣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  
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讓  
故誅其長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  
之凶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  
滅趙以為郡

太史公論趙中家傳及王遷者以遷信讓誅將  
趙宗以遷嘉謂之由太史公此于其叔但以此  
要者趙始一統可也

史記鈔卷之二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  
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  
罷之卒以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  
魏世家第十四

傳者及公之霸者魏或位者傳公之霸者魏傳  
也及文侯則魏之子也魏公也其印事卜夏及  
段于太梁與與起擊何心其事業無聞已  
未道得一公子無忘然卒自傳言可  
聞不謂信國政而物聞以十德夫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

故事特簡中者  
法經史出何人  
安是志于之



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取魏。滅之。以取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

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羹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

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  
生魏廙廙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  
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  
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  
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  
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  
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侈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  
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栢子與韓康子趙襄

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栢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  
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栢子周威  
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  
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  
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  
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  
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





躍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擇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維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文侯愛子夏。經燕客段干木。過其園。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

戚。臣在閭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

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鯀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地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瑣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假于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

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瑣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

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比商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戾卒子瑩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疾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

書韓魏伐魏即  
魏其事而當  
於魏左氏法也  
則  
虛無有少

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疆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滅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于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廛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

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殺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庚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資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比。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洎。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

此段約孟子之  
文則始天曰昔

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公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堯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懼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

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于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

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  
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  
里子伐取我曲沃秦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  
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  
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  
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  
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  
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亾者魏爲從  
主也今衛已亾亾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醜衛

不如以魏醜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  
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  
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  
以爲攻衛醜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  
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醜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  
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  
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  
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成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  
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成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



世宗以定法是  
對初七章

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歿，吾恐張儀辱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

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歿。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子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子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



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子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若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潘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岷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潘王出。燕衛入。臨晉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子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聖使欲聖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喪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





得國有利  
未許去也  
則合於其  
若不從則  
難行也

得國有利  
未許去也  
則合於其  
若不從則  
難行也

用智不如用臬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十一年，秦拔我鄆。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執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執賢，對曰：不如王。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

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凶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



世家

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

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雎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雎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成瘞市不如以生瘞市有如瘞成趙不乎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雎魏王曰善雎因上書信陵君曰雎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雎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

十年以來楚河  
之文既世之第

傳得並道卷五  
一基士克

以下持法卷之  
士論後兵不款  
我望其題

以上古不伐他  
國之勢以下古  
之伐魏之勢  
收於計各地志  
置筆下驅使如

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  
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  
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  
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  
憂戚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  
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  
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  
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  
一弱王內有大亂外交盟秦魏之兵王以為不匹

乎韓匹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  
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  
也韓匹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  
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  
黨而攻彊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  
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  
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  
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

世家 卷三十三

十一





意之法又各變  
國且上言

以下事皆卷之  
音代經一

亂擊政處四四

以下事皆卷之  
音代經一

以下事皆卷之  
音代經一

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焚澤水淮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

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驪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囚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穀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問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掩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厲行頓刃楚

以下僅說韓  
凡其地而歸  
以爲利

建用五批字

趙必集兵昔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天下之國  
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連受  
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  
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  
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其齊使道安成出入  
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  
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  
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  
邯鄲信陵君無忌婚奪將軍晉鄙兵以殺趙趙得  
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辛三十年無忌  
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  
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  
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  
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  
故不若舉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



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道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三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  
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  
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  
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  
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  
宜乎哉。

三晉中韓為弱。而世家所稱。比本末亦無可覺  
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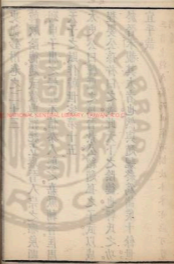
傳書經書是也  
雖十五乃陰起  
也 宜乎







宜平誌



史記鈔卷之二十四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  
 政田和為侯王建勳心乃遷于其嘉威宜能撥濁  
 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予覽四傳世家太史公身其懿仲之下也故說  
 四常賓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其卒有七十餘  
 男而田氏  
 之宗也矣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



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獄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因。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

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婦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釋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宇爲田氏。陳宇。陳文公之孫。田釋孟夷。生潁孟莊。田潁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

以要要之賢又  
得若之善而景  
公賢若也卒不  
能復田氏之權  
此可見民心之  
往人更知之何  
也

夫樂暹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  
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  
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闔與  
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  
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千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  
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  
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  
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  
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

為亂恚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  
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  
子夙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  
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  
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  
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  
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  
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  
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



先下陽字  
讀下一絕字  
法變換 九字

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棗中。置坐中央。發棗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

大約同太公世  
家新制法簡

九字

性史通而當其

在而運時以顯

有見史之不實

九字

四則再政府  
編陳氏也

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昔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振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執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

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

勝。出。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執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驚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田常旣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

齊平公即位所以  
使人之心平則  
百端以成成惟  
也

晉書之缺如左  
晉書文子之  
子魏則孫之子  
晉以下並本此

田常之缺如左  
田常之缺如左  
田常之缺如左

晉書之缺如左  
晉書之缺如左  
晉書之缺如左

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  
自安平以求至瑛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  
所食田常乃遣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  
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  
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  
常讒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  
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  
晉通使且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  
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二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

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  
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  
邠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宣公五  
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  
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  
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  
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  
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  
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

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相公午立相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相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驕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相○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

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魏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



昔日趙攻魏。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偽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

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淡。解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淡。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





朝之善為也  
之善為也

謂之善為也  
之善為也

會言在不言之  
與故也

揚言也  
性以林木  
為物言也

謂之善為也  
之善為也

音文之解  
野之言也  
故言也  
音言也  
亦不誤  
合于說  
性以言  
自宜  
謂之善為也  
之善為也

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亾。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予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蹠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

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問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



齊威王之時  
其後遂天所以  
與公

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

巧之古法代  
軍制位，以私  
能士大夫爲  
計德而致之

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歟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

魏國是也  
大之也  
功不  
得入  
齊宮  
齊

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成侯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

魏國之謀乃於  
韓魏齊楚與周  
自爲功即西  
也而不執諸子  
以魏是也之說  
去故而己而得  
以魏爲之臣

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竊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怨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



臣初氏止領而不用宣王可好  
齊楚名王高碑  
六字已

高代此論以釋  
魏齊秦楚五國  
為字上九  
此是九年建國  
此以立春歸之  
六月初出許事  
謹論也

魏齊楚秦楚五  
國八年相和之  
故曰其後十七  
此其言也高碑  
謹耳之言

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閔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緡桑三年封田嬰

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禍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秦彙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秦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



此之謂也  
此則此國士  
我於此也

此古實而古其  
大有感之也

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亾國實代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

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業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秦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虜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子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卽相秦文亾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



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傷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

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魏。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資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來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閉。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甲爲尊。

自孫王以後齊  
多難而太史公  
本其明堂評此  
如左

齊之強所以成  
能合五國之時  
而東學之四文  
孫王于昔

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亾死於溫。齊南剗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奔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齒器。潛王之遇殺。其于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數家庸太史。數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又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

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數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觀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觀。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



周子之言甚確  
謂李唐王后臨  
入秦人之儲平  
不故傾而下保  
秦破趙於長平  
四十餘萬其年  
王建制秦其年  
秦滅其國而其  
年秦滅周王建  
禮之共飲物之  
飲之全儲可食  
飲之太息也恐  
夫

叙書單文原其  
所以然以始乎  
定之本王建之  
所以然也下者  
成敗豈以情類  
曰略

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  
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  
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  
寒今日凶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  
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  
救凶國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  
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  
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  
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

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  
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秦遂  
東明年秦滅魏秦兵大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  
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  
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  
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  
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  
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  
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



附函以故謂蓋  
以爲皆能往始  
處見事力之重

成王受齊兵可  
觀齊王雖以聯  
法而若王后之  
入也受于款于  
秦之國而周以  
四十年不復其  
石亦止特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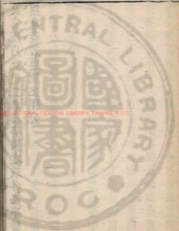
雖亦多感其一  
事有故也

子維叔以已  
能從齊於周  
或于又復自  
故未田氏比  
紀二君也

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  
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  
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王建遂降遷於其故齊人怨王建不登與諸侯合  
從攻秦聽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  
住建其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  
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  
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

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  
然也蓋若遵服兆祥云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四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俸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

論周賢夫史公  
尊孔子極矣  
林德其先黃老  
而後六經何能

此以已暮西人  
在致致意遠處  
之社史何謂其  
一書等語



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鈔卷之二十五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亾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二人同起并為一傳者此篇在草寫陳涉執秦蠹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

與前篇多不一  
得一一同錄  
與有五代遠法  
史記



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鈔卷之二十五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亾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二人同起并為一傳者此篇在草寫陳涉執秦蠹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

與前篇多不一  
得一一同錄  
與有五代遠法  
史記



吳陸遜曰此處  
總有五也

年七月發間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  
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  
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  
計亦死等死或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  
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  
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  
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  
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  
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念德也智思

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  
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  
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  
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  
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  
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  
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



建下皆字是入  
心附附之詞

蘇張大楚也

陳涉自正不四  
出兵向地雖多  
事、無他權欲  
雖不用分敵介  
立其華之助敵  
高太史公叙陳  
涉大亦只為紀  
昔此成故有以  
以下為書法錄

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新籍第令毋斬而  
戍卒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彘即已彘則舉大名  
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  
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  
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  
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  
東攻鉅野苦柘蕪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  
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彘乃入據陳數日號令

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  
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  
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  
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  
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  
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  
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  
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



魏曰即日者

魏于今  
言其是也

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榮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鄆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願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贗爲左右丞。

西政路與耳餘  
情天約同故詳  
所以宜頓軍  
之會

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藺廣將兵北。



狗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  
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  
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  
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  
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  
之時。諸將之狗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狗地。至狄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  
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

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  
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  
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  
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國榮陽城。弗能  
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榮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  
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  
諸將李歸等守榮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



舍與戰田滅火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  
破之李歸等歿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章邯別將  
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  
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縱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鄆  
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鄆陳  
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鄆下軍秦嘉不受  
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歿章邯又進兵擊  
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歿臘月陳王  
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  
陳勝字涉陽蓋曰隱王陳王故沛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  
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  
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  
陳王歿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  
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  
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衆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枝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鄒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枝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

先說宮宮說  
通之說則則  
詳也

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顧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

此說陳涉於魏  
與宋文原其源  
以殺之之故而  
中言之叙于史  
法七曰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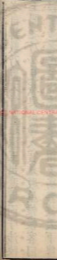
以成其意也  
不意也

此則三代所由  
廢也

此則六經之所  
由本始

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遺戾王  
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  
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  
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國  
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五

成阜之臺薄氏始基編意適代厥崇諸竇果姬傾  
竇王氏乃遂陳后太驥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  
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  
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蘇紂之殺也嬖妲已周  
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  
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其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五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則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成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五。漢書補注。太史公曰。爾之將典。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凶。賢人隱。亂臣興。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漢書補注

漢書補注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五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襄其荆吳營陵激  
呂乃王琅邪休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遣立  
季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旅為漢藩輔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今謂此年七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五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襄其荆吳營陵激  
呂乃王琅邪休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遣立  
季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旅為漢藩輔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  
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極激  
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  
為偉乎

史記鈔卷之二十六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  
興發怒諸呂駟鉤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  
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漢書本此篇全文具叙七王處與徐補  
有次第而止也情不如史記相逐可矣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  
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  
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  
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充禮如家人呂太后怒



史記鈔卷之二十六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  
興發怒諸呂駟鉤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  
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漢書本此篇全文具叙亡王處與條補  
有次第而止也情不如史記相逐可矣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  
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  
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  
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





即明之國紀年  
得春秋例

此說齊世家事  
不齊於春秋例  
以年法取實之  
是亦一說也

魏書志事如左

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卒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劉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典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剗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

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歿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恣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穎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耨之呂后默然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亾酒章追

世家

卷之六

齊世家五

二



第七志者其一  
四召昭昭一  
四士召大將軍  
亦帝則直口耳  
等

唐陳人召十  
魏東諸侯  
等似則人也

唐王許神智一  
書其五法已而  
與大臣議及代  
王為天子而帝  
王還不得立者  
四也  
言有此事許  
已為神也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匹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  
太后左右皆大驚柔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  
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  
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  
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  
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  
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  
父驍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

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  
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園王固善勃請為君將  
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  
將兵使園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驍鈞為相  
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  
許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  
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  
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難兵使臣請大



王幸之臨苗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

南於是齊哀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熾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

朱虛所以首動  
呂氏評在博

欲謀呂氏四百  
之內於是乃得  
而朱虛太尉至  
相其功之大小  
且見天何等事  
力也

朱虛要與漢陽  
起先重子再出  
臨只是討殺勃  
始未非非所以  
勝亡之故也當  
則之

嬰至榮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榮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及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榮陽，聞魏勃本殺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殿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熱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  
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  
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  
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  
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  
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  
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旣罷兵歸而代王來立  
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  
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

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  
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  
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  
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  
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  
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  
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  
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  
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

此段以下通  
一書與此之異

王子卯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  
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  
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  
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佩符  
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  
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  
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菑菑數重無從  
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  
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

路中大夫有古  
則古風

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  
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  
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  
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  
無何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  
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  
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  
追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  
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



史記七王紀  
後漢

紀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地入於漢徒濟北王王蕃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  
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  
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  
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人王宮正其後宮  
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  
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  
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  
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

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  
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  
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  
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  
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  
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  
姦新坐以姦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  
嫁女齊事事沒得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  
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

古齊人與焉  
此宮也

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其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旣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主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旣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

謂偃受金  
齊之能因言  
齊之親屬  
齊之親屬  
齊之親屬  
齊之親屬  
齊之親屬  
齊之親屬  
齊之親屬  
齊之親屬

以齊地  
定以侯國  
十七王  
齊地

歿。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歿。毋後。國人於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旣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





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廷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頤立是為釐王釐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季文帝季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

評諸事既得皆所以及之國豈有味是左氏法  
朱虛與牟二謀有功王家安得以此說之齊之故律其功是首起說也

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季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細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人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灌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於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

齊不亡國後多  
漢書卷之四十四  
王忠以志保其  
國心乎

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  
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  
惠王子以勒侯奉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  
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  
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  
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  
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  
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  
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

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  
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  
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  
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  
反漢擊破殺卬地入於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  
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  
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於漢為膠東  
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



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鈔卷之二十七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通鑑叙何佐高帝大將處計商較高  
事論功行賞處曲盡君臣之妙特詳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讓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錄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

此傳書法嚴整  
可辨

文雖密實有老  
成之極其詳敘  
也主史主文也  
上卷

詳一作詳  
補遺也



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鈔卷之二十七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通鑑叙何佐高帝大將處特商較高  
事論功行賞處曲盡君臣之妙特詳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讓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錄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

此傳書法嚴整

文無害意者史

記之極其詳故

史主史主文也

此一作詳

備載也



便是何之疑也

漢何第一功

據漢王有天下  
信功居多信其  
何所建士故情  
持詳西師

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操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

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

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

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母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

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操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問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



單括居微定說  
印海卷四  
七

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鄴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

何之功三論軍  
給食守土三說  
守三蕭何字相  
龍七

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悅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世家  
卷五十五  
蕭何傳



陸下雖數凶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凶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得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

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悼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

平字由其所國  
蓋乃今相國也  
傳之矣

相國嘗以光祿  
著以三得智謀  
士耳功不難成  
如時懷陰之數  
以無士也存也  
在清書書載  
非能生也乎  
奪之計何莫不  
能於此口共故  
太史公三傳說  
其計為難日  
其計為難日  
其計為難日

天下大悅大歡  
而高祖之怒必  
謂兒矣  
何謂上林物以  
相國上言而高  
帝徒疑其利細  
更何得處前  
所買田宅收  
自乃當先者

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  
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  
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  
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  
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  
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擊。擊得  
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  
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  
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

國賤鬻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  
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  
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  
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  
受買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  
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  
今相國多受買。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  
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歐陽通書上通

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亾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目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跪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

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

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

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

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

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

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

續齊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本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歐陽通書上通  
置田宅數語所  
以明何本意也

刀筆吏則書  
古者用簡牘  
故史官以刀  
筆施



世宗紀本此  
明大散宜生或  
說其再河不如  
大失公節蕭何  
則河必出如正  
在此事不然何  
不曰與水公男  
同功同德

世宗紀本此  
明大散宜生或  
說其再河不如  
大失公節蕭何  
則河必出如正  
在此事不然何  
不曰與水公男  
同功同德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  
何之黥燭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闕天散宜生  
等爭烈矣。

蕭何與蕭何相陳平軍書法大醫同森然燦然



史記鈔卷之二十八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賴何相國。不變不  
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  
二十四。

曹參功名與蕭何為終  
必故若凡世家稱蕭何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  
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  
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  
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



世宗紀本此  
明大散宜生或  
說其再河不如  
大失公節蕭何  
則河必出如正  
在此事不然何  
不曰與水公男  
同功同德

世宗紀本此  
明大散宜生或  
說其再河不如  
大失公節蕭何  
則河必出如正  
在此事不然何  
不曰與水公男  
同功同德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  
何之黥燭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闕天散宜生  
等爭烈矣。

蕭何謂留侯陳平軍中書法大醫同森然燦然



史記鈔卷之二十八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賴何相國。不變不  
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  
二十四。

曹參功名與蕭何為終  
必故若凡世家稱蕭何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  
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  
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  
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



本句先略後以  
又詳後便為妙  
為詞經句法妙  
在言不覺然也  
隱字則字是疑  
細考

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  
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  
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  
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  
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  
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  
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咸。咸公屬碭郡。其後  
從攻東郡尉軍。破之。咸武南擊王離軍。咸陽南復

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  
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攻陽武。下  
轅轅。緜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  
鞏。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齧。盡定  
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  
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  
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擊章平軍。



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橋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責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礪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秦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杜天疾反於衍氏又進破取

此時劉邦有少  
見此二歲十高  
我功多如利武  
身定之 同時

按此四則皆得  
當四則在楚信  
信為再王參  
子參王參者曰  
參信從馬更王  
參信從相印中  
參信守四則  
參信守四則

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葦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遊軍東張大破之圍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鄗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而令參選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遷定濟北郡。攻者澤陰平原高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

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穰將張春軍破之。蹀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蹀布軍。大破之。南至斯。遷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儉御史各一人。奉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

以上得此項功  
以下詳相參及  
代蕭何爲相國  
本末



特著七十城以  
足所以酬參者  
自不為齊也

何之公春之則  
兩地皆者也

參之微時  
有節且為功  
封之日也

何能而獨為  
參春之則以  
如何之則以  
以何人則得  
者之古也

此書之言也  
本為建何言  
大詳也蓋其  
實于之故歸  
殊論言之也

桓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  
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  
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  
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  
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

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徵時  
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歿所推賢唯參  
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  
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  
醇酒御史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  
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  
之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潘何的來是夫  
少得幾聲是乃  
飲醇酒乃大飲  
入醇酒又醉醉  
史寬和之推入  
知遇正至首第  
二百何若此類  
也舉實好文典  
不置 云云

古語參何馬  
注軍七

此處事有未之  
所以中何法或  
故飲飲酒自飲  
設或皆有年者  
而民飲其酒實  
清淨事一四字  
一處之大特也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  
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  
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甯為中大夫惠帝怪相  
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甯曰若歸試私從  
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  
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愛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  
甯既洗沐歸問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甯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

讓參曰與甯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  
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  
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  
今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  
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蓋  
懿侯子甯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艱若盡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  
甯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季文帝立竟為侯立二十





得替純有考不  
是然休是齊正  
九得莊體太史

公及齊遠黃七  
若及 勇明

極言合道但則  
一字獨一言極  
合道也 勇明

九年卒。謚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  
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  
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  
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  
中宗坐太子歿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年卒蓋為前族

子時定及有

二十三年

中華民國

大其公

此情以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故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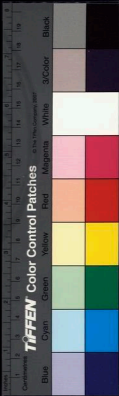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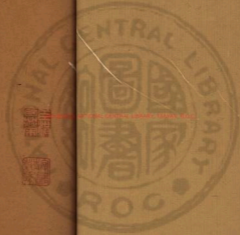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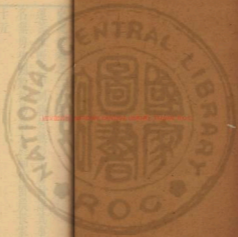


史記鈔

卷二十九之四十



名業功...  
 十五  
 習族承見者其夫...  
 王...  
 千...  
 德...  
 以...





史記鈔卷之二十九

運籌帷幄之中。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



子以鐵錘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  
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  
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敗之。為其老。懼恐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

十

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  
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  
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敗之。為其老。懼恐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

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  
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  
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  
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  
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  
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嘗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皆受者其後  
也高五萬人其  
言者以陽年時  
當擊之詞也  
陽城諸山其  
不可不分其  
也四者皆心  
持者能之法  
也陽擊不勝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  
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  
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  
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  
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  
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  
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  
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  
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

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  
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  
萬人擊秦燒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  
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  
令鄼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  
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  
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  
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

咸陽。秦王于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繭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臣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

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鯀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十。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

定時諸漢王均  
自下地而王良  
始策天下之勢  
方如鴻肉而足  
之百五者漢王  
此誠一則楚陳  
道口擊其不處  
而顧之心一則  
故漢而空反書  
以促其北師之  
戰  
子房自沛定前  
雖情易轉以成  
於心下漢王  
漢之所以勝楚  
之所以已在說  
一書

其漢之不在只在  
其教言于楚陳  
奇者歸而三代  
以下罕有楚爭  
人物則千古且  
是眼者楚解漢  
之  
強臣一生得力  
在解太史公一  
是道漢說也  
太史公見得小  
明故說得如此  
新法非後世史  
官所及也

世類

襄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  
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  
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  
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  
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  
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  
以為疾又殺之彭越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  
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越  
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解鞍而問曰吾欲捐

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  
布楚集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  
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  
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  
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嘗為畫策臣時  
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彘陽漢王恐憂  
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魯湯伐桀封其後於

十一  
卷之九



管仲相不  
能令一著

不可不也  
有八  
明矣  
謂者  
是乃  
是江  
漢若  
合三  
事為  
一表  
是  
文

世錄

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  
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錫之地陛下誠能復  
立六國後世早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  
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  
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  
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  
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挑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  
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盡此計者陛下事  
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

籌之曰管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  
之威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威命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  
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  
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  
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假革為軒倒

世錄  
卷三九  
何處



此三事亦可合  
為一大書

漢書見六國  
後一節律法也  
是時小文雖卷  
後可也至此則  
諸臣正已各舉  
士而守其法且  
定三秦天下矣  
所謂爭者獨楚  
耳楚宜歸六國

六國後是時書  
楚約而散其人  
也可分於子房  
八強亦非過詞  
論  
則印綰印何嘗  
置高祖之知人  
海足以明聖人  
之能哉子房

一在出陰書一  
在項羽事為兩  
書漢之所以王  
天下楚之所以  
亡其國畫之更

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  
假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  
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  
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誰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  
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  
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  
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  
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  
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  
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策  
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感德論沙中  
語李光議及  
謀反乃與  
聖野而  
謀之制行  
論使玉時  
必高善  
心非善  
上下而  
論者必  
於此不  
有使是  
惡與善  
故其  
高善又  
論則  
以等  
以風

曰始臣起下邪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  
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  
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  
在雍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  
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  
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  
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  
平生過失及謀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  
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  
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  
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  
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為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  
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雍





胡苑之制全時  
擇古

留侯者子房子  
功成之後為就  
尊法

陽。雒陽東有城阜。西有穀。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殺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盪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留侯的事實是  
最有益神之處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因請宜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臬

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全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自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輻車。卧而聽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

以太子監在國  
中府國事也我  
朝咸知此理則  
宜以太子監國  
即此也

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  
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  
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  
病甚楚人劉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  
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卧而傳  
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  
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  
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  
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顏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  
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  
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  
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  
死故臣等來耳上曰頗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  
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吾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





此歌淋漓可壯  
大奇

可足史所載者  
少而詞意者多  
天

托而進之曰故  
徒也

後漢一既謂處  
首紀了老人一  
既多試或謂或  
合微其

史記亦有言  
皆作傳

得如黃石者  
此近性非拉則  
高深矣故之堂  
堂而作

論語精義  
易物也

博家

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趣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

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饋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卅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歿，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

世家

卷五

留侯

十三

老人此書一  
而或于房說如  
我教自神以導  
當世君子事修  
平下以

清古之言

所見老父平書亦可怪矣高祖難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善策惟  
慎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  
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鈔卷之三十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  
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功名太史公通篇以奇計四字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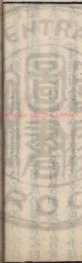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  
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  
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

史記抄卷之三十  
史記抄卷之三十

老人此書一  
而或于房說如  
我教自神以導  
當世君子事修  
平下以

漢書之古

所見老父平書亦可怪矣高祖難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惟  
慎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  
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鈔卷之三十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  
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  
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  
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

史記抄卷之三十  
史記抄卷之三十  
史記抄卷之三十

令人思慮太死  
公獨非如是

注負誠孫婦  
皆用事實以  
論理實物又何  
有疑之

非杜時使有相  
天下無處

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  
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  
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  
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  
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  
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

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  
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  
起而王陳使周市畧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  
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  
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  
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畧地至河上陳平往  
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

此本史公傳建  
身而獨委其如  
畫

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  
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  
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三十鎰居無何漢王攻  
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史陳平懼誅乃封  
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則行杖劍亡渡河  
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  
寶器日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解而佐刺船船人  
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  
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

一初軍長官  
軍中長官

降漢始漢平已  
不中俱得門等  
歸漢安社稷

謝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  
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  
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  
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讓曰大王一  
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  
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  
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  
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譏陳平曰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



此語亦令人研  
下數道是實

一葛林子以此  
二句了乎一立

直捷乎幾終不  
凡指此高

世家

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亾歸楚歸楚不中又亾歸  
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季已之行而無益  
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手楚漢相距臣進奇  
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  
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  
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

高帝前人如神  
謂

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  
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  
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  
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採者願大王用  
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  
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  
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  
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  
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

世家

卷三十一

陳平世家

四



不厭繁其詞數  
其長之章

慕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  
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  
者不來。然大王能僥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  
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  
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  
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  
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

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  
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  
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  
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  
昧等。項王旣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大牢具。舉進  
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  
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  
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  
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歿  
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城東門楚因擊之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  
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  
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囑漢王漢王亦悟乃厚  
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  
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  
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  
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  
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  
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  
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  
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  
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卷五十五  
陳平  
以說韓高帝之  
言後八言第一

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却迎道中高  
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  
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  
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  
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  
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

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  
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  
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  
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  
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  
問者兵數起多凶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  
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  
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

世家卷之九  
高祖本紀

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林下曰陳平承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類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諫之未至軍爲璽以節召樊噲噲受詔

元六國封典何處車號二區月二千戶同一書法內也

陳平所以能脫內信書食其以馬入于左使之入也

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林下曰陳平承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類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諫之未至軍爲璽以節召樊噲噲受詔

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類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養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因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奉惠是後呂類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奉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徵時兄事陵陵少文



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讐，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旣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

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頴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讓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

陳平讓呂氏物  
右國史卷之五

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頰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頰之譏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

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



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殺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蓋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畧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袒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厭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秋戰功大盛與  
帝令賜賜中官  
有封通字為  
字所封字官殿  
漢書



史記鈔卷之三十一

諸呂為從謀弑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  
亞夫駐於昌邑以尼齊趙而出委以柔作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

士史公叙將法  
戰功古今絕綱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  
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為沛  
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輿方輿反與戰  
邦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遂軍雷及蕭復攻碭破之

世家

卷三十一 絳侯



秋戰功大...  
有...  
字...  
...



史記鈔卷之三十一

諸呂爲從謀弑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  
亞夫駐於昌邑以見齊趙而出委以柔作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

士史公叙律法  
戰功古今能綱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  
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爲沛  
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輿方輿反與戰  
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遂軍雷及蕭復攻碭破之

世家

卷三十一 絳侯



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  
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繕以往至栗取之攻譙秦  
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灑陽下鞏城攻都關  
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  
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戚下爲  
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  
初起沛運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  
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  
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

社先登攻潁陽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  
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  
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  
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  
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沂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  
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峽關轉擊項  
籍攻曲道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滅因東定楚  
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

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河符世世勿絕食祿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砦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

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固因轉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黥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虜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蒯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

一乃收檢高祖  
之事

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本強敦厚高帝以  
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  
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  
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  
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  
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  
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

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  
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  
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父之卽  
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  
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  
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  
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史官因誌此  
言方今幾世  
物古而今世  
變

向車也不取  
言廉按使之  
子亦約太子  
國上中謂月  
家從物也太  
官僕乃漢事  
官內口論事

獨言不相合  
害

自是知先高  
相計自是知  
小位是也  
八亦有則  
許自能言一  
降伏一生

從理得理也

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王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高之故獄吏執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繁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目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八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賢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賢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



傳後於法士史  
於作事並子  
他書

之有罪孝文帝擇將廢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視絳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

以將軍之統其  
難固自是而中  
始在東漢武  
馬與善宜器  
太史公叙用去  
如善行不誣  
傳八丁

遊人即非統

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  
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  
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  
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  
北，屯昌邑，漢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  
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  
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  
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敝，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大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  
項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阪太尉使備西北，已而  
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  
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  
數千人，入屯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  
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  
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使置太尉  
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  
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



如卿曾亞夫為  
其行常不使時  
感亞夫為其容  
相與也

高唐士清者  
非敢不足耶  
之實其誠亦  
之耳

置我不知者是  
豈有別意以視  
亞夫乃始則于  
色故曰快快  
少主位則亞夫  
不善處也

置我不知者  
也王有官天  
下故曰置官

世家

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矣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願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

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樽，條侯心不平，願謂尚席取樽，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

世家

卷三十一

梁侯

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言不活則終  
漢自有全建  
封位  
千古見之猶為  
氣蓋其父子而  
趙趙地如越不  
可於其不遠  
反者會當其耳  
陛下何當言之  
有必人語然終  
則耳也  
太史公好獄吏  
處多惡獄由言  
則言法在因之  
後故耳也

魯水一句結  
可免其苦之獄  
必供其罪臣王  
信之封而景帝  
之後其信而景  
王與太后以計  
中略說而後行

世家

子事連汗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  
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  
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  
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  
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  
不得死遂入廷尉囚不食五日啜血而死國除絕  
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  
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  
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

果餓歟歟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鄒朴人也才能  
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  
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稷直易有加焉足已  
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世家

卷三十一 紀漢

九





史記鈔附卷之三十一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打頓。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太史公曰。梁孝王難。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史記鈔附卷之三十一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借  
擬之事稍衰賤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  
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  
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  
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  
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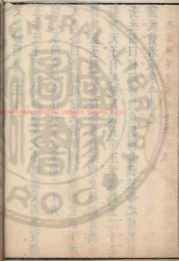
五宗世家注謂狀不足觀也

此書通考卷  
五宗八十三



三王之封無制  
秦漢皆自封漢  
魏上下皆封魏  
夫夫大分封制  
其文詞明庶不  
虛其詞也

世家



史記鈔卷之三十二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漢之制謀必移如此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  
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  
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

世家

卷三十二

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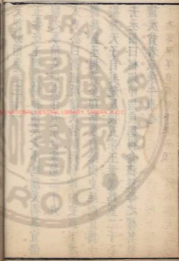


三王之封無制  
秦漢皆自封漢  
魏上下皆封魏  
夫夫大分封制  
其文詞明庶不  
虛其詞也

史記鈔卷之三十二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漢之制謀必移如此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  
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  
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



奏次有為  
今古無而  
謂其有耳  
謂者或為  
去古正禮  
其也

中為書者即如  
史記漢非謂  
馬守志事等則  
對十本名之下  
他或見者為  
而下按安行  
正事可見

此則古今所  
之則竟古未有  
故史記公明釋  
之以存一體不  
疑其管也 為非

即今如會書  
之制

味歟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味歟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大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味歟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彙懷中野無以懼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

以自怠虧應朕崇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郵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味歟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悉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



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敘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

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威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鄆襄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前漢三月己亥  
下為書臣臣下  
兩漢而漢天子  
兩漢之書三月  
丙子可見當時  
君臣禮答最遠  
自己書臣下丙  
亥二十三日

漢中叙建漢典  
制即云帝即命  
覆表禮

古禮致伯會朝  
未與人見三五  
會封古禮致伯  
有封侯是制之  
禮宜也

世

世臣請立臣閔臣且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  
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  
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  
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  
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群公不

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  
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  
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  
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  
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  
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  
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

世



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有瑩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燕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且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

未奏未央宮雷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克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許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

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宜至尊也  
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  
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  
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下入四月  
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  
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爲  
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  
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  
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

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  
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  
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  
圖俾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  
不滅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

請以高祖之  
金身九次於  
此說請次則  
可自漢書  
同爲古物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于且  
爲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鞏弼氏  
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  
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  
旗奔師鞏弼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便  
德毋乃廢備非殺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  
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于胥  
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  
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毋伺奸佚毋通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  
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  
之

右廣陵王策

五經時說  
書文未定  
手刻本  
想早者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譽。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齊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史記鈔卷之三十三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以詳論叙事時之變體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魯論有新約。其  
工雖若斷若連。  
絕者入抄。其  
此文如神。其  
此可以意。其  
以三。其  
借由。其  
不。其  
令人。其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齊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史記鈔卷之三十三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以詳論叙事時之變體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魯律有新刊鈔  
工銀若新舊  
絕者八抄  
此文如神  
此可以意  
以三書  
借由新元  
不謂此  
令人使快

論由之與而欲  
有者而欲無轉  
則物與月一如  
又以其善之不  
能而疑陰陽平  
之天嘆及趨而  
與近世之無狀  
乃得以此得志  
以善惡志名  
亦有分而辨其  
罪夫云云

聖命名各四考  
是為中大明錄  
文

死節

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  
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  
夷之意暗然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

宋蘇軾之

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及餓且歎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藜易粟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怒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歎于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列傳

卷五十三 伯夷



情仁者行四下  
上丁千古百賢  
流於世誠無偽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  
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  
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

古又道人道  
不同一非其  
道也

世風薄而清士  
見者欲往其  
食則棄則亦何  
真善善人而欲  
成，故假為善  
人也奇絕之善  
也

本史全言及齊  
不能無惡得孔  
子言之於世事  
若由允美至高  
而不少假死款  
後世無謂為美

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  
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歛權衆庶馮生同明相  
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壙滅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以經行之名者  
必附青雲之上  
此則一區大害  
莫不知其利害  
足不相實而引  
由是事少味矣  
賈島

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宋人謂太史公作史傳誇耀是為合試觀之  
論言天道無私意若其以史論其見聞者嘆之也  
中書各無所好決非欲生較重以君子之正論  
新之也一為之中精餘必善極文之變而不說  
於聖人可謂聖史矣用前  
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保論其亦自發其  
感憤之意文格  
妙處在難引經傳教若出諸已而從橫變化其  
詞其端尤特殊詭復人乃有取正伯夷傳者然  
矣用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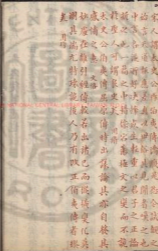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三十四

晏子儉矣夫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  
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  
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  
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  
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為管仲因焉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

此得讀明白清  
字能可尋  
可引孔者即  
也

我語宜逐逐  
知以仲子為  
之知人以計  
關仲之功宜  
足小傳則得  
文



以經行之名者  
必附青雲之上  
此則一區大害  
莫不知其利害  
見不相實而引  
由是事少味矣  
賈島

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宋人謂太史公作史傳誇耀是為合試觀之  
論言天道無所好決非欲生殺重以君子之正益  
中書各無所好決非欲生殺重以君子之正益  
新之也一為之中精徐必善極文之變而不說  
於聖人可謂聖史矣用前  
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保論其亦自發其  
感憤之意文格  
妙處在難引經傳教若出諸已而從橫變化其  
詞其端尤特殊詭復人乃有取正伯夷傳者然  
矣用時

史記鈔卷之三十四  
晏子儉矣夫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  
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  
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  
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  
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因爲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

此得讀明白清  
字能可尋  
可許孔者即  
也

我語宜逐逐  
知以仲子魯  
之知人以計  
關仲之功宜  
足小傳則得  
文



五男知字而  
以知我者說  
于鮑之

以上鮑叔鮑叔  
之賢以答鮑叔  
之禮

子鮑叔管

建月六四子

鮑叔與管仲  
仲之善鮑叔

鮑叔一說  
仲之心

列傳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弒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十四年一以管仲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相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相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相公欲

列傳

卷之四

管仲

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置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衛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

晏平仲嬰之墓  
而大文公傳言  
不主  
一曰。縲紲。晏子  
生乎  
宣公九年。晏公  
結文。多川。此注  
在左

平仲初。後。因。以  
說。靈。公。之。初。嘗  
取。二。執。事。後。入  
於。六。有。致。主。書

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遂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

晏子之事。其及  
而大文公詳載  
以有深意焉  
曰。其  
此傳。及。載。越。石  
父。及。御。者。二。事  
與。晏。子。仁。而。雖



下人疑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管仲

管仲是善哉說

民議始如子說

其始曰仲

晏子之不討罪

氏權不足也說

亦非先說之可

故以無事責之

而中

三夏字一四字

與二戰字一戰

字則釋學去陶

性勢權釋釋釋

與五文百字矣

管仲一既相似

之說

與夏字與上夏

字與上夏同此

願用正古其見

或必為而力說

高禮及其後字

可見之矣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為尾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

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

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

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

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

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不先之性中而計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

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

鞭所忻慕焉

太史公作春秋與洲人列傳高昌洲舉晏本古

得自與與我之左情則某十九盛行于世者皆

不論也 嘉德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史記鈔卷之三十五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捨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太史公合老莊中韓為一家而惟老莊為深遠大較得之然其說不確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蓋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道里編狀符也

論大工紛之重



史記鈔卷之三十五 老子韓非

史記鈔卷之三十五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捨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太史公合老莊中韓爲一家而惟老子爲深遠大較得之然其說不確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道里編狀符

也

論大工抄之重



老子只說結果  
自家一點性命  
虛無處

老子論氣以其  
可見地能通于  
物之外

史記云孔子未  
五百年而史記  
與孔子通已不  
能定其始末如  
此

持論若于一向  
結上教後且以  
自說河漢相處  
乃老氏千古衝  
雲也口柱

見說此語以贊  
老子亦覺醒也  
固時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  
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  
之見周之衰適遠去至闕闕今尹喜曰子將隱矣  
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適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  
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  
養壽也自孔子歿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  
各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  
假假仕於漢奉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卯太  
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





大文公林在子  
之學未之知而  
其文自滿亦可  
愛

以傳孔聖微言  
隱而顯也

喻詞直語其情  
宛然

適已快志而後  
相言凡 編注

按此子與  
陳之說其  
意與孔子  
言

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  
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  
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  
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  
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辭辭指  
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  
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  
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  
我寧游戲污淪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  
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  
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



韓非持法事成  
少國正說第一  
篇可夏

言人主臨事  
任用是非者

齊桓公二十  
九年可也  
成也

夫子後世下時  
中韓之徒切名  
皆有性情說韓  
非始人乃韓氏  
致極厚切實言  
出而不取以文  
韓文非者善也  
六二五

主刑名著書二篇。說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竟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

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歿于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



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亾。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

多而久之說  
說者多而得  
其文也

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察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



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  
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溥。深  
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  
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  
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  
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  
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  
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盜。其財。其家  
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  
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  
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  
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  
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  
穢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  
瑕見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  
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  
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孛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



非中或可卷而  
不與空處得也  
深言之也一氣  
則均

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  
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  
君曰是嘗嬌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  
之行未愛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  
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  
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  
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  
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

至秦秦王見孤憤五霸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之遊或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  
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遁遣非使秦秦  
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  
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  
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  
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  
人教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

樹以樂殺一  
即罪不可道矣



此皆各論其人  
之事而觀之似  
一言以文字之  
妙則甚

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  
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  
自然申子甲甲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慘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史記鈔卷之三十六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  
苴列傳第四

列傳傳以兵法爲參詳畧可覽焉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  
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  
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



此皆各論其人  
之事而觀之似  
一言以文字之  
妙則甚

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  
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  
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史記鈔卷之三十六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  
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  
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  
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



五表下滿以  
加刑數也

此等是情以  
一三事之氣使  
之能施於約  
也

讀作律讀  
也

此等是子新說  
讀之愈以愈  
知有之事讀以  
度不可行矣

問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  
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  
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  
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  
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  
人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定夕時賈莊乃至  
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  
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忌其家臨軍約束則忌

其親投枹鼓之急則忌其身今敵國深侵邢內騷  
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  
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  
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  
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





得必有此一書  
然受第訓書  
注行明尚能之  
似思大章

狗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大會井憲飲食  
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  
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  
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亾封  
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  
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  
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

苴苴發疾而歿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  
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  
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  
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  
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靡深遠雖三代征伐  
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  
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  
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若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鈔卷之三十七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  
身外可以應變君子北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  
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  
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史記鈔卷之三十七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  
身外可以應變君子北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  
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  
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晚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圍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歿，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鄒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



三知先說了以  
法實甚甚老宜  
對之以物對略  
外也 大信

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

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圍者，不搏撻。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孫臏兵法  
孫臏兵法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蹙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此竈田忌所佈  
自齊至魯約  
六百里計其  
軍速或實于此  
各情境理如可  
驚可嘆也

此是足得略中  
所計誤了九天  
之上動于九地  
之下蓋不徒以  
石之謂而解者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凶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今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此書本論軍之  
言而說士故言  
是謂之說士

情者言說說說  
事也

風口說說平口  
廣說在得字言  
後者指向上籍  
子又說起以說  
說說事也說得  
可也說說言說  
不知說有說說  
合得字言

善其說所以得  
士之心也

列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恐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藺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藺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歿。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

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



李在河起而  
好也而此言其  
廉平之公節廉  
宜其性上舍而  
因致立功名故  
自稱節節勇也

李在德不在河

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歿於敵吳公今又吮  
其子妾不知其歿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  
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  
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  
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  
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

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  
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  
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  
卒樂為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出皆吾下而位加吾  
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列傳 卷五十五 魏子吳起





起之入楚多戰  
始大史公爲度  
語以丹次之而  
不及其治與合  
戰之略情狀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  
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歿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  
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  
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齊秦壤界臣竊  
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  
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  
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

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  
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  
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  
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  
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  
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  
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歿宗室大臣  
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  
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

尹盞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夾宗或  
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遵孫子十三篇吳起  
兵法世多有故弗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  
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麗洞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  
刑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囚其軀悲  
夫

史記鈔卷之三十八

維建遇護爰及子胥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  
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  
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  
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妊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

伍奢適子員而  
請此而悉括如  
至行可令人患  
明此舉矣  
伍奢有子伍尚  
多改恰其家  
方家十國有  
子野有夫者  
國世家之載  
似可尋

尹盞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夾宗或  
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遵孫子十三篇吳起  
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  
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麗洞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  
刑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囚其軀悲  
夫

史記鈔卷之三十八

維建遇護爰及子胥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  
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  
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  
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妊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

伍奢遺書稱曰  
請此而悉指如  
坐行可令人悲  
明此語矣  
伍奢有子伍尚  
多改恰其弟  
方事十國有  
子胥者夫者  
國世家之載  
似可尋

自古太子臨此  
於此而得禍  
或成者衆矣

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旣以秦女自媾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譏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躡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譏太子於平王。因曰：王

奢據城父司  
爲三桓魯也

爲之說正也  
不如此土權也  
據城父自具小  
備其害而和權  
則士之力強國  
則國於楚漢不  
當立奢取諸侯  
無爲戰之于市  
還而據見可也  
不知出此而引  
兵入師其害再

獨奈何以譏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自爲人剛。戾恐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有不忠者皆死

一人二成一個

此見得非謂以

是也若實真如

恨此極然其為

也善為善也斷

四等

但會得此則成

是謂何者亦則

非之也新也

九

太子之奔晉也  
所以謂之可謂  
也謂之奔之謂  
也子能與

此一節極其極  
工

父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  
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  
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歿何益父之歿往而  
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  
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  
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  
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歿尚既就  
執使者捕伍奢伍奢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  
進伍奢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

之凶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  
奢與尚也伍奢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  
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  
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  
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  
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  
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奢  
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奢遂與  
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



楚國為武王  
徐阿若乃建公  
子光之弟也成  
內難可謂忠子  
於子光後欲逐  
已報父之仇也  
及成人故父之  
仇於子光為罪  
之輕也 且之  
不登其後而詳  
實得謂誠也  
子光一勇且又  
不事王後而還  
歸于野以難不  
是其也 不方光  
之六叔也何

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充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充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充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充公子充謂吳王曰

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充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充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充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



不引自為此書  
臣而特軍事諸  
及其國方內亂  
事亦可知也

此段與吳對言

雖其後而漢廷  
之明故力不而

楚亦伐吳

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  
亾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  
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  
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  
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  
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

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  
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  
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  
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  
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  
出亾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郢公弟懷曰平王殺  
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殺王與王  
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列傳 卷三十三 伍子胥



子之不行宮既  
女與也。齊史  
既為臣。而  
使其室。王天  
而石。地之。皆則  
子齊。亦可已矣  
而。至。與。平。王。戶  
其。已。甚。矣。齊。史

申包胥言也  
道。此。語。可。謂。一  
生。勤。業。之。史

申包胥言也  
道。此。語。可。謂。一  
生。勤。業。之。史

子之不行宮既  
女與也。齊史  
既為臣。而  
使其室。王天  
而石。地之。皆則  
子齊。亦可已矣  
而。至。與。平。王。戶  
其。已。甚。矣。齊。史

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  
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自  
與申包胥為交。自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  
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觀之。三百。然後已。申包  
胥亾於山中。使人為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  
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灰人。此豈其無天  
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  
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  
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  
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  
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  
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  
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  
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  
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





吳復大來乃去。雖徒於郟，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歿，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歿。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

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歿，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晝夜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歿，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

公孫位子外之  
宰以計說連之  
而齊以罪誅  
之也居  
謂楚齊打也一  
看以之可謀也  
如吳之出而各  
其子于齊不許  
謂政引 述之

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越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世此商之所以興周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凶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譏曰子胥

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大有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彊謀沮要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懼謝伴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越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此止未聞說  
實者 述之



子胥言楚如吳  
則其害時或若  
存上下之體必  
多不當乎遂與  
此說之而由與

伍員說吳楚于  
平王亦應據以  
信焉 卷之

以下連次兵項  
以中物影之好  
而以吳子齊  
則事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  
子以此劍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讓臣極爲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今若父亂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  
立我以爲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  
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  
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  
器而扶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  
也乃自刎於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  
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

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  
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  
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因此大會諸  
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  
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  
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  
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  
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  
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於士

太史公專用大  
勾踐報事

人以太子建之  
子勝歸當于君

白公爲文親仇  
必已爲正畫志  
西子于齊齊經  
則也太史公附  
論一段正以例  
見于齊正長河  
春秋

白公爲文親仇  
必已爲正畫志  
西子于齊齊經  
則也太史公附  
論一段正以例  
見于齊正長河  
春秋

太史公以有  
見其事

東坡志林載的  
是不可喻

人稱了齊志于  
春秋則知其

殆有意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璆、覽  
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  
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  
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  
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  
鄭之仇，乃子西也。」感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  
「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  
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  
子蕃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

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羗昭夫人之宮，葉公  
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  
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  
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  
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  
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  
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



此以幾功名其  
如己之言 宜先  
于青以垂成切  
約公不為故取  
心書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自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  
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員後宋之權也其在世也為諸客之權也  
壹衣全自負身錄智燕官錄考 元及  
諸子齊不志舉也後一清字叙夫至漢父錄也  
與而無亦舉和錄也中也符漢石錄也趙王與  
心歸也白余漢父歸也錄和事之問也也

史記鈔附卷之三十八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  
弟子列傳第七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  
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  
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鈔卷之三十九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秦公後世遵其法作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  
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  
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  
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  
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  
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



史記鈔卷之三十九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秦公後世遵其法作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  
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  
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  
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  
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  
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



莫謂常也言親  
增美相味香軟  
又得言酸味不  
去又增香酸味  
物：生香不具  
不足奇也言

四節漸入秋其  
自叙之意

秋有以事王二  
過院事以少言  
其意言秋行其  
倫也

列傳

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  
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  
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  
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  
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  
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  
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  
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

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  
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  
公以帝道其志不闕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  
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  
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  
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  
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該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  
公公與語不自知都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





君臣合謀如刑

執高社稷法始  
本如五

死

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驥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奉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奉公曰善其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以上諸十餘行  
與商武靈王變  
制取法同也

刑

卷三

商君

三



執得電雷

此句新制特  
發也

有二男不別  
為法者一人  
無所謀

傳云軍法不  
問時言家老  
入受降不聽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  
易禮而亾。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季公  
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  
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  
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闖者。  
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  
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

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  
雖富。無所給。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惟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二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  
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  
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  
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  
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



古本說者即  
上言不便之  
人

大良造春元  
第十六卷名  
也

魏云魯為天云  
蓋魯有節字  
也

前古十年魏高  
居始末也張青  
五年以行法之  
日也魏也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  
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  
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  
縣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  
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  
復犯約。刑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昨於秦公。

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  
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秦公曰。秦之與魏。譬  
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  
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  
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  
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  
侯。此帝王之業也。秦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此十子即前十年也

此段明於成初  
然有法通方多  
明有數得勝後  
正論文章

此段說商君  
正言文章

子卯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卯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被伏甲士而襲虜  
魏公子卯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  
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  
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  
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  
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眷  
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

孟蘭草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  
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  
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  
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  
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  
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  
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管如



魯衛矣。子觀我治泰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亾。君若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鄰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敝荆國之禍。發微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欽。聞諸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著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殺大夫。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存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闢。非所以為功也。刑黷太子之師傅。殘傷

此下一切應為  
五殺大夫  
五殺大夫



史明說事明倫  
五取大夫相从  
禮記

禮記  
五取大夫相从  
則中相又

是宮商法有此  
一書經二  
禮記此見如禮

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効上也捷於今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  
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遵从以詩觀之  
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  
殺祝懼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  
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  
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駟乘持矛而操闞戟者為  
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

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  
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  
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  
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  
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卒公卒太子  
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  
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  
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



之敵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怒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季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

如知成王得在  
未聘禮之說

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率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詞文隨之事  
使秦王之心歡以益堅其用霸之志見霸之法  
效耳





史記鈔卷之四十

天下患衛秦母厲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  
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之說六國大畧各因其情以為攻或為說  
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思以割地說之  
韓魏弱於秦弱遠矣而患者韓魏也秦則  
燕趙隨之於先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  
於秦為兩天之國也韓魏事於秦先王之略  
以從秦母之北秦則師事於秦先王之略  
而六國者既以入於秦之控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  
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







史記鈔卷之四十

天下患衛秦母厲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  
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之說六國大畧各因其情以為攻或為說  
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思以割地說之  
韓魏弱於秦弱遠矣而患者韓魏也秦則  
燕趙隨之於先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  
於秦為兩天之國也韓魏事於秦先王之略  
以從秦母之北秦則師事於秦先王之略  
而六國者既以入於秦之控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  
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



又按六國及出  
御制卷之四  
其言禮樂之說  
而詳其至者也  
國室三精則異  
必矣近述六國  
之衆而又南北  
相與幾十里望  
其服背相擊也  
得乎或曰則制  
秦八何一十五  
不不說東遠其  
居居山山燕秦  
漢漢西入秦  
高從中制之也

說燕只見卷七  
高之之有似同  
為說易於動人  
聽耳自勝

東山為合攻時  
高強其後李于  
之遠厚于能附  
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張氏之解  
從六國自斷也  
云云

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  
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  
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禍觀之曰夫士業已屈  
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  
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  
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  
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  
塞之國破山帶渭東有闕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  
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效可

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  
翬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  
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  
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碣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  
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  
婁梁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婁梁矣此所謂天  
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燕以趙為捍其  
先令在於趙以  
為使之始  
燕而沒有節成  
說趙以招秦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楚，澠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歿，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相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



連下五民言不  
安字不從是言  
文 文意

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當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楛袖之國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末而齊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

此言極計于秦  
則此一類  
此言極計于秦  
則此一類

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齊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手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



趙所是者  
不支而  
趙趙觀以情秦

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



秦四計書  
下如得塞者于  
置路處：在前  
亦書矣 四計

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竿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妓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日夜務以秦懼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執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謔屏流言之迹塞用窻之門故尊主廣地殫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





死作

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  
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  
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秦惠王使犀首攻  
魏禽將能賈取魏之離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  
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  
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陜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轂子少府時力

門 此者之發秦攻

三程田甲名

八種俱實鈔

各 第一作眉以  
秋為晉國之  
云言其胸背  
無新之  
攻事也之為  
為謂雙前之  
外也也

六國皆稱遠近  
秦王言之為  
力也也也

韓所至者謂地

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  
暇止遠者括蔽洞胃近者銷奔心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棠蔭墨陽合購鄧師宛為龍淵太行皆  
陸斷牛馬水截鴈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暖  
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躍勁弩帶利劍  
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

列傳

卷四十一

蘇秦

七

蘇即敬事之  
殺送所事  
見人易網

給之不與則奔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鄒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敬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郟昆陽召陵

舞陽新都新鄆東有淮潁糞漿無晉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輻輳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衝人林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



說者謂亦以割地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于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若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今使慎情終期，不爲割地，二國連秦不事，上則受兵，下則受困。秦于二國，似以割地爲不利，然秦爲難是亦割地。

此物猶是足也。

五車即五國，七傳大喻也。

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敵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



特請齊威  
細有後氣信然  
正九

國勝其勢也  
皆因威而  
雖信之知有  
神也  
流以擊而大  
國則五其擊  
之不戰

齊無志於事故  
弱以事秦者之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  
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  
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菑之  
塗車。殺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  
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  
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

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  
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  
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  
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  
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  
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疑虛鳴。矜矜而不敢進。  
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  
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列傳 卷四十一 蘇秦



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陜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陰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執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燕代索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衛戍



蓋中三言委足  
不與文之弊而  
利害亦明切  
大要

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  
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  
下之仇讎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  
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  
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  
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衛合則楚  
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  
焉故敵已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心如鐵柱此政  
作懸避高情位  
法二字雖不加  
詩之詞深而義  
光明結句切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  
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  
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  
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  
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  
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



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  
 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  
 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  
 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  
 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  
 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  
 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獨報諸所嘗見德  
 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

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  
 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辯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  
 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  
 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  
 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  
 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  
 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秦伐燕  
 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



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夫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念克腹而與飢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溫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溫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方說六國積盛  
其此即以蘇  
秦其反震不  
確如此

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爲王御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

侯而餓死晉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御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愛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



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僞而弃酒主  
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僞而覆酒上存主父下  
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  
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  
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  
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  
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  
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  
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季

此詳雖不即  
此處是此則

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故齊而爲燕燕易  
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  
而使八刺蘇秦不滅煉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  
蘇秦且歎乃謂齊王曰臣甲歎車裂臣以徇於市  
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  
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由齊王因而誅之燕  
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旣歎其事  
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  
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歎代乃求見燕





韓王  
精采  
精采

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結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視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

韓王  
精采  
精采

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

列傳  
卷四十一  
燕王



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敵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敵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毋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亾宋則齊可亾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怒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

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



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雖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取欲生者以  
為言言後漢  
蘇州而後漢  
高實則其全  
情智有學事  
轉政為功後

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素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彌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固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寶之。秦拔寶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



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  
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  
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  
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  
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  
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  
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  
因舉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  
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豈立三帝。燕趙之所願。

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并齊。如脫驪矣。今  
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  
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  
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  
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  
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  
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  
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

蘇氏說蘇大軍  
祖元以破六國  
之事卷八而其  
謀爲不遠秦遠  
矣

韓五年之說  
言或亦代齊  
也當按後七

宣漢書韓說  
氏韓後爲韓  
國韓對之志  
一作程程  
表作齊表之  
表對作對則  
之轉

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潘王出走久之秦  
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圍亾  
齊得宋而圍亾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  
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  
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  
於汶來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鄧漢中之甲乘船  
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  
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雉  
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  
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錄  
我雖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來韓氏以爲然故事  
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文戰韓氏太原卷我  
下軹道南陽封莫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滑弩在  
前箴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  
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  
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



此書由蘇卷之  
陸詳及後目錄

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  
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故因  
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  
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  
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  
絕矣殘均陵塞郢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奔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郢阨為楚罪兵困於林

晉魏法說并  
卷之六也

此處原只說  
以位皆非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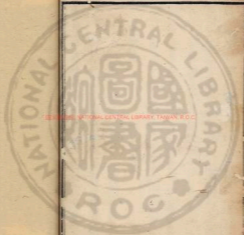
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滌石  
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  
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  
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  
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阨適齊者曰  
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  
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  
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成秦之孤也。百訂之外，上誰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成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成天下其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固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DIGITIZ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2017.02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T. H. 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史記鈔

卷四十一之四十七







史記鈔卷之四十一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欬已而楚相以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其執張儀掠筭數百不服解之其妻曰噫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此傳比張儀傳  
更覺精明以  
余史筆極切  
此傳之人物是  
實筆本也 高宗

古在是一篇  
子史卷

史記鈔 卷四十一



指其謀秦激  
張儀曰秦  
韓工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  
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  
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  
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  
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  
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  
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  
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

何事

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  
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  
因以進吾恐其乘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  
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  
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  
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  
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  
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敢從約以爲非君





田丁張秦一說

五作巴都也  
人與相以擊  
伐蜀一說不  
入張儀傳之

其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  
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  
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  
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貴。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  
舉。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  
若。我不盜而墮。若咎我。若善守汝國。吾顧且盜  
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  
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  
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

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  
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  
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  
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  
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  
益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



孔明之史論  
指蜀而後其  
說如此書

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

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以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尚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



而使公子孫寶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筭、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齋。秦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其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

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晉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濟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郵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



西漢書則以  
利故然則以  
若以是者亦  
文章

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區可立而殞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

齊人謂中山  
氏其事文字  
與西漢書  
今驗之合

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恐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脫，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楚事宋在蘇門  
事比以故詳故  
端以功事自足  
也

陳事魏六國自  
是實事誠金是  
與許及齊雖其  
說也可知也  
四十一

陳許之計又與  
魏之志同也

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賦口錄金，積段鋪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信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

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復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



以疑而門害  
明宜相結  
安

行意非其欲也  
秦以是物言攻  
秦之非計觀不  
知及以是物可  
守自是 秦

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  
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  
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  
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  
儀至秦許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  
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  
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  
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百里願以獻大王左右  
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

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  
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  
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在  
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  
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  
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  
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  
欲違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

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與  
楚強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  
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  
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懷王至則因  
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  
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  
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  
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賈而夫  
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

侍奉長而後儀  
得拜其說謂則  
法乃為儀字儀  
張者 四叶

此句後儀與相  
然亦楚切之以  
事奉高未始說  
言使人者之與  
也儀亦高儀  
之說儀與相  
也夫

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  
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  
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故張儀  
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歟乃說楚王  
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  
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  
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  
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  
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

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母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衆不如者勿與持久乘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來甲出武關南而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恐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





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或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割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

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舉。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

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其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繫糶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

而屬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遺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援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



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齊  
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榮陽則鴻臺  
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  
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凶不  
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  
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

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楚王必喜夫攻  
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  
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  
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莫過齊者大臣父  
兄股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  
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

齊特請馬為  
使即後請以  
此之於齊之  
情詞可謂千  
齊故也亦對  
矣

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  
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  
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  
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  
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  
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  
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  
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  
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苗帥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

齊特請馬為  
使即後請以  
此之於齊之  
情詞可謂千  
齊故也亦對  
矣

齊特請馬為  
使即後請以  
此之於齊之  
情詞可謂千  
齊故也亦對  
矣

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  
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敵也。秦王使  
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  
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敵也。  
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  
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  
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  
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敵甲燭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殿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特蘇秦、蘇泰、愛或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母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

一軍軍成臯，舉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秦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總行，適聞使者之



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管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  
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  
爲金牛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  
曰卽酒酣樂進雙噉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  
熱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  
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  
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

王趙張儀與  
燕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王趙張儀與

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滏  
池勃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  
原舉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  
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  
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  
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  
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  
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譏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叛。衛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

解儀說六國其  
詞不實者其相  
終的亦明言為  
在者不助文  
之七

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  
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藉。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車三十  
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  
而外伐與國。廣隣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  
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  
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嘗重爭

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  
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  
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  
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  
士。盡知之矣。管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  
曾參奉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  
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



蘇子瞻全集卷之

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

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于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春季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

列傳 卷四十一 蘇子瞻全集 七九



已下訂定王

楚執珪齊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甚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

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或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甚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凶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凶秦興兵而伐大趙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



結啓上之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厚其故為學

秦傳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賚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奔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謂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

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威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蘇秦張儀二儂併我周從橫游說之辭適以飽我人國本不足親見時其言利度則誇其言

列傳

卷四十五

張儀

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得·後·則·藏·其·失·亦·有·存·深·人·最·要·之·同·向·陰  
符·中·也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一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  
列傳第十一。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因其理。而秦人稱其  
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間。顯名諸侯。重彊齊。  
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為行之  
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  
謀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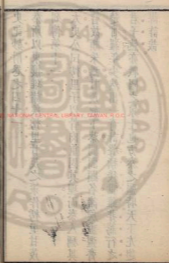
卷一 作紙

與子義、長安、  
河、長、  
不得、  
入、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欲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  
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  
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聞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歎況於羈旅之臣乎



史記鈔  
卷之四十一  
穰侯



史記鈔卷之四十二

南拔邯鄲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

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請水  
及半而知其無死兩兵豈必任卸哉

白起者邯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

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

舉任鄆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

於伊闕斬晉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

起還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

每事俱以白起  
戰於上因是史  
記



史記鈔卷之四十二

南拔邯鄲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

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請水  
及半而知其無死兩兵豈必任卸哉

白起者邯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

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

舉任鄆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

於伊闕斬晉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

起還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

每事俱以白起  
戰於上因是史  
記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魏國於魏國

起為大梁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充狼  
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郢五城其明年攻楚拔  
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徒陳秦  
以郢為南郡白起還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  
平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大  
卯而虜三晉將斬晉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  
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拔五城斬晉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

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  
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  
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  
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富  
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平原君計之  
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  
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緄氏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  
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





本傳三十四載言  
以秦陰使白起  
討秦也

按據上黨民四月。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  
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  
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  
取二尉。敗其陳。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  
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  
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  
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  
失。士卒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間秦反間之  
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

陰謀破成安君  
為小大略相同

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  
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  
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  
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  
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  
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  
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  
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  
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此一說更確  
白起之心不  
不疑矣

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  
趙括出鏡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扶上黨上  
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  
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  
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  
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陵攻皮牢拔  
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  
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

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  
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北擒  
趙括之軍躡周郢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  
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  
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  
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  
今亡趙止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以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  
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



武安王宮其說  
後有傳如畫  
也

何異之也

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入困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

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龔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囚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駕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



史記卷之七  
大史公西水傳  
卷之七

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歟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歟遂自殺武安君之歟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歟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閻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

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襄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

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  
於頰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  
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  
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頰陽見謝王  
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  
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  
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  
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  
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  
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  
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  
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  
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  
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  
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  
願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

前車借路  
七  
韓以臣擊之

平得九款是說  
世之難以兵四  
客四則答春則  
之款事十歲談  
論亦一則也

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兵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蕲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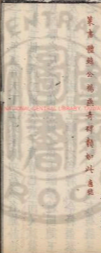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史記 卷四十五 白起王翦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庶民。王  
霸爲秦將。夾六國。當是時。霸爲宿將。始皇師之。然  
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均身。及  
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策古體雖公孫燕青碑刻如此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二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  
世典。襄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  
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太史公讀孟子多章。以其不得於諸子。所自  
爲之說。故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三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子嘗有言曰請孟嘗君情親  
令人好士而納於法故也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  
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  
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  
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  
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

此傳所用諸家  
語多其年與齊  
士尚得齊士之  
效則史公之  
筆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三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子嘗有言曰讀孟嘗君傳  
令人好士而納於法故也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

此傳特用齊  
語及其年表  
士尚得齊士之  
效則史公之  
筆也



此言不遇故曰  
聖朝葬之事封  
節之事 五之

死傳

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魏。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

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

列傳 卷四十五 孟嘗君

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

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

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

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

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各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

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

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

招致諸侯賓客及囚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

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

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

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

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

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過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

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

文之游俠自肆

遺酒不知何人

因前則去逐之

罪爲何曰不能

知之故其言遠

之不盡知之于

後不盡其言

以上得報田文

明得馬太子不

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

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

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

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

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各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

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

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



妙書

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木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

此謂解者

本也

曰大明者

重下何足言

客建會之其取

士亦隨天取

則二人竟不說

於天會之時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孟嘗君之

及後有味

不自得於言  
已遺之矣為  
秦者故不為  
安耳

許多利害語語  
盡之 又安

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  
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  
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  
之及孟嘗君有秦權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  
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  
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  
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  
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潞王不自得以其遺孟  
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恐秦將

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  
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  
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  
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今弊邑以君之情謂秦  
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  
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  
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

說子馮權宜一  
事而得國其  
收謂其  
之輕視

秦王之欲乃生  
下

代二說書得後  
孟嘗君言以  
國之難與國  
多如科益尺雖  
口中所說者皆  
之更不測誰能  
大說則若明悉  
是得訪時情其  
快也當乎也凡  
加則歸一也

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潘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潘王。潘王意疑孟嘗君。孟嘗

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潘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潘王許之。其後秦凶。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趙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



此名字三見于  
字

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懼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迫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固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

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竅。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歿。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

以下食客之事  
與前所說不同  
爲此則爲注之  
子氏



TAFEL Color Control Patches

商賈多有其  
如把其物可  
以以以以以  
之也  
孟嘗君之  
三川上客  
街中客言  
下等食家

齊傳

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  
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繳彈其劍而  
謂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  
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  
劍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  
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  
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居林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  
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

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  
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  
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  
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  
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  
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  
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  
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  
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

三運會及者收  
情則其歸其情  
中山賦

列傳

卷四三

孟嘗君





此說與孟君

君子與

此說

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燒券書以捐之諸君強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問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間先生得錢

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匹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誰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

此說與孟君  
從是初說  
事歸孟君  
九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

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恐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懼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

又說又抄

自前二節後時

二者似亦無關

短長 大者

使人主曉然  
法有款結其實  
也

請在此卷末  
通篇解

國言說人請其  
然亦君子之文  
道也

大是妙會

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餼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

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相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



卷之七 孟嘗君 十一

士與也其十  
子制之十言  
曰其物其效  
與於子制也

爾本復中興一  
後見孟嘗君所  
以遇客如故亦  
一例也

誠贊其好客美  
則在朝

可見好士而美  
所歸其歸是此  
有說百餘年而  
不棄

交作

而不顧非好朝而惡幕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  
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  
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  
不來效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車多暴桀子弟與  
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  
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  
不虛矣

史記鈔卷之四十四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  
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  
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家有雙者繁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  
上臨見大笑之明日雙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

一函大而大開

通口其人固不

遠也而在城中

而不遠望者在

望裏而不遠望  
只在望舍而不  
遠也遠望舍家  
而不遠于望也  
信使索車耳  
王

史記

卷四十四

平原君



士與也其十  
子制之十言  
曰其物或欲  
與之則也

爾本復中興一  
後見孟嘗君所  
以遇客如故亦  
一例也

誠贊其好客美  
則在朝

可見好士而美  
所歸其歸是此  
有說百餘年而  
不棄

交作

而不顧非好朝而惡幕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  
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  
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  
不來效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車多暴桀子弟與  
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  
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  
不虛矣

史記鈔卷之四十四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  
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  
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家有雙者繁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  
上臨見大笑之明日雙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

一函大而大開

邊口其人固不

遠也而在城中

而不遠望者在

望裏而不遠望  
只在望舍而不  
遠也遠望舍家  
而不遠于望也  
信使索車耳  
王



言雖由言  
說其已

有鬼神  
平與君好下  
亡者果得樂時  
與人一計計則  
聖相法

文以爲志工等  
也其則不然  
聖家先其則自  
不取 主者

夫史公善其好  
去于其言則曰  
下出于平原則  
曰無以過二十  
人

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覺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覺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備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



一說書亦打甚  
反 爲云

壹則四九生字  
與釋字沐浴服  
五分法同 爲略

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

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

論不奇只是  
吳莊楚王逼  
所擊之

也以楚之滯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而以從毛遂曰從定手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  
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  
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  
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

蘇諫陳其說

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  
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爲不失  
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滯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  
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  
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  
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

平原君近趙  
融公其說可明  
人之



劉劄也

李同之謀也  
乃不食食者十  
飲則平也再失  
獨平也

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  
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柔肉而民  
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剗木為矛矢而  
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  
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  
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  
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  
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

山字字五通上  
皆未字字是割  
經者以解

九則與海書一  
應此一兵一應  
後論所引之  
其論亦有其狀  
然論法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  
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  
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  
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  
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  
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  
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  
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



此言全變國策  
知前說者此以  
爲以律  
虞卿可見其  
合說其善以  
秦一事

此言不實  
情事

實事所以不實

城而因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  
成。操右秦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  
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  
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  
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  
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  
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說爲虞  
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

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歿。寡人使束甲而趨之。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  
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  
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  
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  
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人楚  
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  
也。趙王不聽。與平原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原君爲媾於秦。秦已內



從後之說  
此說  
此說  
此說  
此說

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齊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敢。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

解其自強而就  
自攻之

此段所說者  
以謂秦之  
不可

使無機也但說  
意如在韓上  
下與韓同謀  
韓亦若誰如此  
之言

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  
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  
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以  
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  
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構此。自盡之術也。不  
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  
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

論衡之言如此  
明切而其意  
不可不察也

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  
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  
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  
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  
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  
敵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  
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毋子，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歿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運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歿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

此段與樓緩  
不可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子，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

至此文止其  
轉竹處當見其  
妙之書

應前制謀者  
亦全在此則明  
合于道天也之

前于其次  
得與是也

安及轉入提舟  
一段當無標  
也

弊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  
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  
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  
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  
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  
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  
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  
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  
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

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  
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  
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  
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  
問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項之而魏請  
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  
卿之論從也虞卿人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  
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  
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魏齊成後五年  
春也成在平書  
商即何得僅與  
培車二計也  
上卷

訂齊國也為平  
公子清也則不  
與齊在齊  
月始

身窮怨不歸乎  
書大夫公亦因  
以自見 曰祥  
東地起有力

手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目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目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因於梁。魏齊已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利讓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三君皆以封是  
系此國以公子  
者及事之則  
在也

三公之好士也  
以自強也信陵  
之好士也以存  
魏之為中興  
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五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論於不肯唯信陵君為能  
行之信陵君是去史公曾中得意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是去史公曾中得意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





三君皆以封是  
系此國以公子  
者及事之則  
在也

三公之好士也  
以自強也信陵  
之好士也以存  
魏之為中興  
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五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論於不肯唯信陵君為能  
行之信陵君是去夫公實中得意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是去夫公實中得意  
人故本傳亦去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



公子為人一疏  
是一篇之綱領  
不覺多客又外  
段之綱領故得  
十贊年九三凡  
各可九廿四足  
可也

夫史公品性疏  
若卷七處  
余觀四公子中  
獨信陵君得十  
贊其子海王說  
王西楚以海王  
也

如或生事者  
如買味  
私公子禮廉水  
及聲譽無異故  
禮事始有子  
小人能善也  
正若已足道矣  
不惟不覺其疏  
故有力

中是川公子  
字若其詞法  
文雅

死信

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  
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  
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  
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  
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  
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  
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

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  
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未  
亥伴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  
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



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稍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

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撲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

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耶  
耶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  
也且公子縱輕勝秦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  
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  
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  
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滅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  
欲滅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  
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

侯生之策實美  
吾武觀不如也  
遂見之

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  
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  
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  
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  
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  
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  
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又傳

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投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

嗚呼此等事  
豈非其意也

此等事雖此好  
亦非其願也  
不從從而請自  
則以送公子不  
亦送其仇也

公子曰晉鄙嗷喑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周勃敬魏五代  
兵所以遺抽軍  
士者亦好忠臣  
故得數十百言  
而後動不遺略  
以顯也  
大夫公孫成在  
信陵君以得士  
乎成君善兵術  
以分  
臣事信不遺誠  
細而大特顯成  
所以也

執節為上起下  
不可為者以過  
報復也不可不  
忘者非長平戰  
死者夫四君之  
客若東陽者若  
言之正理者歟  
身也

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輪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虞生決至軍，虞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雷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婚，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璜、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



魏王不喜  
獻五城公子賢  
後有齊

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  
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  
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  
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  
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  
乃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  
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

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  
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  
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  
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  
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  
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必實



使學魯書  
此二人皆  
此二人皆  
乃魏公子  
之

行禮忌諱  
魏世家

客進兵書  
魏世家  
子兵法

列傳

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

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醉，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





以魏公孫不傳  
是公子之魏公  
孫也

曾孫有孫可子  
諸公子十歲有  
取持節也

公使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  
公子成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  
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  
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  
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  
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  
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六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舍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

此傳黃歇身中  
君以智離秦生  
而說於秦臣  
歇身中君以智  
謀秦更而曰  
韓門為天下  
韓魏情事秦中  
君必西說人及  
之公謂身秦當  
向今身秦亦若  
秦中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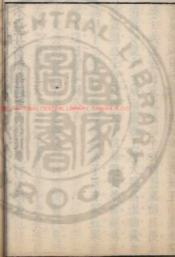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四十六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舍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

此傳黃歇身中  
君以智離生楚  
而說於秦  
歇身中君以智  
謀而免而曰  
韓門為天下  
韓魏情事秦中  
君必西攻人及  
之公謂身秦當  
向今身秦亦若  
秦中君也



魏惠王遣太子  
于時是春中  
春

魏之遠攻主也  
所謂是時不得  
魏與遠攻主也  
主也

周單于王  
王九月是時  
在王保也  
要當許守

秦後十得劍  
可守不為  
大

史記

徙治於陳。魏與秦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罷兵於秦。項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故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循天下有其二，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柱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綏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溫，乘毀



五為楚說本亦  
是時也

伐利者為利所  
誘而為害者  
報敗日之更不  
始防也 臣曰

三江吳之濟水  
奇情無非去者  
何也

以二國以楚信  
得取正見信就  
不可信而又不可

朝信于成請  
言本易詳列  
何也

楚一未信也  
後得也

主心動再四  
也

魏切不為與言  
也誠不吝者  
不入也 何也

及作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  
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  
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滴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絳臺之下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忌毀楚之覆韓

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趨趨曼曼遇  
夫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  
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  
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  
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  
魏父子兄弟接踵而處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招願首身分離暴  
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



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  
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佗  
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  
資於佗韓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佗韓之韓魏  
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  
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

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  
雷方與銓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  
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  
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  
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  
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  
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  
樹怨於楚運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夫計也臣

西漢書卷之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齊侯

爲王虛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欲  
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  
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  
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  
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  
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播齊  
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  
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

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項  
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  
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  
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  
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成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  
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  
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  
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

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歌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凶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成富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成願賜成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蘇詩列四君稱  
周味建三十一  
年耳 庶免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爲璠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

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氈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亾。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  
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  
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  
弟與其使者欲故失期春申君曰嬖人乎對曰未  
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  
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  
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  
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

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  
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卽江  
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  
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  
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就與身  
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讓  
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豈爲太  
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

計則命人  
外則臣不  
能則臣情  
且及之

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戍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

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戍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戍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戍士伏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

李園何許人也  
制春申之卒  
謂其入棘門

一時事偶相同  
故說見及之  
前例

說秦昭王下代  
楚而出身則楚  
太子下秦可謂  
智謀之士凡一  
策不運而卒  
於子蘭之下  
昭王何惜夫有  
水火之理而不  
能用何意味  
此等為也

尚學也

史記之楚秦傳  
即於子之教士  
其間道與計壯  
應事傳如八親  
事至八則皆言  
為說理頗宜達  
恍然大矣不謂  
此者不知文章  
之大也  
中國最論財  
執事精詳既成  
不覺流為不  
覺味

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  
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  
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  
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設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夫朱英之謂邪

史記鈔卷之四十七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  
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  
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

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  
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  
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

史記

卷四十七

史記



一時事偶相同  
故說見及之

說秦昭王下代  
楚而出身則楚  
太子下秦可謂  
智謀之士凡一  
策不運而卒  
於子蘭之下  
昭王何惜夫有  
水火之理而不  
能用何意味  
此等為也

尚學也

史記之楚秦傳  
即子之於子  
楚國道與計  
應事傳如人親  
事至八國皆言  
為說理頗宜  
恍然大矣不謂  
此者不知文章  
之大也  
中國最論時  
執事精詳既成  
不覺流為不  
覺味

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  
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  
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  
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設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夫朱英之謂邪

史記鈔卷之四十七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  
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  
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

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  
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  
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

史記

卷四十七

史記



國有禮得命  
平王禮味其  
特制人物其  
多而實非正  
乘遠其一詳  
案指委其存  
大是妙手

魏中傳有云  
年五經後已  
其入之者  
七

此種後來得始  
好不然不熱鬧  
五者

不飽于天下事  
而強於持不下  
事其間已在  
此間中

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雖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雖折腦  
摺齒。雖伴成印卷以箚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弱  
雖故傷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雖從箚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箚中。成  
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  
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擗范雎。伏匿更名姓曰  
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謂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  
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  
其人有讎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  
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  
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  
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  
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  
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  
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謂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後漢書卷之六  
此

後漢書卷之六  
字一說

如此事  
則此一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  
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  
人忌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  
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  
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  
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  
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  
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  
幽歿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  
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  
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  
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宜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  
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  
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天

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冒不足以當權賞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

禮記卷之七  
別不三以禮王  
謂言之則立信  
事故其心畏者  
明也  
故行明則謂  
法于王心也  
七續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七字特註禮記  
無乃也註禮記  
禮記卷之七

也良醫知病人之必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臣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丞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死何

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  
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  
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  
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  
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蹠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蹠曰先生  
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

為妙此言方保

三語得而不言

以會其甚言耳

此處不言  
或然非其  
卒不敢見其  
子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  
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  
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  
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  
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  
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夙不足

此處有其一句  
為下文是甚  
之詞

列傳

卷之七

五

韓子稱湯使有  
擊遠遠連夏又  
或以遠為鳴相  
生不歸韓如太  
阿之北徑為擊  
如於子之封子  
也  
先雖發言不言  
且擊而王之情  
於以深入而國  
愛之可謂愛矣  
則子而文公  
尚與國事相  
得也

疑一論臣阿委  
一論臣阿委一  
論臣阿委而事  
論臣阿委之  
云云即王身得  
不成矣

十行擬在奇等  
也

死作

以爲臣患。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  
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歿。三王之仁  
焉而歿。五伯之賢焉而歿。烏獲任部之力焉而歿。  
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歿。歿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  
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  
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餽其口。膝行蒲伏。猶晉肉袒。  
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圍閉爲伯。使臣  
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

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  
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  
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歿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歿。因以是杜  
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  
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  
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  
所恐耳。若夫窮學之事。歿凶之患。臣不敢畏也。臣  
歿而秦治。是臣歿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



列傳

卷四十七

臣傳

六

史記卷之

韓惠天下之  
北史也

有說者  
劉向不守內也  
只先言外雖言  
以深變其意而  
復隱隱後策  
三人也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  
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  
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  
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夫上及太后下至大臣  
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  
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闔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  
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圖  
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  
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  
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  
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聽曰寡人  
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  
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  
而攻齊網罟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  
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  
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文子謂曰文  
五言其再在齊  
去城之前以文  
子大將五言也  
春之滿堂之於  
周遠交近攻之  
一言

齊德言和行  
之七

物以類聚說者  
陽子之心為難  
偶其類之此因  
以於齊也楚國  
齊既已內附則  
去之將親而攻  
三國者不我疑  
也此言破魏之  
術也夫夫而後  
親攻魏是未嘗  
及親之也已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頻，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

之，功名各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天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

以始言內事  
秦王甚懼信威

信威而後動  
大略

歲。故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阜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處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轂

是言以動之  
母于之謂人所  
難言者唯書以  
不覺太公孫心  
信使不遠雖  
快然心符相往  
夫收許其地也

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劄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

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管趙囚主爰於沙丘百日而餓歿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亾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始賢媛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

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庶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若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專官給車牛以從千乘有餘到關關問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禪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歿久矣魏聞秦且

以謂臣只是魏  
范雎之爲相人  
秦而後四書之  
權以後范雎又  
魏之說注魏書  
本末  
如十餘語



實有甚於宮的  
數年正以爲  
而視不知者  
范雖於昔者  
善實亦欲之類  
以辨也公遂及  
而也

伊字諸七合  
之定說

此處實疑難已  
此句故以疑大  
車如馬試耳

法代范雖疑難  
各一何極萬千  
情為故今之矣  
不得其不者  
各在或計之矣

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雖聞之。為微行。敝衣  
聞步之。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雖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  
雖前日得過於魏。相故囚。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雖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  
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  
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  
秦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  
君。揣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范雖曰：主人翁習

知之。唯雖亦得謁。雖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  
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雖曰：願為  
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雖歸。取大車駟馬。為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  
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  
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  
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  
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  
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雖盛帷帳。侍者

列傳 卷四十七 范



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

醉而瀾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緇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菹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墜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





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莫能齊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潞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

齊者。桓公之  
子。桓公之子  
於。所以。桓公  
於。所以。桓公  
於。所以。桓公  
於。所以。桓公

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驅馳之勞。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

以言富貴而  
能及持國者  
為有貴也之  
時不可定之  
也  
平原國又云魏  
齊山所以得士  
也

平原國又云魏  
齊山所以得士  
也

如傳

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  
君曰齊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  
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  
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  
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  
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  
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  
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君聞之畏秦猶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  
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  
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  
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  
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  
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同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  
陵君大慙罵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子秦秦昭王乃

中書法

列傳

卷四十七 史記

十四



應侯大罪未史  
見不故隨

應侯丁既奔魏  
王新內人歸戰  
入秦雖人君子  
先亦善始之親  
而後始位以快  
已足則其亦善  
其然不以任內  
人故言其善始  
非附惡之是也  
論材而唯唯歸  
之若以和而歸  
耶 善善

如此情案如此  
過此情案于也

史傳

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蓐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時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子不其大甚矣，不盡而論。

史傳 卷四十七 史記

十五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易臯巨肩颯顏覺軀膝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

唐舉汝去歸來  
已謂定十呼

神異傳作是

果敢而許其

器以有七刺

蓋記蔡澤與

記謂是尤內

故史有謂之  
其義與此

則此只是正亮  
獨一色者其  
入語此書 主守

中五卷或于家  
神異傳卷五  
歐陽棧其 尚書

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因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因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

此句是一篇正  
意及...  
若不...  
則...  
即...  
夫...

陰...  
陰...  
陰...  
陰...

死傳

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  
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乘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  
下天下懷慕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  
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  
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  
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  
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  
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  
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鞅之事季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  
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  
素蒙悉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  
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  
私不得害公說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  
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強國不辭  
禍囚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卷四十七 秦本紀

商三比稱  
得此道始為  
之理安能  
之也

文傳

主雖絕凶盡能而弗難成功而弗矜費富而不驕  
急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  
以義成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  
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  
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此子忠  
而不能存股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  
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

一處翻作三層  
有味有思

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  
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歟乎夫  
待歿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  
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  
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歿者其次也  
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  
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聞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  
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

佳然五君名制  
乃始辨許家臣  
入其得不足方  
而君子為中

以高文相為美

之親忠臣，不忌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爵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鴛犀象，其處勢非不遠

列傳 卷之七 蔡澤 十一

得此作此詞使  
律有呼文字

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何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二千之功曾幾  
後已是大此後  
一、抑生善法  
重德然諸士詞  
許正在此堂中  
當時而諸氣象  
之言

起而白智蓋  
其臨之言

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自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鄧。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





重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攝伏不敢攻秦者自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運賜劍處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平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溪謀遂計免會稽之危以公爲存因辱爲榮墜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謙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

譯者按在代初  
沈氏爲謀謀國  
者之言

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  
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  
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  
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  
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  
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  
難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

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諛往而不能自返者  
也願君執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  
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  
受命於是乃延人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  
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  
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  
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彌起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

卷之七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蘇秦張儀相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四

死傳

王新詭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數月人或惡之罷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  
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人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  
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晉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  
騁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

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我國之士世有以之然故陳蔡亦有不可及  
者范雎魏成也而取相其意雖快然其德均也  
及韓一說印張儀也如韓快說如不說願也  
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遇人者使其知道卓乎  
不可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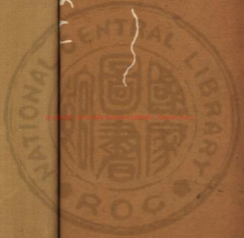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Copyrighted material





1971.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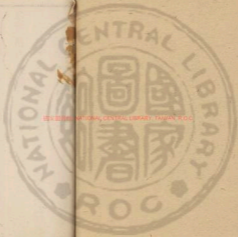
卷四十八之五十六





CC-0. 2009/12/29 10:00 AM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其國其文本朝  
而文史於建中  
穆武  
殺事大如其報  
是王書中誠備  
以是觀書中則  
五種各述其平  
紅之為其以報  
書法新也 文書

史記鈔卷之四十八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霸燕報強齊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

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歿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



執帥說為說使  
于衆以委軍運  
之不足與命而  
備而後安皆為  
可乎  
言再執心見謂  
執之功大言特

惜乎說新說  
及是說之說不  
備

謀謂德情之

欲以心為欲入  
兵而道在國之  
兵年以破齊者  
獨其計言如如

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方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推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

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葺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得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奔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人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



存政書以與後  
五則而東觀諸  
樂毅也

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養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齒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歿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墜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

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既報燕書燕  
先王喜亦曰  
幽燕之北  
當非此物  
東志  
四林

文生于辭王  
表其不使人  
可不謂  
文也 文

太子  
功名二字  
馬

齊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奔  
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  
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相燕歸趙將軍自爲計  
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樂毅報遺燕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  
左右之心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遺逃  
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  
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  
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  
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  
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

列傳

卷八

樂毅

四

一、燕前就事  
九、古齊轉古  
北、燕前就事  
竹、山口置古  
燕前上、就事  
就事上、就事

言先王功大德  
然以自明則可

誠則所以言中  
臣于說家之理

見先王之政可  
以世守不宣物  
或而後行之易  
行先令以自事  
故也。則行  
能與事者此不  
宜釋至石言句  
誠者見大將定  
不宜釋。則行

齊傳

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  
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  
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  
使臣於趙。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  
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奔莒。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  
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鉤丘之  
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王以為僂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  
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奔  
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  
孽。施及乎萌。諫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鳴夷而泮之。

齊傳

卷四六

齊傳

王





此則所以事先  
王于禮儀之心  
也

後晉御五子而  
善如基不下如  
夫之過且過夫  
此種極遠未就  
行之久也則  
亦不知其失矣  
而重其失之言  
則行謂耳孰敢

江吳王不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  
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  
不出惡聲患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  
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  
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

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  
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  
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鄡  
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  
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  
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  
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



古軍軍有子  
不可言言  
魯人趙二  
子雷聲然不  
可謂為通高  
雷聲也

漢高帝之所  
事孔子而下信  
道樂教於人而

後自以以下  
又於以史為  
屬於人時  
其時亦已  
亦史公故  
亦史公

死後

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  
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  
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  
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聞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  
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  
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  
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奔廉頗亡  
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  
過趙問樂毅有後世子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

卿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  
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  
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割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  
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  
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  
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  
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  
為曹相國師

列傳

卷之八

樂毅

七



史記鈔卷之四十九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史記鈔卷之四十九

能信意強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兩人爲一傳，中復附趙書已，而復繼以李牧爲四人傳。

廉頗大史亦以  
四人傳者後知  
趙之將已矣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史記鈔卷之四十九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史記鈔卷之四十九

能信意強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兩人爲一傳，中復附趙書已，而復繼以李牧爲四人傳。

廉頗大史亦以  
四人傳者後知  
趙之將已矣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嘗許趙君用人  
如此之害宜甚  
之不救如兵也  
四  
六城一事其人  
亦智見有據  
有味得會因此  
雖趙王持大旨  
亦具耳 志

趙不知相如也  
不知也趙如蘇  
如秦之志雖登  
手而不加也然  
則所以使之而  
相如也此則秦  
趙王以秦氣陰  
趙如秦定而相  
如歸趙也先登  
不注相如也之  
趙亦重其國勢  
之重故予是條  
乃是行也其在  
李次相如壁之  
重不重予相如  
此一壁而次相  
如是士子故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嫪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秦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

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

七十之制國既  
之何壁之皆  
古人有言曰  
無深謀遠慮  
子言曰國無  
得壁其意則  
如是故秦見  
其情如秦王  
以此故有精神  
如此說 上  
則此時在解如  
不能為地之  
非之史公不  
據宮詞神也

齊傳

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  
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壁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  
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  
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  
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驕不可  
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  
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

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  
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  
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  
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  
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  
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秦國使者二十  
說請有九

反骨

相如度秦王雖齎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  
褐懷其璧從徑道入歸璧於趙秦王齎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  
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  
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  
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  
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  
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  
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

相如  
傳也

後國  
或

本館丁  
也

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  
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驛不如因而厚遇  
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  
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  
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  
西河外渰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兩人入許  
蘇秦有說  
相如法此之言  
如請秦王擊魏  
如請魏擊秦  
一、與之相如  
蘇秦定魏于秦  
一時曾此二氣  
去之以說秦人  
之說者大史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善於此等處實

兩人相與處極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麗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激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

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





以相如之等語  
與司空及使  
虎狼之暴如視  
豕狗視庶民  
者豈越政也則  
如所見重下處  
論狀

以下得如廉頗  
相如功業  
與相如相如  
完管等語二事  
而廉頗得相  
功績更如子伯  
水處心似款句  
竟之極得體  
得士之誠

趙奢名得天排  
代趙趙說夫  
此論入之 高中

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  
於將相乎臣等不肯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  
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

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  
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  
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  
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  
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



此等語如種香  
事使彼數語之  
死于事始之齊  
有難以附之德  
見地得心之應  
云 四神

再讀口語而示  
之不

不飲人陳實也  
軍中傳書

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費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賢，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賢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問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問，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



厚其津者最  
當其津使飲  
不得乎化也  
言甲午遊之  
後也  
破高口或下  
順而便利也

三八四功一禮

秦趙竟大德一  
得名之書  
皆謂如商賈  
弄法乎其一  
趙相如謂下  
知使公使謂  
全不知也此  
吳此家判則  
像與士平同  
若此斯謂以  
可謂也趙王  
雖因於用之  
使數十萬生  
為堂或於長  
之下下則見  
長可謂也  
可謂也

列傳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  
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  
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  
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許諾即發萬人趙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  
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奔遂解開與之圍  
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

已歿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  
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  
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  
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  
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  
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  
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歿  
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

列傳 卷四十五 趙奢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

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疑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

猶入此者以地  
得自會而下此  
康廣國：唐川  
指：此道屬朝  
顧子漢學也  
飲酒至佳世  
飲此類始末此  
善而又以廣康  
顧南相如者為  
人馬一備故不  
受併入也

印以今給收照  
抄月時  
此傳叙趙之存  
亡未相如也

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  
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  
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  
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  
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  
頗伐魏之繁陽授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  
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  
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

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  
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  
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者還報王曰  
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項之三遺矢矣趙  
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  
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成於秦  
春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馬門備匈奴以



去去留生此說  
言考法法及王  
德厚以終之  
內神

者此不事；

國林口法 老實

李牧自擊敗平

李士而不飲用

雖王蘇之如飲

及使他人飲之

再至亦如故約

兵法云守如蒙

女強如魏武牧

忠感教 忠教

破破缺缺行

者嘗下李牧

魏朝者

魏人氏滿野國

知五奇字法使

去忠其魏法

魏左右其其

魏之最也

魏朝則其名

魏朝得中其味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何  
奴卽入盜急人收保有敢捕虜者斬何奴每人烽  
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何  
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  
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何  
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亾多邊不得田畜復  
請李牧李牧杜門不出因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  
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

牧至如故約何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  
萬人悉勸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何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軍于間之大率衆來入李  
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何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何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亾入  
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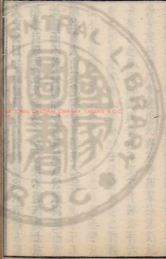
趙王趙人  
仕燕

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假將扈輒於武遂城斬  
晉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  
破秦軍走秦將相辭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  
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  
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  
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  
徵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  
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sub>○</sub>焱必勇非<sub>○</sub>不<sub>○</sub>者<sub>○</sub>難<sub>○</sub>也<sub>○</sub>處<sub>○</sub>焱者<sub>○</sub>難<sub>○</sub>方<sub>○</sub>蘭  
相<sub>○</sub>如<sub>○</sub>引<sub>○</sub>壁<sub>○</sub>脫<sub>○</sub>柱<sub>○</sub>及<sub>○</sub>叱<sub>○</sub>秦<sub>○</sub>王<sub>○</sub>左<sub>○</sub>右<sub>○</sub>勢<sub>○</sub>不<sub>○</sub>過<sub>○</sub>誅<sub>○</sub>然<sub>○</sub>士<sub>○</sub>或  
怯<sub>○</sub>懦<sub>○</sub>而<sub>○</sub>不<sub>○</sub>敢<sub>○</sub>發<sub>○</sub>相<sub>○</sub>如<sub>○</sub>一<sub>○</sub>奮<sub>○</sub>其<sub>○</sub>氣<sub>○</sub>威<sub>○</sub>信<sub>○</sub>敵<sub>○</sub>國<sub>○</sub>退<sub>○</sub>而<sub>○</sub>讓  
顏<sub>○</sub>名<sub>○</sub>重<sub>○</sub>太<sub>○</sub>山<sub>○</sub>其<sub>○</sub>處<sub>○</sub>智<sub>○</sub>勇<sub>○</sub>可<sub>○</sub>謂<sub>○</sub>兼<sub>○</sub>之<sub>○</sub>矣

小  
信  
中  
不  
入  
牧  
何





史記鈔卷之五十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

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

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

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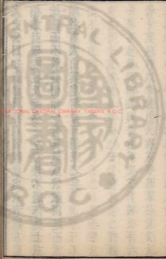
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旣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

以不見知三字  
起文字自當如  
是。詳考

前言不見知後  
叙車時以見如  
處何等由於何  
等處應







史記鈔卷之五十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  
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

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

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

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

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旣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

以不見知三字  
起文字自當如  
是則宜

前言不見知後  
叙車時以見如  
處何等由新何  
等處應



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淳齒既殺潘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於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項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歿，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

看水一計又  
想齊國之謀  
本

兵威在不竭

田單得兵起自  
吾往攻之九計

以有神與陳師

其師之要詞

會先松以散鳥

衆之實爲神師

以疑四萬人

城中放火見天

子數之正以疑

知而取詐軍以

田單之牛意也

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間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將者，盡劓。皆怒，堅守，唯

何等威武 是也  
軍中如軍使者  
主臨于行伍間  
以爲訓教士卒  
不之效習也  
也  
陸示之節

制軍使擊之

六年計國書之  
以齊人之怨成  
物之繼故以討  
敵陳耳水史公  
言得各次委函  
也  
亂而取之  
動賊等如開  
如見今國有志  
戰時開 文

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卽墨人  
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  
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  
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  
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  
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

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  
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  
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皆歿傷五千人因銜  
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罍爲聲聲  
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  
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亾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  
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亾卒至河上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

太史公作列傳  
七十傳如義者  
僅約萬五者家  
讀則以九則可

論漢史法  
正所謂得實  
者

若王蠋則以傳  
其齊四軍傳後  
實於十百年之  
明義士忠臣濟  
夫全則即太史  
公所記義者  
於而不在此  
其齊也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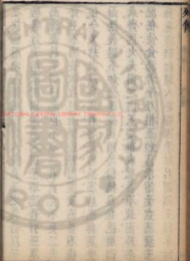
新所載王蠋事  
則是以存此  
第一者其義  
項至夫孰謂太  
史公記義者  
可也

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  
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  
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  
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嬖之家爲人  
灌園嬖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  
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  
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問畫邑  
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

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  
爲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  
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  
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脛而  
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  
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鈔卷之五十一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牟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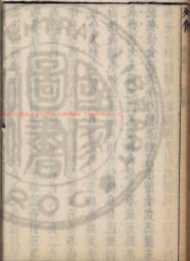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聞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

魯仲連

仲連有欲去之  
特而趙趙者也  
欲其暫不欲以  
害者言也也及  
不欲以生極者  
也





史記鈔卷之五十一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牟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

魯仲連

仲連有欲去之  
特而趙趙者也  
欲其暫不欲以  
害者言也也  
不欲以生極者  
也



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  
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  
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  
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  
適游趙會秦圍趙聞趙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  
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亾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  
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

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  
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  
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  
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  
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  
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  
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  
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



此是周時語

伯連不官古書  
是所國一大計

伯連助有先言  
以意其說最如  
則也

及作

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  
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處者皆非也衆人  
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晉功之國也  
權使其土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  
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處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  
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  
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  
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

此是周時語

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  
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  
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  
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手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



卷之五  
三





禮儀

事以見奇  
之京

此一書其力十  
動方元張中臨  
第五也 同也

論不官事其力  
見其義 之之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  
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  
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  
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因也吾將言之昔者九  
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  
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  
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  
令之成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  
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

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辟舍納莞轡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  
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筥不果納不得入  
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  
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而弔也鄒之羣臣曰  
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因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槨然且欲行天子之

列傳 卷五十一 魯仲連

魯不伐也  
夫此是夫

制以復新城  
制之必  
即書下八也  
魏國則古制也  
切之五子漢  
于其古漢方  
西晉轉也

仲連四布水  
張之士一古  
舟車趨即其  
秦以揮青五  
不將至而功  
言信民天之  
百五五者下  
成

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  
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  
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時三晉之大臣  
如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  
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為諸侯妃  
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行起再拜謝曰始以  
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  
吾請出不敢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  
無忌奪晉鄒軍以救隨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  
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  
笑曰所謂譽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  
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  
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  
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



秦律漢法許書  
不知陳松道書  
切者

與德工志則不  
為其強如有意  
為文淵為賦作  
之志

謂德何書志則  
不為大其德文  
則謂其習耳  
志之

齊傳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弁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齊賊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凶。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

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衝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後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傲，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蔽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

明處之陳說

昭儀紀時之民

注齊賦之守之

齊傳

卷五十一

齊傳

六



天下云云皆  
亦六得之詞  
實字也

此作此言  
通理也  
情然也  
之得也  
既得則  
五計也

劉注  
其之詞  
口實也

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  
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  
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  
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  
以資誠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此意亦捐燕弃  
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  
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攻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

其銜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  
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  
囚而不出身歿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滅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  
不耻身在繲纆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歿  
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  
為五霸貴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  
戰三北而亾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  
還踵劍頸而歿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扶備也

戰國士有二其  
一曰水軍也  
韓馬等則當  
其一曰陸軍也  
好是陸軍者  
為名高者也  
之士長雖不  
知然為仲連  
公是也

魯陽水次三傳  
之史公特其  
大詞故舉一  
傳則子自是  
之舉更多新  
而其言多  
故者之者  
此文如

奔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天下會諸侯  
曹子以一劍之任枝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悴三戰之所囚一朝而復之天下震  
動諸侯驚駭咸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  
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匹軀絕世滅後功名不  
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  
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  
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  
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

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  
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  
魯連欲辭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請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累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譏之間勝等  
嫉鄒陽惡之累夸玉夸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  
陽客游以讒見禽恐威而質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語耳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此語古所未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引中說改有

欽定四庫全書

齊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彗而昭王疑之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渝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史訊為世所疑是使衛  
先生荆軻復起而燕秦不惜也願大王孰察之昔  
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  
子伴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  
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

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領  
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嘗以奉丹之事王香去齊之魏臨城自刎  
以却齊而存魏夫王香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歟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  
圭戰亾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  
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驥白  
圭頭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



國朝秘之不在  
則年賦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務於浮  
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鬻脚於宋宰相中山范曄摺骨折  
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扶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行負石入海不容於世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  
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齊威飯牛車下而相公任  
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

前而文字比七  
變至誠中收格  
說難保王  
上學無米食言  
祭思而作對似  
格論未足新可  
估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  
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  
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譏諷而二國以危何  
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  
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  
牽於世繫阿倫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  
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還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計別如書觀  
其始應也

意有切之愛憐  
則宜既之其言

義後朱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  
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  
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饑彊霸諸侯齊桓公  
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  
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趙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  
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  
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自明才之味其  
未後言然尚而  
得此先客而制  
功表 七言  
古書與此置  
庚七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死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曠之  
客可使剝由泥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  
相巧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蠅木根柢輪困離說  
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  
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  
故有人先讓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





太史公以魯連  
明志遠而三博  
不其等一也

以論相書 卷之

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  
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諂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  
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鈔卷之五十二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以議論行紀事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  
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  
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太史公作屈原  
傳其文便如蘇  
軾其論作辭一  
節既顯其意其  
行辭之楚者如  
此傳大抵漢武  
帝會諸儒正史  
書亦作書七太  
史公亦同其語  
明也

列傳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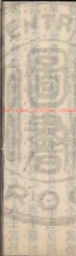


太史公作史記  
明意遠而三傳  
不其尊一也

以論相書

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  
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諱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  
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鈔卷之五十二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以議論行紀事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  
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  
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太史公作史記  
得其文便如  
雖其論作一  
而此則建其  
行體之體者  
也  
此傳大抵漢武  
帝會諸儒工  
大夫作書七  
史公亦同其  
明也

列傳

卷五十二 史記抄



以謀論入私事  
以下在史公  
定詞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  
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  
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語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  
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因風

以上事無終不  
言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歿而不  
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詳讀漢始終事  
為在官味楚王  
張儀

從情伏應之用  
處字幹均以此  
事之始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據五不用出處  
之言五子子最  
楚人成君馬  
其不替子蘭  
川之而非楚  
謂楚之楚心  
之神若  
漢論其事相  
法五百餘二  
傳本  
楚之神則論  
上  
序事本軍中  
謂必以論出  
治後傳事同  
向之使體也  
向之使體也  
向之使體也  
向之使體也

之  
心者傳論  
事與今唯此  
如  
神聖論  
況有也  
可與論  
意未行也

三國之  
王統之  
四  
即此又第十

臣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項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  
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謬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忌欲反莫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  
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  
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臣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  
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  
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與桂地削  
臣其六郡身客歿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  
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  
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項襄王項襄王怒而遷之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歸隱去其塵

有情可憐可許  
可取自愛到家  
賦度 上管

江州明略持

惟而不求獲而  
不假其所以為  
是乎處而不離  
故山有制其所

以為長吁乎

七五

言人利則古  
本於以為商  
其書法度為  
其卷也

五歲德也

是聖人論詞  
言神何為不  
知合其也  
言也十力發  
其所以有德  
沈深不謂成  
其本志也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陶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慙之長鞠。撫情効志兮，

佞諛以自抑。詞方以為圖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部。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幽處兮，昧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皆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箴兮，誰維翔舞。同襟玉石兮，一祭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詵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

屈原七章經  
自注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義之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  
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  
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德遠改忿兮抑心而  
自強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連路北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  
沅湘兮分流泪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墜恒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  
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

十年以來風聲  
一變

朱熹此詩有深  
微諷刺劉向詩  
本此意

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澗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歎  
不可諫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  
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歿屈原既歿之後楚  
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  
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



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國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

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其承嘉惠兮。

賈生用世之才  
不辭高賦自成  
一章 九五

楚人豪士之  
不窮神妙  
者則其後  
之輩

此則也

此則也  
夫年以明  
五帝之二  
九章

此則也  
也或謂  
自謂  
以  
其  
先  
也

此則也  
也或謂  
自謂  
以  
其  
先  
也

俟罪長沙。劍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  
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罔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  
祥。鸞鳳伏竄兮。鸚鵡翔關。其尊顯兮。讓諛得志。  
賢聖逆戾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兮。謂盜跖廉  
莫邪為頓兮。鉞刀為鋸。干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  
奔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駢蹇驢騾。垂兩  
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  
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堉鬱兮。其誰  
語。鳳漂漂其高遊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

神龍兮。沕深潛。自珍彌融。喻以隱處兮。夫豈從  
蠃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  
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  
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購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搖增翩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河之鯨鯨兮。固將制於螻  
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鴛飛入賈生舍。止  
於坐隅。楚人命鴛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虞書仲弓章  
謂曰維猶曰  
謂曰也

禮記禮運篇  
謂曰則更如于  
焉 上

子如美之圖

禮記禮運篇也  
由禮運篇說  
言理而論不  
可遺也

晉書地理志  
也子古相說  
皇朝時之名  
得政也理志  
也如使官制  
謂也  
其氣也說身  
有說身也一  
云氣味也

大序以下並用  
經字

何三持論子  
八五無之也  
說也

辰化

卑淫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  
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大序服集予  
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  
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  
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前淹數之  
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脊奮翼口不能言請  
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  
而遷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湧穢無窮兮胡可勝  
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  
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晉靡兮乃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  
激則旱兮矢激則速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  
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繁物兮塊札無垠天不可  
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運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  
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  
散消息兮安有常則于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  
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慮小知自





死傳

林惠到所請  
林也東西起  
何也

鳴堂也

細大木樹也  
或或東也

言或性也  
或性之子也

也

地水中小洲  
也

意者觀則也  
言如觀字不

也

聲者把理也

也

宮室未成則  
也

其之也

其之也

說傳不義也  
皇皇大之味  
也

私兮賤彼貴我道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  
兮列士徇名。夸者成權兮品庶馮生。林迫之徒兮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捆  
如囚拘。至人造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  
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道形兮超然自  
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地則止。  
縱驅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滯  
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  
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懲劑兮

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  
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  
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  
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  
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  
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  
王騎墮馬而歿。無後。賈生自傷爲傳無狀。哭泣歲

列傳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十

按馬遷于子長  
太史公評言賈  
世世其家與余  
道書至孝昭時  
列爲九卿蓋賈人  
也嗚呼

魏博與  
河東也凡國特  
不為奇賦  
嗚呼

中國安國事  
夫入于楚夏  
理者俱謂以  
殺人合情之

餘亦歎賈生之歿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  
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世世其家與余道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歌悲其志適長  
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激想見其爲人及  
見賈生平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  
容而自令若是謫服鳥賦同生成輕去就又爽然  
自失矣

証論長也不得意投書中泉而問以自略成說  
張時人太子則其才若禹其志若夫而章亦自

史記鈔卷之五十三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不韋相家稱而太史公文  
詞其美正不稱國策云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糶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熹其四十二年以其太子  
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  
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  
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



按馬遷于子長  
大末于說言曹  
如更厚時則  
為九時是後人  
時增其

魏博與  
河晉也凡國轉  
不為奇賦  
唯見

中國安國事  
夫入于楚夏  
理者保節以  
殺人合情之

餘亦歎賈生之歿時年三十三矣及季文崩季武  
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世世其家與余道書至季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歌悲其志適長  
沙觀屈原所自沈澗未嘗不垂激想見其為人及  
見賈生平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  
容而自令若是謫服鳥賦同生成輕去就又爽然  
自失矣

証論長此不得意者亦眾而因以自誇或說  
張時人太子則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意亦自

史記鈔卷之五十三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不韋相家稱而太史公文  
詞其美正不稱國策云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糶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熾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  
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  
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  
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



後者則也古  
字說解之也

叙不章之深也  
子楚如子物叙

消家陳說於  
也

子子楚也  
字說解之也

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鼓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第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蘇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文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接以爲適夫人則

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閔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

合者謂其合也  
不喜如有日也  
此語以爲平  
則可



八十月生此  
二月初五日  
九朝  
政生陰陽天壽  
壽年七十  
不常言事與春  
中若言世統  
上書

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  
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  
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  
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  
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  
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  
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  
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

釋教曰此春秋  
先聖是時一曰  
何等事矣如

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  
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  
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  
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  
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蓋不如亦招致  
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  
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  
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



備金方門無  
暗成一字者  
長春春其物  
恨下生其時  
我其金而時  
皆死不敗事  
則曰奇

四柳木為小  
車輪  
但不下千金  
往更不若  
指其與宮  
有故 大

死傷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  
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  
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  
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  
使毒以其陰聞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  
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毒詐令人以  
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  
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  
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

此書則行里子

科百年後是相  
家然則百太  
當以科為言耳  
也

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  
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  
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  
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  
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當有萬家邑始  
皇九年有告嫪毐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  
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  
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

刑

卷五十三

呂不韋

五





死

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醪而

秦王不韋以嫪毐相國

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藍陽

不韋大賈也以其子之貴貴也嫪毐之謀殺太后也公以是死也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皆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每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絕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不韋說于楚及使說齊陽大人向何利皆以故將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託容之確非直大賈也



史記鈔卷之五十四

曹子七晉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  
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  
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相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相  
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  
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五氏說聖堂  
作書詞

有曹沫而為不  
宜八則不為之

七首經句也





史記鈔卷之五十四

曹子七晉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  
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  
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相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相  
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  
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五氏說聖堂  
作書記

有曹沫而為不  
宜八則不為之

七首錄也



以下不可及也

左傳作歸

此是子胥知  
光於殺後乃  
言其欲又且欲  
不可言也  
此是子胥知  
光於殺後乃  
言其欲又且欲  
不可言也

此是子胥知  
光於殺後乃  
言其欲又且欲  
不可言也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  
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  
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  
快。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  
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  
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  
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  
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歿於楚。而員言伐楚。欲

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  
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  
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  
諸樊第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  
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  
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歿。傳餘祭。餘祭歿。傳夷昧。夷  
昧歿。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  
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  
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



大約同爲世家  
諸公有據之言

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歿春  
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  
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  
謂專諸曰此將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  
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  
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  
曰光之身予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王僚與謝之  
爲是而卒不  
所以形本身  
之有則非就  
之則也  
謝曰吾姑聽下  
十  
謝曰及及學五  
謝曰及及學五  
謝曰及及學五  
謝曰及及學五

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  
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七  
釜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  
匕晉刺王僚王僚立歿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  
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文  
介

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墜廁中。挾七晉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

報讎

襄子不遇高交

誠者其心其

友如君心則

是知之心也

之君心也

謂其有君意

心悅不似否

事始不宣明

其心不若

其言其意

其心

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讎。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





自注

襄子之葬也

襄子之不葬也  
自注

請葬襄子之衣  
其持衣者其  
衣之  
葬葬其衣也  
葬葬其衣也  
葬葬其衣也  
葬葬其衣也

一國事也

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讎，與母姊如齊。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西國字有土之

西國字有土之

西國字有土之

曆為事久之。濶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讎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菹，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讎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

蠶織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驪，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歿，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者徒濶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駑駘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孟政曰：

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孟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孟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孟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灰，韓取孟政，風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

得許叔向主擊  
可免其五刑則  
雖擊易水之上  
記事不獨以時  
韓士之邑日也

則其要誠有家  
除

西夏如延英殿  
韓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復是試死既  
當其難處  
嗚呼之言  
不  
海神學而國  
五時如  
其西書  
謂其更未  
人之言

其極性  
今人  
千  
欲  
此一  
自  
向  
謂  
知  
許  
歸  
分

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歎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溪井里所謂溝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因為知

已者歎，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殲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歎政之，荀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燕太子丹請荊軻，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



荆軻傳  
如左曰者  
蓋容雖無  
實者律  
飲飲多  
上國則  
及四九  
高士  
或風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  
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  
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  
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  
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  
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  
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  
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  
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  
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  
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



全世同奉武征  
事如天馬行空

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  
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  
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  
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轍之險民  
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  
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  
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若有間秦將樊  
於期得罪於秦王囚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

按圖華之七

圖作據舍七  
又謂如也

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憤怒於燕足爲寒心又  
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窟也  
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其後適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  
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  
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  
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



劉劭引入四庫

從欲得先按也

得則其情放也

寫其情以一

大略也 大書

之不與書言

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鳴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

劉劭引入刑物

而馳千里。至其衰老。爲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情已消。區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饒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且欲語言解見  
欲使彼彼此非  
為難定其如何  
此之二耳

田光先生史  
田光應

田于此時亦窮  
其欲大約有三  
策或一得一策  
其一此二策者  
欲得田光其謀  
者當能利之  
田光有以游此  
田光以言其事  
沐也

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歿。明不言也。因遂自刺而歿。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歿。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歿。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

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鄒。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人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圖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如此將謀而事  
竟不成就三權  
其事雖不成而  
竟得同五情

太子之計始

其而謀則初為

一言為太子謀

則如何非謀士

也皆可取者始

春而無一嘆情

有太子親生之

則始不達其疑

遠其高比之計

仲子也以千金

則始則志于秦

助其女之問天

荆制楚也於期  
則一物也蓋謂  
非入謂也當時  
則制而太子嘗  
取之而好者皆  
太子或然則楚  
使善者為之也

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  
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  
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因請毋讓然後許  
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  
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  
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  
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

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  
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  
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  
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  
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  
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  
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



此判書清一人  
則其聲如雷  
不事人不判書  
而伏如也  
公服人走從一  
總

紅七音據，亦  
情判給之重委  
也

以十二歲童子  
輸行也亦味夫  
時說有師特夫  
乃乃使二使行  
而心志在法  
而由弄如是  
情不收以情

文傳

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  
讎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  
軍之晉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搃其胸然則將軍之讎報而燕見陵之愧  
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救遂自到太子  
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  
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音

得趙人徐夫人七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  
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軻燕國  
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  
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  
爲治行項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  
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  
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遺往而不反者豎子也  
且提一七音入不測之彊秦侯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

荆傳

卷五十五

荆文

十四



何子德曰何子  
五神

魏武嘗云十載  
猶令人悲憤  
哀情

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  
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  
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  
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  
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

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  
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  
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  
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  
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  
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  
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  
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晉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  
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

如此使客 主觀

此圖與前卷所刻

此

一時左右之徒  
暴怒而趨前  
荆王摩挲其手

又逢此一劇  
流矢

萬不盡之情  
八無窮之理  
既此其來何  
何神會不虛也

荆王怒之  
言分自相  
極典例

史記卷之八  
此地狂歌  
荆王怒之

復擊軻軻被入劍軻自知事不成就倚柱而笑箕倨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  
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  
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書  
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絕拔劍劍長擐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  
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  
荆軻應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

復擊軻軻被入劍軻自知事不成就倚柱而笑箕倨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  
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  
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書  
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荆轲之策可成  
則其志之不可  
也此舉之策王  
天雖然其事不  
可也

荆轲一事令人  
擊即之策  
本任則高漸離  
一書以為的物  
二也

荆轲有難於救  
者有智智九下  
說身也救者  
約則言與世  
約則為善性  
善性人故也

以馬策使令  
擊以以針毒上  
事雖不成亦足  
為其美也  
徐內各置毒於  
其高漸離四先  
物次則行刺入  
其背且此八  
人皆其先也

安侯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  
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  
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  
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  
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  
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俯俛不能  
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  
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  
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

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  
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  
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議  
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  
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  
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  
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  
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

荆轲

卷五十四

刺客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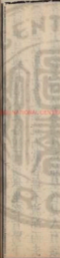


有餘不可缺  
一凡事

太史公謂五人  
余然不效其志  
居國則謀謀  
君親死之志也  
可謂節也  
情也 申長

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李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  
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晏也哉



史記鈔卷之五十五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晉作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按李斯傳洵斯亦未特防始定天下變法諸  
事僅十之二一傳高所以致天下所以  
之七八表大公法他法得正秦者高所以  
之亂者五也斯為之此是夫史公極用意  
得大行處字字讀李  
洵傳不必讀秦紀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人舍觀舍中鼠  
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

卷之五十五  
史記鈔

史記鈔 卷之五十五 李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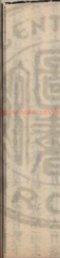


有餘不可缺  
一凡事

太史公謂五人  
余然不效其志  
居謂其非謀也  
君報仇之志也  
可謂節也  
情也 申長

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李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  
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晏也哉



史記鈔卷之五十五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者作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按李斯傳洵斯亦未特防始定天下後法諸  
事僅十之一二洵高所以致天下所以特十  
之七八表大公法也清得正秦者高所以碑高  
之亂者五也斯為之此是夫史公極用意極  
得夫何處字者請李  
洵傳不必請秦紀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人舍觀舍中鼠  
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

卷之五十五  
李斯列傳

史記鈔  
卷之五十五  
李斯列傳



五言或大有關  
健之言

南師乃如許評  
其所以見斷心  
事根絕一甚弱  
神使起閣不令  
其言

言貴欲保如  
說內如食其  
有人而西能  
轉行也  
願志在富貴欲  
身不可得也  
其壯激有初釋  
之也

言者是不  
其事我之  
成大功者  
其成敗實  
何品實論

言者此等  
下若此物  
除却上不得  
不足為難也

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  
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  
時無息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  
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  
彊行者耳故語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  
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  
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  
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  
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恐之昔者秦  
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  
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  
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  
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  
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





新之不謀故賢  
山與之得則

極相甚遠  
下中

韓非子  
作注疏  
卷八上

周文之五千  
李斯臣子書

此書不為士  
時而精不絕  
高作七

此四君皆  
此定不別  
實和

娶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  
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  
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  
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  
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  
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  
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  
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

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秦公用商鞅之  
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  
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  
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剗膏腴之壤遂  
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  
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  
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置或可以言

一畫而三喻不

礙事及是古又

字表奇可為大

又二種編下前

下律調律則

以起廣與會則

是說與齊同之

習之也

讀物皆明神記

不與之別則

又例

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容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  
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維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  
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廄，江南  
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  
陳，娛心意，譏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之替，傅琅之珥，阿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  
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  
鍤，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  
鍤，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  
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  
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

列傳

卷之五

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下句如一而字  
意亦顯如 上言  
諸書以通以  
給以通以通而  
是也全 曰時

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滅銷其兵刃

斯之為秦計實  
殺之通其十也  
其四山積秦皇  
一假不來此  
以是特詳  
李斯官卒用其計  
青丘明詩 上言

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  
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奔黔晉以資敵  
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  
不產於秦可齊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  
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滅銷其兵刃  
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寸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  
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  
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  
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  
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  
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諫以重



律例二千五百  
史記相續考  
心術是也

文傳

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細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謫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

此書入書後有  
卷之三川守及  
前功之語此說  
後事也

此知高子何意  
中二此理一皆  
酒說者也  
今人以此解多  
失其本意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史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魏志卷之三

漢書卷之八  
魏志卷之三

始皇高且其官  
子大在魏命為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魏志卷之三

卷之三

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  
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  
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  
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  
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  
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  
者始皇別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

斯趙高及李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  
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  
皇居輜輳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輳  
輳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  
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  
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  
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  
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

魏志

卷之三

七



制道者六十年  
始了與會處見  
有疑之者味道  
而自誦之也

為其入而高觀  
會即 七十

身或趨高吉十  
新得是問然相  
濟也 四什

後口與義 三之

心異性而不  
應故曰大行

進下五執與家  
格字義位快可  
音 七音

安傳

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寡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賊。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強困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誅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

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于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而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匹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



高車安插古學  
斯所志也

斯二帖身與  
春懷在此

竹事字古  
自作

斯者有違心狀

庶幾即此律書  
庶幾即此律書

高車安插古學  
斯所志也

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  
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  
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  
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  
皆以誅凶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  
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  
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  
財重士辯於心而諛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

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  
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  
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養聖斯曰斯上蔡  
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  
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凶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  
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視  
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



言我今日  
是人人道守  
惟我獨為逆  
謀也  
言已言即用  
後則我嘆乃斷  
遂得命世得情  
然 之章

公服之揚于城  
不在 處  
到此一戰行  
律因服之二免  
其罪  
其高史主朝言  
李顯不能以克  
言物之年從亦  
是光之

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歿為戮。討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

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載上書。直言譏謫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





蘇秦說秦書  
蘇秦說秦書

列傳

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人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

胡亥斷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

列傳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其高車以征  
之子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故去國

此記有行國  
則有公子高

此記有行國  
則有公子高

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  
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  
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  
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  
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  
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寒羣臣  
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  
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  
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僇滅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  
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  
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  
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  
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  
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  
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悉乎  
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  
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



五世紀古實此  
大正對不河地  
人定而不及書  
恒處 四叶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  
愈重成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  
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  
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  
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  
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  
不動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糲糲之食藜藿  
之羹飯土區啜土銅錘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禹  
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

股無股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歿於外  
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  
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  
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  
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  
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  
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  
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  
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

五世紀古實此  
大正對不河地  
人定而不及書  
恒處 四叶



齊民記不分  
齊民記不分  
齊民記不分  
齊民記不分  
齊民記不分

齊民記不分

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遂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  
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  
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  
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賢責之術者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  
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  
其君矣。是故主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  
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  
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

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  
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  
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  
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賢哉。夫以人徇  
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  
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  
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  
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

齊民記不分

齊民記不分

齊民記不分



為論本始亦謂  
王亦大綱畢則  
既記為工項

設法重於子

備者明

文法重犯不可  
言用特

物在轉解

物在轉解  
物在轉解  
物在轉解

物在轉解

物在轉解  
物在轉解  
物在轉解

刑何

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  
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  
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  
被刑重罰也被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  
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鏹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  
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  
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  
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賊  
狎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賊狎也而  
易百仞之高哉峭壘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  
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  
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  
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  
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  
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  
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

刑何

卷五十五

李斯

十五



韓非此之有者  
有者之言  
若言下則主野  
是正論

山陰韓非  
五言

新學事主之術  
十有餘而中  
高之說可事則  
也 九本

切以中韓法成  
牛也  
西漢二世謂見  
明斯說以爲本

死

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夙節之行顯於世，則滯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擗馳說之口。因烈士之行，塞聰辨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

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

同

卷五十五

李

十六



不稱朝儀也

臣

心二此証事也  
史公原論

次者十分別  
高好惡極未備  
寫字與本

春之曰惟此數  
語耳無多意  
我思均

非高之疑也所  
斷定有是耳  
是之

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眾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證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撰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

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因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問語，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



少卿也國階

欽定四庫全書  
行刑者曰  
法司也西漢  
時凡相殺罪

文以心奇故雖  
其詞未則隨乎  
出於奇律者  
居則覺其精細  
自之無可憐  
謂是文字上求  
謂之若若于時  
會其神 三書

齊傳

同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  
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  
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賢不益此  
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  
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傷  
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  
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  
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索丞相恐其不審  
乃使人索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

世在甘泉方作殺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  
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  
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  
陛下無異此甚不便管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  
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  
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  
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既弑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佞之志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

刑考

卷五十五

李斯

六





悟此之極令人  
可恨也

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

大凡高諱五日  
以說少知察  
則當立時事  
惟在此也

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歿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歿身歿而所忠者非也吾今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歿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



自古以謀賊之  
言謀功自未嘗  
不誦如謀反者  
也

得此此書見其  
言辭對書阿二  
世者大相反  
也

李斯所請七罪  
乃曰借其極忠  
又言以激二世  
李斯知極殺秋  
在李斯以體君  
之義罪重者乎  
以中

第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賈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  
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  
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  
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策不顧  
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  
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  
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  
咸陽糜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  
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

治斯獨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赦者自  
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  
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  
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  
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  
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節政教官鬪士尊  
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  
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  
又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

刑學  
卷五十五  
李斯  
三十一



自書德宗以叔  
保諱之於大軍  
微諱而成微

臣盛其爵位以因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  
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勉盡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  
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與游觀以見主  
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  
萬民戴主歎而不怠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  
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  
之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  
斯更以其實封軹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蘇中及建微服  
自世之成古云  
會戰苦甚官書  
當有必後死候  
時狀 重刊

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秦當上二世喜曰  
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索三川之守  
至則項景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  
憂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  
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  
父子相哭而夷三歲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  
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  
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



經之兩字是  
擬在彼亦用此  
句法

無名記撰  
文

仙傳評卷下  
所以軍期之  
本也

高子與高子  
也

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  
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  
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  
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  
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  
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  
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  
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

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  
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  
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  
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  
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  
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  
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勃沛公因以屬更項王至  
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按此等味

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直。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處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史記鈔卷之五十六

為秦間地。益聚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流為以存形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榮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

齊世家元蒙氏  
世將也其功不  
宜殿二元亦  
九等  
故事王詳而奇  
然其義有法科  
使者語空卷而  
詳然編國有章  
王等



按此等味

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直。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處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史記鈔卷之五十六

為秦間地。益聚北。靡句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流為以存形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榮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

齊世家元蒙氏  
世將也其功不  
宜殿二元亦  
九等  
故事王詳而奇  
然其義有法科  
使者語空卷而  
詳然編國有章  
王等



謂其書也  
法其修也  
文書

秦法以吏為師  
名其性，區者

以上次筆氏世

將兵之功以下

者則求於蒙毅

元事蒙毅

謂其書也

謂其修也

謂其性也

謂其區也

謂其師也

謂其性也

謂其區也

謂其師也

謂其性也

謂其區也

謂其師也

謂其性也

謂其區也

謂其師也

謂其性也

謂其區也

死傳

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勝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遠蛇而北募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敎於事也毅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逼道自九原抵甘泉壘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



東漢書  
高帝六年成建  
清山河漢之  
公卷記 四時

同傳山川  
代而賢之

于其此傳可謂  
嘉正數傳高  
之公則不謂于  
處中是也成封  
運之功其始我  
同傳

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  
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  
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  
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  
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扶蘇已歿蒙恬  
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  
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而扶蘇歿即欲釋  
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

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  
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  
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  
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  
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  
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  
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  
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  
之謀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此傳功氣大略  
與事類傳相類  
且與出卷文  
相合

每如口而對  
不意則亦無  
深意然則氣自  
相如也

大夫伯使言  
動文而宮與  
其情於十五  
未報之也

而此觀之百里  
其言不特存于  
春，與十卷其  
經之經非其此  
又可知也

上卷傳使言  
每十卷與

列傳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  
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  
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  
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  
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  
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  
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願幸沒世  
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

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  
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  
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  
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尊  
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  
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  
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  
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  
是藉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

列傳 卷五十六 蒙毅





死保

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第殺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忠。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

注明切

蒙恬正卿位  
即此大夫也  
李注蒙恬  
蒙恬不曉知道  
謂為所愚而不  
能於對曰蒙而  
恨之惡深使門  
殺之惡深使門  
殺之惡深使門  
則言前八史  
誰可受則其  
雖乃可殺也

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庶得周公旦沈書。乃沈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開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歾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

此與白起以坑  
趙牛馬巴羅因  
其實明已抄耳  
一勾係來自唐  
版 半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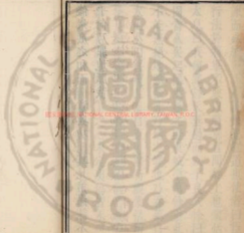
書信卷六節

諫而或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  
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問於上也蒙恬喟然  
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或乎良久徐曰恬罪  
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  
不能無絕地厭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  
築長城亭障塞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  
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  
爲名將不以此時澀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  
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何乃罪地厭哉

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遠誅彼卒能獨遵高之  
何而割地可謂賢矣夫生逢末世不肯與與割地  
青楚同秦秋 田粉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XT-01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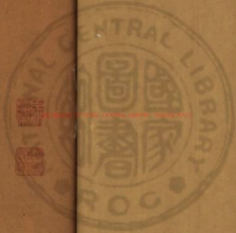
2013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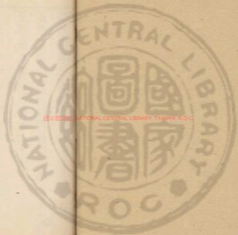


史記鈔

卷五十七之六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史記鈔卷之五十七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末則頸交其後破聲相投處更工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

敘張耳乃頗多  
難語尤奇

文時政意亦

幸為詞決乃又

至是之註語

內詳



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皆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蹠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

此已滅二人成  
張耳妻

門有耳  
餘也自以萬  
名不詳今正  
中詳史別家  
七

之秦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怒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漸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此已滅二人成  
張耳妻

曰夫當草昧時  
固如此也

解其性使三  
亦謂漢王立  
明後以悅  
高子房以爲  
可如之味  
三年則秦已  
夫漢之國使  
女莫與一者  
不可天下之  
大以物字天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盡敵也故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涿築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亾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衆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

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

書其歌語則明  
乃轉手也

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比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

以物轉地皆  
爲此

中平未必有是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以爲此也

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點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伴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伴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



通鑑紀事本末  
其詳見魏志  
魏中其時  
有烏足建侯之  
督由是成其此  
由峻成是也  
七

言陳王孫其兄  
平心為欲立明  
後嗣子如見事  
也百時

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劄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饗，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劄通賜范陽令侯

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間，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為陳王狗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新至陳，而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騭為左丞相，使人報



西人之打工  
非禮子始初  
就斷也

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諫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

畧常山張贗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畧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



百其不測也

也

春平乃建德而

人止而之也言

不其則故其說

得行而卒也種

三也

春平者平太史  
公與之書得宜  
其時亦為種快  
其時亦為種快

莊其法編者  
也如說

傳言其無身耳  
春平者平太史  
建王時又出秦  
同法堂也

及作

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  
夫臣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設參  
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  
囚趙王此兩人各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  
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  
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

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  
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齊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  
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  
騎謝李良李良素畧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  
天下唯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  
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因欲  
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

李良之謀略甚  
精而耳餘方以  
武臣何以能統  
之兵而令李良  
當山左也

以上舉實西人  
之文以下舉  
北朝投本  
五年

神機明史  
事如其說

十中其一  
陳

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邯驤趙人多爲張  
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  
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  
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  
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  
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  
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  
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  
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  
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  
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頭交今王與耳旦暮且  
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  
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  
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凶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  
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  
餘曰吾死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

如先之說評曰  
本紀而此處簡  
評於明以下  
高前故難定  
以通其只數情  
萬兩人之文欲  
精神獨注于此

詳先復得大者  
詳先之亦除除  
其

除官清後後  
弟而合之耳本  
必不釋也快彼  
不陳耳而推中  
解於例諸夫利  
隨之文字以相  
救應大 意

延傳

張歷陳澤先擊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  
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  
旁。未幾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鄲道。王離軍之食  
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設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  
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  
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  
張歷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歷陳澤以必死責臣。  
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

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淡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  
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  
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  
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鹿  
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  
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  
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

列傳 卷五十七 張耳陳餘



越六王皆滅不  
平項耳一人  
我陳餘之言  
餘自始與餘  
張耳以兩人畫  
河下生牛之皮  
故也何是太史  
公說獨特神處

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  
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  
餘張耳一體有功于趙項羽以陳餘不從人關間  
其在南皮卽以南皮勃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  
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  
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  
陳餘乃使夏高誑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  
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  
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

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  
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  
故而項羽又逼立我我欲之楚耳公曰漢王之入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強  
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  
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  
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  
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圖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

制者有打也

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效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諸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父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倮嘗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

此時不其遂情  
高祖漢帝代為  
高祖事故元  
王會

漢中者人欲  
為說也

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蓋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平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

列傳

卷五十七

張耳陳餘

十一



謂其意上善  
叔四則和權  
則聖至不濟  
則返致京師  
也

職才判也

一以和情相問  
各各執持則足  
矣事如使有和  
公事之也

路樹千古

言為二義不背  
君高祖之仁不  
我生管仲事  
九年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  
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  
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  
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  
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轎車膠致與  
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  
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斃鉗爲  
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  
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

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  
張放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  
問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秘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  
之邑子素知之此因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獲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  
公勞苦如生平嘯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  
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  
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  
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



此海山轉洲使  
者河在相觀

寫書高唯修女  
也

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賈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  
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賈高賈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賈高  
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  
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  
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  
脛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  
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  
王人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

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  
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  
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  
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  
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  
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  
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  
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

且觀河水理且  
得四顧遠則歌  
命三五  
四知字有意



後漢之禮學  
馬相充之

大史公二馬王

孫伯

卒相滅匹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  
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殒與太伯延  
陵季子異矣

夫則孫子之出無禮也而謂諸君陳餘以無故  
可予子則之凶兵也得勝其而動亦兵之機也  
天下也夫兵常是時也王離以兩軍相為持  
角其勢散而散之兵也其勢散而散之兵也  
關且散故以子建父之勤事從代來姑從從觀  
望其間散非項羽之雄兵也十萬而散登沈舟  
如以智我知應之天下則其解道之圖與否未  
知也而乃欲以遠邁餘可乎哉

史記鈔附卷之五十七

牧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  
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  
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歎  
而勝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  
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  
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史記鈔附卷之五十七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歎而勝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此等文字  
與此等如  
此等

此等文字  
與此等如  
此等

史記鈔卷之五十八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于羽于  
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  
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問者其併笑之布已論輸  
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蒙桀交  
通迺率其曹偶囚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  
適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

此等文字  
與此等如  
此等



此等文字  
與此等如  
此等

此等文字  
與此等如  
此等

史記鈔卷之五十八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于羽于  
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容相  
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問者其併笑之布已論輸  
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蒙桀交  
通迺率其曹偶囚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  
適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

此等文字  
與此等如  
此等



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適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處適立楚懷王項梁置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處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

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適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圍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圍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

項之救秦也  
本此渡河言之  
故也

此孔惟口不絕  
以不絕在故  
是有一極  
或出暗喻以不  
擊之故何可  
水擊

上合也夫  
擊何會之

漢傳

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從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  
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掛縣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尤  
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  
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  
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

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  
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  
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  
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  
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  
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  
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  
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

漢傳

卷五十八

漢書

三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孫傳

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搖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

此三句在項王  
之情事下  
一  
破也  
數个士皆學亦  
精水國之堂

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昔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傲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柔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

列傳

卷五十八

楚傳

四

TAFL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死傷

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許楚與漢。本敢泄也。是使者在。方急者。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

能何說辭。與其  
行也。以是戰國  
從者。與虎。去也

行之以不測之  
事。是以以得望  
之禮

因說布曰。事以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是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曙。林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遣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



四國傳第五  
漢書卷五十五  
古有味之章

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  
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  
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  
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歿天下  
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  
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  
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  
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  
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漢書卷五十五  
古有味之章

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  
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割  
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鄒皆屬布  
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  
誅淮陰茂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  
醢備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犬恐陰  
令人部聚兵候何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  
爲侍中適厚僂道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大

古有味之章  
漢書卷五十五  
古有味之章

舉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已疑其言國險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責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

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躡爵而尊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善策之計，可問。上適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愚以布攻今得  
機與趙官非特  
虞難王恐攻取  
王能濟方安天  
下而用此諸兵  
王之學亦濟以  
兵助大子則也  
亦皆難先必不

音吳之律是以  
三軍正西有功  
本楚之說布字  
內三軍內戰何

極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放倉之粟塞成臯之口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  
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  
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  
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  
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

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  
越今皆已歿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善之  
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歿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  
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  
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  
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新西會魏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  
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



武以布封侯  
且馬破敗

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  
戮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  
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僞與凶誘走越故信而隨  
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  
子長爲淮南王封黃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  
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皇  
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振興之暴也項氏之所  
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  
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修禍之典自愛姬殖如  
媼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鈔卷之五十九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深被其失者處首  
叙其貧困者以其仗劍封侯王而繫上千里及  
根深母與忘爲已少年  
故云云文鏡改蕩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

淮陰侯傳  
史記鈔卷之五十九

本紀而後序  
史記



史記鈔卷之五十九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深被其失者處首  
叙其貧困者以其仗劍封侯王而繫上千里及  
根深母與忘爲已少年  
故云云文鏡改蕩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

淮陰侯傳  
史記鈔卷之五十九

本紀而後序  
史記



批讀前為罪受  
將丁如西自

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  
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  
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成刺我不  
能成出我袴下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  
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  
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  
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  
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  
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于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  
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死於公孫丹至南鄭諸將行道囚者數十  
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囚何問信囚  
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囚上大怒  
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囚何也何曰臣不敢囚也臣追囚者上曰

得信得飲之

孫子中說却王  
高制動心處  
上策

故牧者何者信  
是信身非始事  
不遠徐次則謂  
功第一者亦為  
此也

應改也  
此特是百字誤  
則謂及也字大  
有誤也

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囚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囚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聽。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曰：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嗜噍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



此大之君子見  
國人之仁義言  
信譽

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  
封爵者卽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王而自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  
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論漢王項王兩  
人得成善說  
孔明之非見  
三略二儀亦不  
能過于故曰非  
會者非特得略  
也

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  
殺亾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  
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  
愛也大王之人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  
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  
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  
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曉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以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

兵法曰多步  
必密之與其  
不密攻其弱

木罌疑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約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

廣武之軍絕  
而韓信及其  
軍以爲攻



利而勝之

信張耳韓信  
信張耳韓信

楚漢軍  
楚漢軍

亂而敗之

死信

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  
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  
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  
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  
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  
千騎其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  
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  
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

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馭水上禽趙王敬信乃令  
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  
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  
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  
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  
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  
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生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  
所謂擊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列傳

卷五十九

漢書

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死傷

爲戰今平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

此中真善信信  
無須武君知之  
信得不知也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鄰下身死汲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檢禾其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

列傳

卷五十九

田餘慶

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解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

信之爲下請王  
張耳爲已地也  
漢對連統帥之  
四之齊先即王  
其地可也而與  
合信書爲何也

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漢王之聞入信  
耳信信得而書  
其事何也定章  
自以成身信其  
心信一則信欲  
信信矣以信信  
一則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韓信過一死欲  
就下之齊後道  
三處信信十上  
則其城為去軍

韓信亦云其前  
廣武別記

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  
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  
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  
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  
毋行也且酈生一十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  
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  
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罷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  
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  
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  
漢兵遠鬪竅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  
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  
城間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  
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垂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壘，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亾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

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敖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敖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亾龍且，項王恐使胥貽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



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三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在投則漢王滕左投則項王滕項王今日凶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塞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觀倍我我倍之不祥雖成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秦賊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此法之說為是  
而謂何者  
我其言其  
今雖信之  
欲得乎  
約九石之  
時而已  
通神補危之  
使以口舌從橫  
當世耳非淺淺  
者也其得信所  
不難也故其  
其便不能無  
制也亦不可  
而人亦漢所  
收而用之者如

文有律有說  
文也  
陸秀道智定  
西土 三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  
聞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而不遇封侯又危  
不安相君之背齊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通  
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  
雲合霧集魚鱗雜運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  
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  
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  
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  
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數十萬之衆距華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  
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阜遂走宛葉之間  
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  
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  
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  
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  
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  
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  
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

列傳 卷三十六 漢高祖 十一



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  
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變而響應矣孰敢  
不聽劉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  
歸德於齊業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漢  
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  
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吾

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  
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  
爲布衣時相與爲劍頸之交後爭張儼陳澤之事  
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  
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  
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齟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  
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  
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儼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

二八辨言  
二種人也

古言 五言

入通語雜傳

村文之奇

即世

此時信以甚動  
此二句尤更公  
為下文證以取  
本如也

此言始一重而  
多為制法類如  
為執法也  
變法也

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霜勾踐  
立功成名而身歿田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  
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  
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王者身危  
而功益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背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  
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  
而有震王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  
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制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  
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  
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厥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守儋石之祿者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  
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

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賈能行之夫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平時不  
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  
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  
伴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  
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

長沙王廷

以爲此史寬仁  
八歲而水自釋  
然下流之力如  
不爲重者其難  
少知此信之勇  
少知此信之勇  
少知此信之勇

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  
不若蜂蟻之致螫駑驥之踟躕不如驚馬之安步  
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賈能行之夫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平時不  
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  
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  
伴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  
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

正月從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  
漂母賜千金及下邳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  
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勝下者以爲楚  
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  
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已將鍾離  
昧家在伊盧素與信善項王歿後已歸信漢王怨  
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  
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

漢書卷九十五  
陳平傳  
十六



信五萬人上國  
信是信使道  
信大是信起之  
信士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如此一事寫得  
別觀之也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

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  
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新  
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  
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  
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刎  
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人言彼鬼歟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  
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  
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  
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  
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  
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  
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  
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  
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陳稀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

語上於重一二  
不言說而無不  
信且其語皆錄  
吾軍中實事之  
狀於：文書

此皆如魏陳漢  
皆事也。信誠  
以爲行保也。以  
信之誠不疑也  
也。且其語之或  
自其言也。亦  
亦亦亦其謀其  
皆也。不其漢  
其謀也。非以以  
論殺之也。

古制國之謀國  
又

一息然五有上  
志

孫傳

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  
有言也。穉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  
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  
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  
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自上將而往。信病  
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  
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穉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

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  
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穉  
已得歎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  
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之。  
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穉軍來。至見信歎。且喜  
且憐之。問信歎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  
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  
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豈子不用

史記

卷五十九

淮陰侯

六



此語不盡其  
意也

此語乃是辨  
論也

此語何不  
長短宜事  
論理則  
此則乃  
此則乃  
此則乃

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  
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  
上曰若赦韓信反何竟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  
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跬之狗吠竟竟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  
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願  
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  
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觀其母冢良然假令韓  
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  
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千載觀古今兵家者當以韓信為最  
水壘破趙以立漢赤岸破齊以棄泲故言天  
而下而東唐與魏人無戰者于故四方冷  
文公文仙也李仙詩仙也張唐詞賦仙也劉阮  
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其





史記鈔卷之六十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穎川盧縮絕籍糧餉  
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  
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  
故地項梁敗成定陶成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



史記鈔卷之六十



史記鈔卷之六十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穎川盧縮絕籍糧餉  
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  
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  
故地項梁敗成定陶成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



漢王以韓王信  
為韓王以彭越  
為齊王以張敖  
為趙王以張敖  
子

韓王信王太  
原信可也  
馬邑是事之  
始也信與  
張敖共謀  
張敖去者也

高祖遣信十  
萬可謂合古  
名山大川不  
封之意而後  
通切謝林或

中道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  
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指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  
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  
韓王咸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  
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  
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  
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  
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

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  
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  
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  
材武所王北近華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  
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  
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  
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  
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





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  
 觀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  
 臣王黃等立趙苗番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  
 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  
 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  
 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  
 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  
 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

匈奴軍小  
 漢破其軍

漢軍在代  
 匈奴在平城

之

本兵者必  
 此兵無不  
 夕無所為  
 此恐本兵

之

使人厚遺關氏關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  
 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  
 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  
 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  
 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稀  
 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  
 使柴將軍擊之道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  
 凶而復歸輒復故位豈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

魏王信報  
書詞雖不啻  
心通而言說  
大意

敗。凶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摧  
僕起。問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  
能成。因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  
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  
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成。凶今僕  
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  
於吳也。今僕凶匿山谷。聞且暮乞貸。整夷僕之恩。  
歸如痿人。不忌起。百者不忌視也。勢不可耳。遂戰。  
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

及至。顏當。賊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命  
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顏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  
顏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嬰楚軍時。弓高侯功  
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顏當孽孫韓嫣。貴幸。各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  
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成。後歲餘。  
說孫曾爲龍頰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  
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魏王信報  
書詞雖不啻  
心通而言說  
大意



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蹤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

以高祖得次  
之見事于海  
其後次即之  
漢以取戰也  
然觀之如不  
謂爲武時諸  
所並觀五千  
其功也夫事  
以備之漢之  
漢書十五之  
百九

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  
翫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  
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  
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  
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  
燕王漢十一年秋陳稀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稀  
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稀使王黃求殺  
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叵在胡見張勝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稀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稀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許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稀。欲令又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燕。車稀常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稀。

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稀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充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已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

此語疑其欲反  
不在此也  
手抄語而漢之  
持力也  
五尺長

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  
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入  
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  
復歸居歲餘成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  
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  
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成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  
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  
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爲列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  
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  
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  
之代周昌遁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  
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  
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  
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  
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  
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

豨傳卷五十五  
十一  
七年  
不知何  
也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七十四  
上  
匈奴傳第七十四  
上  
匈奴傳第七十四  
上

死

之上自往。至耶那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耶那，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馮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偏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稀反，耶那以北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

耶那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曰：「王黃、曼丘臣、昔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稀將侯敞、王黃於曲逆，破稀。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原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釋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七十四  
上  
匈奴傳第七十四  
上  
匈奴傳第七十四  
上

死

卷九十四

匈奴傳

八

史記卷之六十一  
諸侯列傳第三十四  
田儻傳  
田儻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儻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榮。

史記鈔卷之六十一

諸侯列傳第三十四  
田儻傳  
田儻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儻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榮。

田儻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儻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榮。

遠。立子栢爲代王，都中都。代、雁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稀於靈丘。太史公曰：韓信虛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稀、梁人，其少時，數稱暴，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許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漢矣。

文二  
體也



史記卷之六十一  
諸侯列傳第三十四  
田儻傳  
田儻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伴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榮。

史記鈔卷之六十一

諸侯列傳第三十四  
田儻傳  
田儻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伴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榮。

田儻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伴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榮。

田儻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伴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榮。

史記卷之六十一  
諸侯列傳第三十四  
田儻傳

史記鈔卷之六十一



魏信韓宣王欲  
引有安理韓張  
韓章等更韓  
之官

論曰各故而大  
史公詳述如畫

田氏兄弟情事  
凡十五神 卷五

田榮于假同安  
也何至是也

趙一各姓假  
人手足割割  
其肉不與割  
假兵

齊信

史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儼田氏  
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  
田儻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  
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儻將兵救魏章邯  
夜街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儻於臨濟下儻弟田  
榮收儻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儻死迺立故齊  
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  
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  
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躡擊逐齊王  
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  
因番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儻于市為齊王榮相之  
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  
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  
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  
之王寧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  
市於齊齊曰螻螿手則斬手螿足則斬足何者為  
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賊

列傳 卷五十一 田儻



文傳

也何故不救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  
 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  
 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  
 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  
 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  
 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囚人關故立  
 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  
 殺趙田安下濟北鞞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  
 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

此語田之謂以  
 王起田之謂  
 田獨不得王為  
 田及是事也  
 故知田字  
 九字

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  
 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  
 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  
 凶忝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  
 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  
 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  
 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  
 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人相聚叛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衆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鄭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屋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劇

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郡生賣已，而烹鄭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殺齊王。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



齊傳

吸於千乘韓信逃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鄒生今聞其弟鄒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鄒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搔者致族夷迺復使使

二人者長士也  
御手名不傳太  
史公之輕物義  
類如此 古言

世世國無此臣  
亦有此段奇古  
無此段語者則  
段語亦無此段  
叙之也

此段十數如新  
史記

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庶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匹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問形容

列傳

卷六十一 田橫

五

史不為過其傳  
乃為善於此

安期生仙去矣  
而能過終不可  
測

豐田此兩人似  
在有其善無惡之  
間

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  
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  
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  
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  
穿其冢，劊孔，皆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更大驚，以  
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召之。至則聞田橫來，亦皆自殺。於是適知田橫兄  
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嗣通之謀亂齊，矯淮陰其卒，此

兩人嗣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  
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  
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歿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續拾正及續海客傳或廣六考大考禮志之而  
歸過於通有以也其次史王八十數轉如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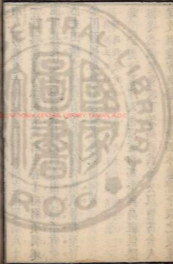
一傳四人各有  
有善法而高祖  
或一日云云

史記鈔卷之六十二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喻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  
之脫難作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夫史記詳於漢而略於秦其與古者同軌  
若如列傳五經上當亦持也其間古法如  
下曰破曰定曰堵曰掩曰先聖曰節曰  
曰策曰攻曰守曰斬曰剽曰劫曰劫曰  
曰身其法曰以特卒斬曰劫曰劫曰劫  
書其解陣之備有不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



史記鈔卷之六十二 樊鄴滕灌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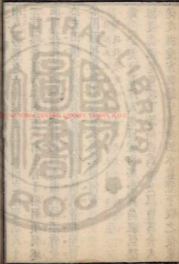
一傳四人各有  
有善法而高祖  
或一日云云

史記鈔卷之六十二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喻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  
之脫難作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夫史記詳於漢而略於秦其與古者同軌  
若如列傳五經上當亦持也其間古法如  
下曰破曰定曰堵曰掩曰先聖曰節曰  
曰策曰攻曰守曰斬曰剽曰劫曰劫曰  
曰身且陳曰以特卒折曰以特卒折曰  
書其解陣之備有不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殲東却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閭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

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輟輟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犖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

沛公行營

沛公行營

一事也於此  
項羽不悅殺  
西楚霸王  
神則以此  
傳在時已  
法與此  
之說取  
首一二語  
大意

固知其流

故一勾于此何  
等精神

從是在否後則  
擊走自汗

直西山嶺錄漢  
王陽新紀至三  
百石十一人止

歲功第一也

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  
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罷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  
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  
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  
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  
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  
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  
山下歸至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

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再入營請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龍臨武侯遷為郢中從入  
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  
南破之從攻雍糜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  
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  
郢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將軍攻趙  
責下邯魏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  
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秦峽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外黃攻鄆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歿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

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恭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郡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郡邑五十一益食邑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先只叙我所到  
事變之流不以  
平日文則文  
清甚矣

則宮中門  
既第我莊莊  
高自有年水之  
自有宮內之佳  
不獨以宮中  
在是子長華九

此一說不可  
可也超其一  
也也而不一  
也也

亦為臨光侯  
華嚴經詩

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  
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  
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  
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  
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衛枕一宦  
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功謀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

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  
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  
惡言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  
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  
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  
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  
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



古不註行

萬十以字乃一

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顛軍拘

卷之二

疾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仇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怒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困除曲周侯鄴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

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顛軍拘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關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歿漢王為帝其秋燕

列傳

卷之二

梁相國傳

六



王臧茶反商以將軍從擊茶戰龍脫先登陷陣破  
茶軍易下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  
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  
別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  
帝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滅東垣又以右丞  
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

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  
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  
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鄼商令其子況給呂祿  
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人據北軍遂  
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鄼  
況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  
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命侯樂布自平齊來乃

不詳公官事

國馬車則國及  
馬車是故將不  
能保此軍不  
可入也生之  
高帝以寄代侯  
寄代侯一舉  
以定漢社稷





晉書五十四  
卷之九

此傳大略與史  
會稽傳相類而  
精神略異或云  
及故其而山地  
而不詳

八書高祖傳  
人高祖傳  
不傳也

不得如史載  
漢書載其史  
此傳亦用其字  
此一節中其詳  
而傳法同其詳

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  
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  
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  
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  
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厯司御每送便客還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

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  
祖使上降沛一旦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  
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  
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  
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贛軍  
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魯王太僕始於  
故傳中每改稱  
車亦每六其  
中錄攻戰本  
國事而言也

魯人謂此  
小兒為魯  
魯人以此  
為魯之史也

親受命於魯  
不得已及不  
魯人以此  
為魯之史也

五十人得印一置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  
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因復奉車從  
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  
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  
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  
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  
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轅乃馳漢王怒行欲斬  
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

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  
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  
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  
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荀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  
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

此節在史記  
卷之百零五  
第一

此節在史記  
卷之百零五  
第一

此節在史記  
卷之百零五  
第一

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稀熙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連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

辛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圍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



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選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此時嬰爲文侯  
最獲大功有功  
西計九亦一謂  
甚也

漢王封於天下  
騎也而將軍志  
習騎故善以善  
騎將成功此大  
史公叙事對錄  
成善也

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氏。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

南送漢王到雜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遂  
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  
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  
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  
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  
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  
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  
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  
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

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呆於魯北破之韓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  
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  
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郢公復定淮北  
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郢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  
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  
鄒蕭相攻苦蕪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順縣從  
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  
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

也。要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

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拜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若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敵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敵。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上  
九





齊之衰也  
而不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齊之衰也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  
 頓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  
 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  
 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  
 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  
 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  
 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  
 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  
 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  
 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是歲匈奴大人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  
 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  
 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  
 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

坐行賅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適爲言高祖功臣之典時若此云

史記鈔附卷之六十二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繆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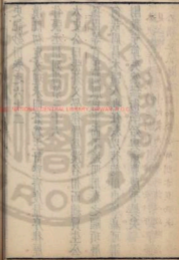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繆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主其言且深  
讀如平昌氏



此詩是出師生  
征伐之條

高郵文獻卷  
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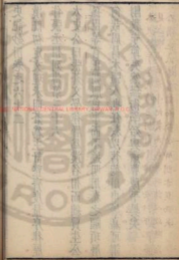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六十三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鄆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鄆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  
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  
陽者數十人鄆生問其將皆握飯好背禮自用不  
能聽大度之言鄆生乃演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  
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鄆生里中子也沛

史記鈔卷之六十三 鄆生傳



此詩是出師生  
征伐之條

高郵文獻卷  
生記



史記鈔卷之六十三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鄆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鄆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  
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  
陽者數十人鄆生問其將皆握飯好背禮自用不  
能聽大度之言鄆生乃演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  
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鄆生里中子也沛

史記鈔 卷六十三 鄆生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公時時聞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鄉生見謂之曰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鄉生年六十餘  
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  
沛公不好儒請客冠帶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  
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鄉生曰  
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鄉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  
傳舍使人召鄉生鄉生至入謁沛公方僂牀使兩  
女子洗足而見鄉生鄉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  
謂助秦攻諸侯乎鄉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僂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迎鄉生  
上坐謝之鄉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鄉生  
食問曰計將安出鄉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  
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殲秦此所謂探虎口  
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鄢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就鄢食。其爲廣野君。鄢生言其弟鄢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鄢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開淮陰。廢破趙。彭越。黷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黷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鄢生因曰。臣聞知天者。天者。五事可成。不知天者。天者。五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劫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  
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故倉而使鄒生說齊  
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  
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  
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  
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  
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土  
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  
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  
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  
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  
賞天下叛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



文法名物圖  
注四語句意  
之會

即生行此語凡  
合以者止動時

今以對時自思  
食其政而先有  
尚動起之有據

此傳訂定生書  
卷之三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

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嘗。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奔市。病歿。國除也。賈嶷。魏中興。南越王割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

此後漢亦有  
魏晉何處也  
人言

此後漢亦有  
魏晉何處也  
人言

此後漢亦有  
魏晉何處也  
人言

此後漢亦有  
魏晉何處也  
人言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應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存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

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歎然起坐謝陸生曰始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



言其守而可  
觀其德定可  
入書也其法  
曰書中言也  
觀此物情也

爲天下典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  
舉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  
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  
此使我居中國何樂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  
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  
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

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  
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慈  
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蠶述存亾之微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非無遺文有  
功因得至結  
之助由此一  
種疑氏



陸生志意欲  
為其志計亦  
以以下之  
此中事他人  
吾不心者  
足不滿百字  
陸生智德口  
情性日用人  
世號如虎王  
此則其意也  
不詳言其詳  
吳英今見不  
野之物思  
也古往諸子  
無又敢是合

此一古而文世  
何為中

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適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賣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我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家得賣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賊見不鮮無又思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殺事陳平用其計。適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平原君未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

此本亦不  
與特爲研  
畫第一節可

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問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買曰。

朱建何不行  
臣等請賜陳之  
稅金壹萬九千  
石以充其用  
臣等請賜陳之

平陽平陽侯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平陽侯侯何

列傳

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歿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歿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費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逐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閻籍攜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王共幸君君資富益倍矣於是閻籍攜人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



文章辨述之有  
段而大者莫于  
必有二說  
子學此物又與  
本史各書其阿  
其更若之者  
當之而動其情  
而今乃能出則

一名為心  
會王情也  
則其有

較前較後略史  
註 五章  
蓋中十五天下  
字十三足下字  
四足生字十一  
陳留字十四海  
公子去故重之  
以足者者五說  
論亦多重則自  
一說焉 六章

列傳

更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  
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成禍絕不及而身矣遂  
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  
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成匈  
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鄭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  
民願食其竊聞沛公蒙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  
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  
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

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  
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鄭生瞋目案劍叱使  
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  
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  
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  
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人鄭生入揖沛公曰  
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  
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

列傳

卷之三

陳留世家

十一



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忘失天下之能士，且吾處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鄒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載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

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鄒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叛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凶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鄒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

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固其車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適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三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鈔卷之六十四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劇成列傳第三十八。

傳稱以下俄譯持此次戰功必係以漢字為案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責軍於關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道德。

此其生書本目

好

此其戰功成封

當則則世家

其語也。臣列傳

則一。九。四。四。四

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固其車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適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三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鈔卷之六十四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劇成列傳第三十八。

傳稱以下俄譯持此次戰功必係以漢字為案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責軍於關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道德。

此其生書本目

好

此其戰功成列

當則則世家

其點也通列

則一五則

晉書 卷之五十五  
九十五

列傳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放下  
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訓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  
為齊相國四月擊陳稀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  
增擊稀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  
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  
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  
與淮南王謀反灰國除

信武侯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壘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  
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  
北斬車司馬一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  
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飲爵建武侯遷  
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  
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  
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  
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那說軍蕭南破之身得

列傳 卷之五十五 九十五

